

卷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十六

木华黎上
孛鲁塔思
霸都鲁安童
兀都带拜住

木华黎，札益忒札刺儿氏。祖估列枯秃伯颜，父孔温窟洼。太祖征主儿乞，师还，帖列枯秃伯颜使孔温窟洼率木华黎与其弟不合，谒太祖于行在。自是，遂留事左右。孔温窟洼从太祖征蔑儿乞、乃蛮等部，数有功。太祖与乃蛮战，失利，率七骑走，饥不得食，孔温窟洼获一橐驼杀之，炙其肉以献。追骑至，太祖马已惫，孔温窟洼以己马授太祖，身当追骑，死之。后追赠推忠效节保大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宣。

孔温窟洼五子，木华黎其第三子也。生时有白气出帐中，神巫异之曰：“此非常儿也。”及长，身七尺，虬须黑面，沈颜多智略，猿臂善射。

太祖征塔塔儿，失道不知牙帐所在，夜卧泽中。大雨占，

木华黎与博尔术张毡裘，蔽太祖，通夕侍立，足迹不移。一日，太祖从十余骑行山谷，顾谓木华黎曰：“倘遇贼，奈何？”对曰：“愿独当之。”已而，贼果自林中突出，矢如雨集，木华黎引满向贼，三发殪三人。贼问：“尔何人？”曰：“我木华黎也。”徐解马鞞，捍太祖出谷中，贼亦引去。

王罕为乃蛮所败，乞援于太祖曰：“闻汝有四良将，能助我否？”时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以忠勇，号掇里班屈律，译言四骏马也。太祖乃遣木华黎等援之，与乃蛮战于按台山，大败之，返其所掠于王罕。

既而，王罕与太祖有隙，从太祖御王罕于合刺合勒，又从太祖袭王罕，兼程至彻彻儿温都尔，夜斫其营，大破之。王罕走死，诸部皆门风款服。

太祖即位，以木华黎为左万户，东至合刺温山悉隶之，子孙世袭勿替。是时封功臣九十余人，惟木华黎与博尔本为左、右万户，位诸将之上。太祖尝从容语之曰：“吾有汝二人，犹车之两辕，身之两臂也。”

六年，从太祖代金，渡漠而南。金主使其将独吉思忠将兵筑乌沙堡，欲以逼我。木华黎袭败之，思忠遁走。金将郭宝玉来降。从太祖克西京及昌、桓、抚等州。金兵号四十万，阵野狐岭北，木华黎进曰：“彼众我寡，弗致死，未易破之。”遂率敢死士，大呼陷阵，太祖麾诸军继进，大败之。追至浍河堡，又败之，僵尸百里。是役也，金人之精锐歼焉，其后遂不能复振。

七年，从太祖攻德兴府。八年，从入紫荆关，败金兵于五回岭，拔涿、易等州。是时三路伐金，太祖与睿宗为中路，分遣木华黎拔益都、滨、棣等州县，又攻拔密州，屠之。还次霸州，史天倪、萧勃迭儿来降，承制授天倪万户，勃迭儿千户。

九年，从围中都，金主珣请和。太祖北还，命木华黎统诸军取辽西高州，守将卢琮、金朴以城降。初，高州富庶，寨将攸兴哥屡抗我军，木华黎下令，能斩攸兴哥首以献，则城人皆免死。兴哥挺身自归，诸将欲杀之，木华黎曰：“壮士也，留麾下为吾用。”后以功，太祖赐名攸哈喇拔都。

十年，进围北京。金守将奥屯囊率众二十万来拒，逆战破之，斩首八万余级。城中食尽，其裨将完颜习烈、高德玉等杀奥屯囊，推寅达虎为帅，以城降。木华黎怒其降迟，欲坑之。部将石抹也先进曰：“北京为辽西重镇，今坑其众，后岂有降者乎？”从之。承制以寅达虎为北京守，以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抚定其地。又遣高德玉、刘清速窝儿招谕兴中府。同知兀里卜不从，杀薄速窝儿，德玉走免。已而城中杀兀里卜，推石天应为帅，以城降。承制授天应为兴中府尹，兼兵马都提控。

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自称临海郡王，亦来降。承制以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使从脱栾扯儿必南征。攻略未附州县。鲸怀反侧，木华黎觉之，以石抹也先监其军。鲸称疾，逗留不进，也先执送行在，诛之。鲸弟致据锦州叛，陷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府州。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讨之。进至红罗山，其将杜秀迎降，承制以秀为锦州节度使。又遣史进道攻广宁府，拔之。

十一年，致陷兴中府。木华黎使吾也而等先攻溜石山，谕之曰：“今急攻，贼必赴援，我截其归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县以邀之。致果遣鲸子东平将骑八千、步兵三万，援溜石山。木华黎引兵抵神水县东，与蒙古不花前后夹击。选善射者数千人，令曰：“贼步兵无甲，疾射之！”又麾骑兵突阵，贼大败，阵斩东平及士卒万三千余级。拔开义县，进围锦州。致遣张太平、高益出战，又败之，斩首三千余级。围数

月，高益缚致出降，伏诛。广宁刘炎、懿州田和尚亦来降，木华黎曰：“此叛贼，不杀之无以惩后。”遂尽戮其众。进拔复州及化城县，斩完颜众家奴。咸平守将蒲鲜万奴等遁入海岛。辽东、西皆平。

十二年春，觐太祖于土拉河。秋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木华黎在金人境，金人咸呼为国王。太祖闻之曰：“此喜兆也。”至是遂封国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以汪古特万人，兀鲁特四千人，木华黎麾下亲军。亦乞刺思人二千，孛徒古儿干统之；忙兀特人一千，木勒格哈儿札统之；翁吉刺特人三千，阿勒赤诺延统之；札刺亦儿人二千，木华黎弟带孙统之；又契丹、女真兵，吾也而与蒙古不花统之。皆受木华黎节制。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旂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号令请将，犹朕之号令也。”乃建行省于中都，以略中原。

进拔遂城县及蠡州。蠡州力屈始降，大将石抹也先攻城，中炮死，木华黎欲屠之。蔚州人赵璠从军，为署百户，泣请曰：“母与兄在城中，乞以身赎一城之命。”木华黎义而免之。冬，攻拔大名府，复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县。

十三年，自西京逾大和岭入河东，攻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府州，悉降之。遂拔平阳府，以拓拔按札儿统蒙古军守之，又以义州监军李延楨之弟守忠权河东南路元帅府事。十四年，命萧勃迭儿等攻岢岚州火山军，谷里夹打攻石、隰、绛三州，皆拔之。

十五年，木华黎以河东已下，复北徇燕、赵，至满城县。使蒙古不花将轻骑三千出倒马关，遇金将武仙遣葛铁枪攻台州，不花败之，武仙以真定降，承制以仙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

史天倪进言曰：“今中原粗定，而兵犹抄掠，非正者吊民伐罪之事也。”木华黎曰：“善。”下令禁剽掠，所获老稚皆纵还乡里，军中肃然，民大悦。进至濠阳，金邢州守将武贵迎降。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怀、孟等州。木华黎自以轻骑至济南府，严实籍所隶相、魏、磁、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

时金兵屯黄陵冈，号二十万，遣步卒二万来袭。木华黎以五百人击走之，遂进薄黄陵冈。金兵阵河南，示以必死。木华黎令骑卒下马，以短兵接战，大败之，溺死者众。复北攻卫州，严实率所部先登拔之。又拔单州，围东平府。承制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事，戒之曰：“东平粮尽，其将必弃城走，汝即入城安辑之，镇忽暴苦郡县。”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兵三千守之。十六年四月，东平粮尽，其行省蒙古纲、监军王廷玉率众趋邳州，梭鲁忽秃邀击之，斩首七千级。

先是，带孙攻州圭不下。至是，遣石天应拔之。宋将石圭来降，承制以圭为济、衮、单三州都总管，赉以绣衣、玉带。张林来降，承制以林为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金将郑遵亦以枣乡、蓟县降，升为完州，承制以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木华黎遂振旅北还，监国公主遣使来迎，以郊劳之礼待木华黎。初，木华黎受专征之命，攻拔七十余城来告捷，且问旋师之期。太祖谕以尽取金人之地而后返。使者回报，木华黎问：“上意何如？”使者曰：“惟伸拇指，以奖大王而已。”木华黎又问：“果为吾否？”使者曰：“然。”木华黎太息曰：“上眷吾如此，吾效死宜矣。”是年，木华黎由东胜州渡河引兵而西，夏主闻之俱，遣其臣答海监府等宴木华黎于河南，且遣塔海甘卜将兵五万属焉。木华黎乃引兵东入葭州，金将王公佐迎降，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守葭州，而自将攻绥德。

夏主复遣其臣述仆率兵会之。述仆问木华黎相见之礼，木华黎曰：“汝见夏主之礼即是也。”术仆曰：“未受主命，不敢拜。”乃引去。及木华黎进逼延安，术仆始贖马而拜。木华黎攻拔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金延安守将合达率兵三万，阵于城东。蒙古不花轻骑觐之，驰报曰：“彼见我兵少，轻我，当佯败以诱之，可以取胜。”从之。夜半，将士亟进，伏于城东十五里两谷中。次日，蒙古不花望见金人，即弃旗鼓佯走。金人果追之，伏发，万矢雨下，金人大败，斩首七千余级，获马八百匹。合达走入延安，坚壁不出。木华黎知城不易拔，乃南徇洛川，拔隰州，获金将完颜六斤、纥石烈鹤寿、蒲察娄室等。进至坊州，闻金复取隰州，木华黎遂自丹州渡河，攻隰州，拔之。获其守将轩成，以田雄权元帅府事。又攻拔代州。斩其守将奥敦丑和尚。

十七年，命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陇，以张声势。自率大兵道云中，攻拔孟州四蹄寨、晋阳县义和寨，进拔三清岩及霍州山堡。金将胡天作拒守青龙堡，金主复命其将张开、郭文振等援之，次弹平寨东三十里不敢进。其裨将定住、提控王和执胡天作以降，迁天作于平阳。其后定住、潜天作于郡王带孙杀之。

八月，有星昼见，术士乔静真曰：“观天象，未可进兵。”木华黎曰：“上命我平定中原，今关中、河南均未下，若因天象而不进兵，天下何时定耶？”

冬十月，连拔棗州胡平堡、吉州牛心寨，遂进攻河中府。金将侯小叔婴城固守，会小叔出迎枢密院官，大军乘之而入，小叔奔中条山。木华黎召石天应曰：“河中吾要害地，非君不能守。”乃以天应权河东南北路关西陝右行台，平阳守将李守忠、太原守将攸哈喇拔都、隰州守将田雄，并受天应节制。天应造浮桥以济师，木华黎乃渡河，拔同州、蒲城县，径趋长安。

金将合达拥兵二十万坚守不下，命兀胡、太不花与合达相持。又遣按赤将兵塞潼关，而自率大军西围风翔府，月余又不下。木华黎谓诸将曰：“吾奉命征讨，不数年取辽东、西及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延安，今攻风翔，皆不克，岂吾命当尽耶？”乃解围循渭水而南，遣蒙古不花出牛岭关，徇凤州。

时侯小叔伺我军既西，率轻骑袭河中府，石天应战死。小叔入城，即烧毁浮桥，以断援兵。会先锋元帅按察儿自平阳赴援，急攻之，复克河中。木华黎乃以天应子斡可为河中守将，仍督造浮桥。

十八年，师还，浮桥未就。木华黎顾谓诸将曰：“桥工未毕，岂可坐待。”复攻拔河西十余堡。三月，渡河至闻喜县，疾笃，召其弟带孙，谓曰：“我为国家佐成大业，东征西讨垂四十年，所慨者南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卒，年五十四。后太祖亲攻凤翔，谓诸将曰：“使木华黎在，朕不至此矣。”至治元年，赠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子孛鲁。

史臣曰：“木华黎经略中原，收金之降将而用之。知人善任，有太祖之风，其为功臣第一宜哉！子孙绳绳，世挺贤哲，自古功臣之胄，永保富贵者有之矣，未有将相名臣如札刺儿氏之盛者也。”

孛鲁，通诸国语，善骑射。年二十七，觐太祖于行在。会遭父丧，东归嗣国王。时西夏主李德旺与金连和，密诏孛鲁讨之。太祖十九年九月，克银州，斩首数万级，获生口马驼牛羊数十万，俘监府塔海。

明年春，太祖班师至自西域，孛鲁入朝和林。同知真定府

事武仙杀都元帅史天倪，孛鲁承制命天倪弟大泽代领帅府事。

二十一年，宋将李全陷益都，执元帅张林送楚州。九月，郡王带孙帅兵田全于益都。十二月，孛鲁以大军继之，先遣李喜孙招谕，全欲降，部将田世荣等不从，杀喜孙。二十二年三月，全突围走，邀击败之，全仍入保城。四月，城中食尽，全乃降。诸将皆曰：“全势穷而降，非心服，不诛且为后患。”孛鲁曰：“诛一人易耳，山东诸城未下者多，全素得人心，杀之不足立威，徒失民望。”乃表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以全部将郑衍德、田世荣副之，郡县果闻风款附。

时滕州尚为金守，诸将以盛暑，欲缓进攻。孛鲁曰：“主上亲征西域数年，未闻当暑不战，我等敢自逸乎！”促进兵。金兵屡战皆北，开门出降，以州属石天禄。分命先锋元帅萧乃台屯济、衮，阔阔不花屯潍、沂、莒，以备宋，按札儿屯河北，以备金。

九月，师还，至燕京，猎于昌平，民持牛酒以献，却之。及去，厚赐馆人。闻太祖崩，奔丧漠北。明年三月，卒于雁山，年三十有二。至治二年，赠纯诚开济保德辅运功臣，谥忠定，其余官爵如其父。六子：长塔思，次速浑察，次伯亦难，次野蔑干，次野不干，次阿里乞失。

培思，一名查刺温。木华黎自幼器之。年十八，袭父孛鲁爵，镇西京。

武仙围潞州，太宗命塔思救之。仙闻之，退军十余里。时大兵未至，塔思帅十余骑觐敌形势，仙疑有伏，不敢犯。塔思曰：“日暮矣，待明旦击之。”是夜，金将布哈来袭，我师不利，退守沁南。敌攻陷潞州，守将任志死之。太宗遣万户额勒知吉歹与塔思复取潞州，仙宵遁，邀击之，斩首七千余级。

太宗二年，伐金，将西攻凤翔，命塔思扼守潼关。

三年十二月，帝攻河中府，克之。金签枢草火讹可遁，为塔思所追斩。

四年春，皇弟拖雷与金兵相拒于邓州，太宗命塔思从亲王阿勒赤歹、口温不花渡河以为声援。至三峰山，与拖雷兵合，大败金兵。事具《拖雷传》。四月，车驾北还，留塔思与忽都虎略地河南。金陈州防御使兀林答阿鲁兀刺守邳州，大军攻之不下。塔思临城，以国语谕之曰：“河南、河北皆我家所有，汝邳州不过一掌大地，城破之日，男女韶龢不留，徒死何益？”阿鲁兀刺遂以城降。时太宗以攻汴事委速不哈，塔思请曰：“臣之祖父，累著勋伐。自臣袭爵，曾无寸效，往岁潞州失利，罪当万死，愿分攻汴城一隅，以报陛下。”帝命卜之，不利，乃止。

五年九月，从皇子贵由征辽东，禽清鲜万奴。

明年秋七月，塔思入朝和林。时诸王百官大会于八里里答兰八思之地，太宗曰：“先帝创业，垂四十年。今河西、女直、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宋人尚倔强不服。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不逮先臣武，然杖国威灵以行天讨，汛埽江淮，归我版图，臣敢以死自力，不劳乘舆践卑湿之地。”帝说，赐黄金甲、玻璃带及良弓二十，命与皇子阔出总军南伐。

七年冬，拔枣阳。阔出别徇襄、邓。塔思攻郢。郢濒汉江，城坚固且多战舰。塔思结筏，命刘拔都儿将死士五百，乘以进攻。自引骑兵沿岸迎射之，宋兵溺死过半，余入城固守不下。俘生口马牛数万而还。

八年十月，复徇蕲、黄诸州。蕲守将来犒军，遂去之。进拔符离、六安焦家寨。是岁，受拔东平岁赐五户丝三万九千有

十九户。

九年，至汴京。守臣刘甫置酒大庆殿，塔思曰：“此故金主所后，我入臣也，岂可处此。”遂移燕甫家。是年十月，复与口温不花攻光州，守将黄舜卿降。口温不花略黄州。塔思攻大苏山，多所斩获。

十年正月，至安庆；次北峡关，宋汪统制帅兵三千降，迁之尉氏。三月，入朝和林。九月，太宗宴群臣于万安宫，塔思大醉。帝语群臣曰：“塔思神已逝矣，其能久乎。”十二月，还西京。明年三月，卒，年二十有人。

二子：硕笃儿、霸都鲁，皆幼；弟速浑察袭国王。硕笃儿既长，诏别赐民三千户为食邑，得建国王旗帜，降正品印一、七品印二，置官属如王府故事。硕笃儿子忽都华，孙忽都帖木儿，曾孙宝哥，玄孙道童，以次袭。

霸都鲁，从世祖伐宋，渡江围鄂，命以舟师趣岳州，遇宋将吕文德自重庆赴投，败之。

会宪宗崩，世祖以霸都鲁总军留戍，轻骑先还。既即位，定都燕京，曰：“朕居此以临天下，用霸都鲁之言也。”先是，世祖在潜邸，尝从容与霸都鲁论天下形势，曰：“今中原稍定，主上仍都和林，居回鹘故地，以休兵息民何如？”对曰：“帝王必宅中以抚四方，朝觐会同道里惟均。中都负山襟海，南俯江淮，北连朔漠，右挟韩赵，左控齐鲁。大王必欲佐天子大一统，非都燕不可。”及是定都，故有此谕焉。

中统二年，卒于军。大德八年，赠推诚宣力翊卫功臣，追封东平王，谥武靖，余官如祖父。妻贴木伦，宏吉刺氏，世祖察必皇后同母女兄也。

四子：长安童，次定童，次霸虎带，次和童，袭国王。

安童。中统初，世祖召入长宿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母宏吉刺氏，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见之，问及安童，对曰：“安童虽幼，公轴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对曰：“每退朝必与老成人语，未尝接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悦。

四年，阿里不哥降，执其党千余人，将置之法。安童侍侧，谏曰：“人各为其主，陛下甫定大难，遽以私憾杀人，何以安反侧？”帝惊曰：“卿少年，何从得老成语？此意正与朕合。”由是深重之。

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户。辞曰：“今三方虽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谬膺重任，恐四方有轻朝廷心。”帝动容有间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冬十月，召许衡至，令入省议事，衡以疾辞，安童亲侯之，与语良久，既还，累日念之不释。三年，帝谕街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轴导之。汝有嘉谟，当先告安童，使达于朕。”衡对曰：“安童聪敏，且有执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领解，臣不敢不尽心。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外用势力纳入其中，则难行。臣入省之日浅，所见如此。”帝召安童以衡言告之，且加慰勉焉。四年三月，安童奏，“宜令儒臣姚枢等入省议事。”帝从之。

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领之，乃先奏，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诸儒议，商挺言曰：“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不可。”众曰然，事遂罢。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书省、枢院各令奏事，并如常制；其大政，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既得旨矣，今尚书省一切径奏，违前旨。”帝曰：“岂阿合马以朕颇信之，故尔专权耶。不与卿议，非是。”敕如前旨。

八年，陕西省臣也速迭儿建言，比因饥馑，盗贼滋横，若

不显戮一二，无以示惩。敕中书详议，安童奏曰：“强、窃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旧待报。”

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册、玉宝上皇后宏吉刺氏，以玉册、金宝立燕正为皇太子，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冬十月，帝谕安童及伯颜等曰：“近史天泽、姚枢纂定《新格》，朕已亲览，皆可行，汝等岂无一二可增减者，亦当一一留心参考。”时天下待报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斗殴杀人，余无可疑。于是诏以所奏十三人免死从军。十一年，奏阿合马蠹国害民数事；又奏各部与大都路官多非其人，乞加黜汰。并从之。

十二年七月，诏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边，以阿合马之谗也。初，北平王奉命驻北边，御叛王海都，河平王昔里吉，诸王药木忽儿、撒里蛮、脱黑帖木儿各率所部以从。至是，复命安童辅之，遣昔班便于海都，谕使罢兵入朝。适安童袭破叛王禾忽部曲，获其辎重，海都惧而遁，谓昔班：“汝归以安童之事告，非我不欲降也。”海都狡谲，盖籍此事以归过朝廷云。十三年十一月，安童饮诸王酒，不及脱黑帖木儿。脱黑帖木以为轻己，怒，与药木忽儿等劫北平王以叛，械系安童，事具《那木罕传》。

二十一年三月，始从王归，待罪阙下。帝召见，慰劳之。顿首谢曰：“臣本使无状，有累圣德。”遂留寝段，语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礼霍孙罢。复拜中书右丞相，加金紫光禄大夫。二十二年，右丞卢世荣以罪诛，诏与诸儒条其所用人及所为事，悉罢之。

二十三年夏，中书奏拟漕司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当亲择，余皆卿等职也。”安童奏曰：“比闻圣意欲倚近侍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从其举奏，罪之轻重，陛下裁处。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类，曰某居某官、某居

某职，以奏目付中书施行。臣谓铨选之法，自有定制，其尤无事例者，臣常废格不行，虑其党有短臣者，幸陛下详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后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世祖亲讨平之。宗室誖误者，命安童按问，多所平反。尝退朝，自左掖门出，诸免死者争迎谢，或执辔扶之上马，安童教然不顾。有乘间言于帝曰：“诸王虽有罪，皆帝室近亲，丞相虽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岂知安童之意，特辱之使改过耳！”是年，复立尚书省，安童切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不至虐民误国。”不听。二十五年，见天下大权尽归尚书，屡求退，不许。二十六年，罢相，仍领宿卫事。

先是，北安王遣使祀岳渎，时桑哥领功德使，给驿传。及桑哥平章尚书省事，忌安童，诬奏北安王以皇子僭祀岳渎，安童知之不以闻，指参知政事吕哈刺为证。世祖召问之，对曰：“时桑哥主词祭，北安王使者实与臣往来，安童未尝知其事也。”桑哥不能对。

安童天姿厚重，人莫能测。公退即引诸儒，讲经史，孜孜忘倦，二十余年未尝一日稍辍。所居堂庑卑陋，或建东西室，安童曰：“屋可以蔽风雨足矣，置田宅以资不肖子弟，吾不为也。”闻者叹服。

三十年正月，卒，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丧予良弼。”诏大臣监护丧事。大德七年，赠推忠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王、谥忠宪。碑曰《开国元勋命世大臣之碑》后加赠推忠守正同德翊运功臣，进封鲁王。后至元二年，又赠推忠佐运开国元勋，于所封地建祠，官为致祭。

初，安童过云州，闻道士祁志诚名，屏骑从见之。志诚语

以修身治世之要。及复拜右丞相，力辞，帝不允，乃往决于志诚。志诚曰：“昔与公同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安童悟，见帝辞曰：“臣前为相，年尚少，幸不僭陛下事者，以执政皆臣师友。今事臣者，序进与臣同列，臣为政能加于昔乎？”帝曰：“谁为卿言此？”安童以志诚对。帝称叹久之。故安童再相，屡求去，其声誉亦逊于前云。子兀都带。

史臣曰：“世祖武功文德自比唐太宗，安童为相，庶几房、巍。观其尊崇儒术，汲引老成，君臣一德，信无愧于贞观之治矣。及为奸人谗构，未竟所施，惜哉！”

兀都带，器度宏达，世祖时袭长宿卫。父歿，凡赐赙之物，一无所受，以素车朴马归葬祗兰秃先茔。事母以孝闻。成宗即位，拜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领太常寺事。常侍掖庭，赞画大政，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礼待之。

大德六年正月，卒，年三十一。至大二年，赠输诚保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东平王、谥忠简。加赠宣力迪庆保德翊运功臣，进封衮王，余如故。子拜住。

拜住，五岁而孤，其母怯烈氏抚之成人。至大二年，袭为怯薛官。廷祐二年，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年甫二十，吏成第白事，适拜住阅杂戏，出稍迟。怯烈氏厉色责之。后为宰相，侍英宗内宴，英宗素知其不饮，强以酒。及归，怯烈氏戒之曰：“天子试汝酒量，汝当谨敕勿涵于酒，以负上恩。”拜住之贤，皆其母教之也。太常事简，拜住退食后，辄延儒者咨访古今，竟日无情容。尝曰：“吏事可习而能，至于学问乃宰相之资，非受教于儒者不可。”

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英宗在东宫，闻其贤，遣使召之。拜住谓使者曰：“嫌疑之际，君子所慎，我为天子近臣而私与东宫来往，我固得罪，亦非东宫之福。”竟不往。

英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会诸侯王于大明殿，诏读太祖金匱宝训，拜住音吐明畅，莫不竦听。夏五月，宣徽使失列门与中书平章政事黑驴等谋逆，英宗御穆清阁，命拜住率卫士擒斩之，其党与皆伏诛。

进拜中书左丞相。自世祖建太庙，至是四十年，未举时享之礼。拜住奏曰：“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郊庙祭享此其时矣。”英宗曰：“朕能行之。”敕有司上亲享太庙礼仪。七年冬十月，有事于太庙。至治元年春正月孟享，始备法驾，设黄麾大仗，英宗服衮冕，出崇天门，拜住摄太尉以从。礼毕，拜住率百僚称贺于大明殿，赐金帛有差。又奏建太庙前殿，议帝祫配享等礼。

时国丧未除，元夕，英宗欲宴于禁中，张灯为鳌山。参议张养浩疏谏，拜住其疏入告，英宗立止之，仍赐养浩帛，以旌其直。三月，从幸上都，次察罕淖尔。英宗以行宫庳隘，欲广之。拜住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种黍粟，今兴土木之工，恐夺农时，且陛下初登大宝，宜勤求民瘼，营造非所亟也。”英宗亦从之。英宗尝谓拜住曰：“朕委卿大任，卿宜念先世勋德，尽心国事。”拜住顿首曰：“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识见小；畏年少不克负荷，无以报称。惟陛下时加训坊，幸甚。”

延祐间，朔汉大风雪，驼马尽死，流民多鬻子女。拜住请立宗仁侍卫司以收养之，英宗即以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司事，赐三珠虎符。或言佛教可治天下，英宗以问。拜住

对曰：“浮屠之法，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义则纲纪乱矣。”英宗又问拜住曰：“今有如唐魏征之敢谏者乎？”对曰：“盘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有唐太宗纳谏之君，则有魏征敢谏之臣。”英宗并嘉纳之，英宗性刚明，委任拜住，事无大小，咸咨访之。一日，侍坐便殿，拜住信手拈笔作古钱形，而以朱笔分为肉好。英宗览之，大悦，书皮日休诗：“我爱房与杜，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于其侧，以房、杜期拜住焉。

然拜住与铁木迭儿并相，铁木迭儿贪而谲险，其党与布列左右，拜住不能声其恶而去之。至铁木迭儿已死，罪状明白，英宗果于刑戮，奸党畏诛，煽构逆谋，而拜住以宰相兼宿卫大臣犹莫之知也，卒致英宗见弑，拜住亦不免于难，君子惜之。

初，铁木迭儿恶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因大都诸仓粮储亏短，欲奏诛之。拜住密为营救，二人皆获免。铁木迭儿复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思明与铁木迭儿比以倾拜住。二年，英宗赐安童碑，诏拜住立于良乡。铁木迭儿久称疾，闻拜住行，将起视事，入朝至宫门。英宗遣速速劳以酒，谕使明年入朝。铁木迭儿怏怏而返。未几，拜住复从幸上都，奏召张思明至，数其罪，杖而罢之。铁木迭儿旋病死，拜住遂代为右丞相。

先是，司徒刘夔买失业民田，赂宣政使八刺吉思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售为寺僧廩田，其实抵空券于寺僧而已。铁木迭儿及铁失等均取赂焉。真人蔡道泰杀人，又烙铁木迭儿，俾有司平反其狱。拜住举奏二事，命御史鞠之，尽得其实。八刺吉思、刘夔、蔡道泰先后皆坐死，特宥铁夫不问。

三年夏五月，又夺铁木迭儿官谥，仆其碑，铁失等始惧。英宗在上都，夜不寐，命作佛事。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之。铁失等复诱群僧言：国有灾厄，非作佛事及大赦天下无以禳之。

拜住叱曰：“尔等不过图得金帛，又欲庇罪人耶？”奸党知必不免，益萌逆志。八月，晋王猎于图喇之地，铁失遣斡罗思告曰：“我与赤斤铁木儿、也先帖木儿、失秃儿谋已定，事成迎立大王。”又令斡罗思以其事告晋王内史倒刺沙。晋王命囚斡罗思，遣使赴上都告变。未至，车驾南还次南坡，扶失、也先帖木儿、失秃儿与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扶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之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托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签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博罗、伊鲁帖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兵为外应，杀拜住，遂弑英宗于幄。

晋王即位，铁失等伏诛。诏有司备仪卫，百官前导，舆拜住画相于法云寺，大作佛事，观者效万，有叹息泣下者。

拜住端亮有祖风，初拜左丞相，近侍传旨以姓名注选者六七百人，拜住奏阁之，除授依进格次第，奸吏束手。尤惩贪墨，按治不少贷。英宗尝语左右：“汝辈慎之，苟罹国法，朕虽赏汝，拜住不汝恕也。”及进右丞相，英宗遂不置左相，使拜住独任大政。拜住首荐张圭为平章政事，又荐侍讲学士赵居信、直学士吴澄，请不次用之。英宗以居信为翰林学士承旨，澄为翰林学士。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卿生，拜住振立纪纲，仁举废坠，轻徭薄赋，以休息百姓，海内宴然称为良相云。

泰定初，中书奏拜住尽忠效节，殁于群凶，乞赐褒崇，以光后世。诏赠清忠一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遣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进封郟王，改谥文忠。

子：答刺麻硕理，宗仁蒙古卫亲军都指挥使；因牙纳失理，一名笃麟帖木儿，宗仁卫亲军都指挥使、大宗正府札鲁忽赤、

宣徽使、知枢密院事。

史臣曰：“春秋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谷梁子曰：督欲试而恐不立，于是先杀孔父，孔父闲也。是故铁失欲弑英宗，而恐不立，则先杀拜住，拜住闲也。比事而观之，如拜住之危身奉上，洵无愧于孔父者哉！”

卷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十七

木华黎下
速浑罕 乃燕
硕德 别里哥帖木儿
相威 撒蛮
脱脱 朵儿只
朵儿直班乃蛮台
带孙 忽图鲁
塔塔儿台

速浑察，从太宗伐金，又从皇子阔出伐宋，攻枣阳，入郢州。太宗十一年，袭兄爵，驻于桓州西阿儿查秃之地，总燕京行省蒙古、汉军。凡他行省事，必先取决可否，而后上闻。赏罚明信，人莫敢犯。太宗尝遣使至其部，见纪纲整肃，还朝具以上闻。帝曰：“真木华黎家儿也。”速浑察严重有威，诸王使者入见，皆仓遽失辞。左右或请待以宽恕，速浑察曰：“尔言诚是也，然为政宽猛，各视乎时。今中原初附，民心未安，万一守土吏弛纵，反仍复生，悔之何及？”未几卒。延祐三年，赠宣忠同德翊运功臣，追封东平郡王，谥忠宣，余官如祖父。

又进封鲁国王，改谥忠烈。

四子：曰忽林池，曰乃燕，曰相威，曰撒蛮。

宪宗以速浑察仲子乃燕好学有贤名，命袭爵国王。辞曰：“臣有兄忽林池当袭。”宪宗曰：“汝兄柔弱，恐不胜任，且汝父亦以仲子袭爵。”忽林池亦固让，乃燕顿首涕泣力辞不得命，则曰：“王爵必不敢受，上不以臣为不肖，请代兄行军国之事。”于是忽林池袭国王，事无巨细，必与乃燕谋，剖决精当，事无壅滞。

世祖在潜邸，常与论事。乃燕援据典要，世祖嘉之，因赐号曰薛禅。乃燕小心谨畏，每诲群从子弟曰：“先王百战，以启藩封，子孙何功德而坐享之？常恐不堪福禄，堕先王之业，矧骄佚乎？汝曹戒之。”及卒，世祖悲悼。至元八年，赠中奉大夫、辽东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鲁郡公。

二子：曰硕德，曰伯颜察儿。

硕德，中统初自西台入宿卫，奏对称旨。世祖谓左右曰：“硕德通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仪。凡宗室外戚之讼弗决者，使谏之，咸服其公允。帝尝问安童：“卿族人可继卿者为谁？”对曰：“性行淳雅，智辩明哲，无逾硕德。”帝黜之。会初设通政院，命以嘉议大夫、同知院事。

硕德奏：辽东韩拙、吉烈灭二部数入寇，宜遣近臣谕之。帝难其人，执政请即使硕德往。召问之，对曰：“先臣从太祖定天下，不避万死，以身殉国。陛下不以臣年少愚戆，傅效犬马之力，臣请行。”帝悦，赐御鞍对衣以遣之。女真旧土有水达达万户府，兵、民乏食，请赈，有司格其事不下，诉于硕德。命核有司之侵匿者，给之，全活甚众。征东元帅府道沮洳，夏行舟，冬以犬驾把驶冰上，硕德相山川形势，除道以通往来，

人便之。韩拙、吉烈灭二部居海岛，硕德檄诸万户，据其险要，遣人至岛中招谕之。于是胁从者悉降，仅戮贼首数人，余无所问。帝大悦，赐玉笠顶、连珠束带。

未几，西北诸王有异志，帝召谕硕德曰：“卿虽劳，然非卿无可为朕使者。”硕德顿首受命。及至，宣布太祖圣训及朝廷之德意，诸王皆叹服曰：“真天使也。”复命，奏西事甚悉。帝谓左右曰：“汝辈如出使，当以此人为法。”赐珠质孙衣以旌之。俄以疾卒。赠推忠宣惠宁远功臣、岭北行省中书右丞，追封鲁郡公，谥忠敏。子别里哥帖木儿。

别里哥帖木儿，早孤，其母宏吉刺氏以国书授之。性至孝，母疾，成宗遣尚医诊视，或言有刳股疗疾者，别里哥帖木儿闻之，即到肉以进，疾遂愈。

仁宗即位，擢金通政院事。帝尝问周文王之父子及周之所以兴，别里哥帖木儿奏对甚详。帝赐以卮酒，奖谕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延祐四年卒，年三十三，赠河南行省中书平章政事，追封鲁国公。子朵尔直班。

相威，性厚重。喜延士大夫听其读书，至忠臣、良将，必抚案称快。

至元十一年，从伐宋。由正阳取安丰，渡江东下，会伯颜兵于润州，分三道并进。相威将左军，申明约束，江阴、华亭、澈清、上海诸城，悉望风款附。又与阿术合兵攻扬州。

十三年入觐，时海都有异志，授相威征西都元帅，使镇西边。

十四年，置行御史台于扬州，召拜行合御史大夫。上言：“陛下以臣为耳目，臣以监察御史、按察使为耳目。非其人，

则臣之耳目先自闭塞，下情何以上达。”帝然之，命慎选监察御史、按察使。每除目至，必集台中僚属议可，不协公论者即罢去。相威又奏便民十五事，如：并行省，汰冗官，钤镇兵，业流民，录故宫，禁馈遗，浙盐运司隶于行省，行大司农营田司并于宣慰司，理讼分南北，公田召佃减租，革亡宋公吏之弊；皆当时要政，并见施行。先是，行省平章阿理伯言：“有罪者，乞与台臣同问。”相威奏：“行省断罪，以意出入，行台何由举正。宜从行省问讞，然后体察为宜。”从之。浙东盗起，宣慰使昔里伯之弟阿速与王权府等纵兵俘掠平民，相威遣御史商琥阅治，得释者以数千计。奏执背里伯治其罪。寻又敕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儿等俘不三万二千余人，尽释之。

十六年，入觐，会河南行省左丞崔斌劾平章阿合马不法事，帝使相威与枢密副使博罗至大都鞠之，阿合马称疾不出。博罗欲还，相威厉声曰：“吾奉旨来，若敢抗旨耶？”令舆疾对簿，首责数事，皆引伏。既而诏释阿合马不问，仍褒谕相威使还行台。

大军征日本失利，帝震怒，命阿塔海依旧为征东行省丞相，议再举，廷臣无敢谏者。相成奏言：“倭不奉职责，可伐而不可恕，可缓而不可急。向者师行期迫，战舰不坚，前车已覆，后宜改辙。为今之计，惟有修战舰，练士卒，整兵耀武，使彼闻之，亟图御备。需以岁月，彼必怠玩，出其不意，乘风疾往，可一举而平也。”帝意释，兵遂不出。

二十年，以疾请入觐，进翻译《资治通鉴》，帝赐皇太子，俾经筵进讲。未几，拜江淮行省左丞相，行至蠡州而卒，年四十有四。

子牙老瓦丁，行合御史大夫。孙脱欢，集贤大学士。

撒蛮，自襁褓时世祖抚育之如己子。同舟济江，虑其有失，系之御榻。年十余；侍左右。世祖尝诏之曰：“男女异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礼不可废。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罗衔命出，行失次，撒蛮执而拘之。世祖怪孛罗久不复命，询得其故，命释之。撒蛮曰：“令自陛下出，陛下自违之，他日何以责臣下？”世祖谢之，由是有大任之意。会以疾卒，年仅十七。子脱脱。

脱脱，少孤，其母孛罗海教之。稍长，直宿卫，复受教于世祖，尤以嗜酒为戒。既冠，仪观甚伟。

从驾征乃颜。王师既陈，旌旗蔽野。鼓未作，谍报贼至。脱脱即环甲，帅家僮数十人驰突而前，贼众披靡。帝驻山颠，望见之，亟遣使召还，劳之曰：“卿勿轻进，此寇易禽也。”视其刀已折，马亦中箭矣。顾谓近臣曰：“撒蛮不幸早死，脱脱幼，朕抚而教之，常恐其不成立。今若此，撒蛮有子矣。”亲解佩刀及御马赐之。仍从皇孙铁穆耳讨乃颜余党哈丹，马陷于淖，哈丹兵却而复进，脱脱弟阿刺瓦丁挥戈击贼。脱脱乃免。

自以受帝命戒酒，而未能遽绝，及宫车宴驾，即屏杯勺，命家人勿以酒进。成宗闻而善之，曰：“札刺儿氏如脱脱者无几，真可大用也。”加资德大夫，由宿卫长出为上都留守。入为通政院使、虎贲卫亲军都指挥使。

大德三年，朝议江浙地大人众，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镇之。进荣禄大夫，拜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濒行，命中书祖道都门外。始至，严飭左右，咨访掾属。时朱清、张瑄所行多不法，虑事发觉，预以黄金五十两、珠三囊交欢脱脱。脱脱大怒，系其使以闻。成宗悦，赐黄金五十两。十一年，卒于位，年四十四。子朵儿只。

朵儿只，生一岁而孤。稍长，事母至孝，喜读书。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贤学士，时年未及冠。同官如郭贯、赵世延、邓文原诸老宿皆重之。

天历元年，朵罗台国王以起兵应上都，为文宗所杀。二年，诏以朵儿只袭国王。后至无四年，朵罗台弟乃蛮台谓国王己所当袭，诉于朝。丞相伯颜妻欲得朵儿只大珠环，价直万六千锭。朵儿只不与，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传，不宜从人求买。”于是乃蛮台以赂得为国王，而除朵儿台辽阳行省左丞相。

六年，迁河南行省。先是，河南盗杀行省官，以诬误逮系者数百人。朵儿只至，知其冤，欲释之。而平章政事纳麟乃元问官，执不从，又劾朵儿只庇罪人。朵儿只闻之，不与辨。

至正四年，迁江浙行省左丞相。汀州寇发，朵儿只遣将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数月即平。赐九龙衣、上尊酒。居二年，境内宴然。杭人请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朵儿只辞之曰：“昔我父为平章，我实生于此地，宜尔父老有爱于我。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唯知谨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虚名为！”

七年，召拜御史大夫。秋，拜中书左丞相。冬，迁右丞相、监修国史。而太平为左丞相。郟王产没官，朵儿只使掾史簿录之。明日，掾史复命。韩嘉讷为平章政事，不知出丞相命，变色叱之曰：“公事宜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客省便扶之出。朵儿只不为动，人咸服其量。九年，罢相，复为国王，就国辽阳。

十四年，诏脱脱总兵南讨。中书参议龚伯璘建言：“宜分遣宗王及异姓王俱出军。”吴王朵儿赤厚赂伯璘获免，朵儿只独曰：“吾国家世臣，天下有事，正效命之秋，岂暇与小人通

贿赂哉。”即率所部，听脱脱节制。脱脱遣朵儿只攻六合，拔之。既而诏削脱脱爵。罢其兵权。朵儿只以本部兵守扬州。十五年卒于军，年五十二。

初，朵儿只为集贤学士，从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变，拜住遇害。铁失、赤斤铁木儿等并欲杀朵儿只，其从子朵儿直班方八岁，走诣怯薛官失都儿求免，故朵儿只得免于难曲。朵儿只为相，务持大体，而太平则兼理庶条，趋附者众，朵儿只处之淡然，中外皆号为贤相云。

二子：朵儿帖木儿，翰林学士；俺木哥失里，袭国王。

朵儿直班，字惟中。父别理哥帖木儿。朵儿直班甫晬而孤，育于从祖母。拜住，从父也，请于仁宗，降玺护其家。稍长，好读书。年十四，入见文宗，适将幸上都，亲阅御衣，命录于簿，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朵儿直班引笔书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学，岂易得哉。”命为尚衣奉御，寻授工部郎中。

元统元年，擢监察御史。首上疏，请亲祀宗庙，赦命不宜数。又陈时政五事：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奋乾纲，修刑政，疏远邪侯，专任忠良，庶可消弭灾变。”二曰：“亲祀郊庙。”三曰：“博选勋旧世臣之子，端谨正直者，前后辅导，使嬉戏之事不接于目，俚俗之言不及于耳，则圣德日新。”四曰：“公赏罚，则民心服。”五曰：“弭盗贼，振饥民。又条陈九事上之，一曰：“比曰幸门渐启，刑罚渐差，无功者凯觎希赏，有罪者侥幸求免。恐刑政渐隳，纪纲渐紊，劳臣何以示劝，奸臣无所警惧。”二曰：“天下之财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犹不足，则嗟怨之气上干阴阳之和，水旱灾变所由生也。宜颺命中书省

官二员督责户部详定城省，罢不急之工役，止无名之赏赐。”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权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选法愈数，宜省冗员。”五曰：“均公田。”六曰：“铸钱币。”七曰：“罢山东田赋总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实田粮。”九曰：“禁取姬妾于海外。”

正月元日，朝贺大明殿，朵儿直班当纠正班次，即上言：“百官逾越班制者，宜同失仪论，以惩不恪。”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后，御史大夫撒迪传旨使入正班，朵儿直班执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诏耶？”朵儿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覆奏可也。”西僧为佛事内廷，醉酒失火，朵儿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烧宫殿。撒迪传旨免其罪，朵儿直班又执不可，一日间传旨者八，乃已。

丞相伯颜、御史大夫唐其势二家奴怙势为民害，朵儿直班巡历至溲州，悉捕其人致于法，民大悦。及还，唐其势怒曰：“御史不礼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见人耶？”答曰：“朵儿直班知奉法，他不知也。”唐其势从子马马沙为钦察亲军指挥使，恣横不法，朵儿直班劾奏之。马马沙怒，欲使其党刺杀朵儿直班，会唐其势伏诛，事乃已。迁太府监，改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进承制学士，皆兼经筵官，又迁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朵儿直班年甫弱冠，又世家子，独以经术侍帝左右，世以为盛事。

至正元年，罢学士院，除翰林学士，进资善大夫。于是经筵亦翰林，仍命朵儿直班知经筵事。时巉巉以翰林学士旨直经筵，在上前敷陈经义，朵儿直班则为翻译，曲尽其意，多所启沃，禁中语秘不传。俄迁大宗正府也可札鲁火赤，谏狱，引谕律令，曲当事情。有同僚年老者，叱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见公论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杀其大母者，朵儿直班与同僚拔

实力请于朝正其罪，时相难之。出为淮东肃政廉访使。迁江南行合治书侍御史，未行，又迁江西行省丞承，以疾不赴。起为资正院使。

五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纂集《至正条格》，朵儿直班谓是书上有祖宗制诰，安得独称今日年号，又律中条格乃其一门耳，安独以为书名。时相不能从，惟除制诰而已。有以善音乐得幸者，敕用为崇文监丞。朵儿直班它拟一人以闻。帝怒曰：“选法尽由中书省耶？”朵儿直班顿首曰：“用幸人居清选，臣恐后世议陛下。今选它人，臣之罪也，省臣无与焉。”帝悦，迁右丞。寻拜御史中丞。监察御史劾奏别儿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怜真班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朵儿直班曰：“若此，则台纲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懿怜真班，不允。台臣皆上印绶辞职。帝谕朵儿直班曰：“汝毋辞。”对曰：“宪纲隳矣，臣安得独留。”帝为之出涕。朵儿直班即杜门待罪。

寻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阶荣禄大夫。至官，询民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等皆乡民贩负入城，贵室僮奴、官府隶卒争强贾之，仅酬其半直。又其俗编柳为斗，大小不一，豪贾猾佞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饬有司厉防禁，齐称量，诸物毕集而价自平。又存恤孤寡，平准钱法，清铨选，汰胥吏，慎句稽，兴废坠，巨细毕举。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俄迁中政使，又迁资正使。

会盗起河南，帝忧之。十一年，拜中书平章政事，阶光禄大夫。首言：“治国之道，纲常为重，前西台御史张恒伏节死义，不污于寇，宜首旌之，以劝来者。”又言：“宜守荆襄、湖广以绝后患。”又数论：“祖宗用兵，不专于杀人。今倡乱者止数人，乃尽坐中华之民为畔逆，岂足以服人心。”其言颇

连丞相脱脱意。时脱脱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柏、员外郎伯帖木儿，两人因权用事；朵儿直班正色立朝，无所附丽。是年，出为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省、台素以举措为嫌，不覲面论事。朵儿直班曰：“多事如此，恶得以常例论。”乃与行省平章朵朵五日一会集。寻命与朵朵便宜讨贼，即督诸军复商州。修筑奉元城。募民为兵，出库所藏银为大钱，射而中的者赏之，由是人人皆奋。金、商义兵以善皮为矢房，状如瓠，号毛葫芦军，列其功以闻，赐敕书褒奖之。金州由兴元、凤翔达奉元，道里回远，乃开义谷，置七驿，人便之。

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败于河南，西台御史蒙古鲁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朵儿直班当署字，顾谓左右曰：“吾其为平章湖广矣。”未几，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儿者，脱脱之弟，章既上，脱脱怒，故左迁朵儿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见黜。是时湖广行省权治澧州，以江淮道梗，从间道至重庆，以达澧州。既至，人心始定。汝中柏、伯帖木儿言于脱脱曰：“不杀朵儿直班，则丞相终不安。”乃命朵儿直班专供军食。右丞伯颜不花承风旨，数侮辱之。朵儿直班不为动。会官军复武昌，至蕲、黄。伯颜不花欲诬以转运失期，达刺罕军帅王不花奋然曰：“平章坐不重茵，食无珍味，为我曹供军食。今百需立办，犹欲诬之。是无人心也。”伯颜不花意沮。朵儿直班素有风疾，未几卒于黄州兰溪驿，年四十。

朵儿直班在经筵，开陈大义。采前哲遗言，各以类次，为书凡四卷：一曰《学本》，二曰《君道》，三曰《臣职》，四曰《国政》。明道、厚伦、制行、稽古、游艺五者，《学本》之目。敬天、爱民、知人、纳谏、治内五者，《君道》之目。宰辅、台察、守令、将帅、贄御五者，《臣职》之目。兴学、训农、理财、审刑、议兵五者，《国政》之目。帝览而善之，赐名曰

《治原通训》，藏于宣文阁。二子，铁田思帖木而、笃坚帖木而。

乃蛮台，阿里乞失之孙，忽速忽尔之子也。阿里乞失，遣封嗣莒王，讲忠惠。忽速忽尔嗣国王，卒，追封冀王，子朵罗台嗣国王。天历元年，燕铁木凡立文宗于大都，朵罗台奉上都之命讨之，进至古北口战失利，后为文宗所杀。二年，命朵儿只袭国王。

乃蛮台，朵罗台弟也，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笃哇，以功赐貌袭、白金，授宣徽院使，阶荣禄大夫。延祐七年，拜岭北行省右丞。旧制，募民中粮以饷边。是岁，中者三十万石，用事者挟私为市，减其数为十万，民进退失措。乃蛮台请于朝，凡所输者悉受之，为明年之数，民感其德。

至治二年，改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肃岁余粮于兰州，多至二万石，距宁夏各千余里至甘州，自甘州千余里始达亦集乃路，而宁夏距亦集乃仅千里。乃蛮台令挽者自宁夏径趋亦集乃，岁省费六十万缗。

天历二年，迁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关中大饥，诏募民大粟，赏以官。四方富民应命输粟，露积关下。初，河南饥，告余陕西，而陕西民过其余。至是关史及河南人，修宿怨，留粟使不得入。乃蛮台杖关吏而入其粟。既而粟虽多，贫民无钞以余。乃蛮台取官库未毁昏钞，得五百万缗，识以省印，异民余粟，俟官给赈饥钞，如数易之，民赖以济。拜西行台御史大夫，赐金币、服玩。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察合台后王燕只哥觞，乃蛮台素严重，至其境，礼貌益尊。

至顺元年，迁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贲亲军都指挥使，进开府仪同三司，知岭北行枢密院事，封宣宁郡王，赐金印。

寻出镇北边。国初，诸军置万户、千户、百户，金、银符未备，惟加枪纓以示等威。至是，乃蛮台为请于朝，皆给符。后至元三年，诏乃蛮台袭国王，赐珠络半臂并海东名鹰、西域文豹。六年，拜岭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国王、知行枢密院事。

至正二年，迁辽阳行省左丞相，以年逾六十，上疏辞职。诏以麦四百石、马二百匹、羊五百头给其军士之贫乏者。八年，卒。赠摠忠宣惠绥远辅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鲁王，谥忠穆。

乃蛮台身长七尺，性明果善断，射能贯札，历官亦有名迹。惟赂伯颜，夺朵儿只国王位，为时论所少云。

子二：长野仙溥化，入宿卫，掌速古儿赤，特授朝列大夫、给事中，拜监察御史，除河西廉访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迁中书参知政事，拜御史中丞，改中书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带孙，木华黎弟。孔温窟洼王子：长、次失名，第三子为木华黎；第四子为不合，以佐命功封千户，第五子为带孙，封东阿郡王，卒。

长子秃马曰嗣门，卒，弟茶合台嗣。秃马台二子：曰札尔忽，曰忽图鲁。

忽图鲁从完宗伐蜀，攻嘉定诸城，降之，赐金符。再统蒙古军五部，共万人。至元五年，召还。札尔忽以征南万户从丞相伯颜伐宋，战没。伯颜奏以忽图鲁袭万户，定未下州郡，镇扬州。十五年，以昭勇大将军兼扬州路达鲁花赤，降渐东贼杨震龙，监真定、河南二路上万户府。兄子舒温直长，以兄爵让还之。江南行合荐其行义，除福建田海道肃政廉访使。

元贞初，八番蛮叛，以忽图鲁为宣慰使都元帅，进镇国上

将军。建议立宣抚司，以招徕之。戈布、喇台、乞即、落东等番，恃险不服，讨之。部落降者三千户。未几，平连思、娄浴、暮梅、求那诸蛮，皆降。明年，八番蛮酋罗陈、罗何、罗廉部五千户降，忽图鲁率以入觐。成宗大悦，赐金织衣。

大德五年，迁广西两江道宣慰使都元帅，诛叛酋易奚晚、高仙道等，遂深入左右江溪洞。明年，地州酋罗光殿、天州酋罗仲宪各卒所部降，得三万四千户。七年，移浙东道，为政宽简，吏民受之。八年，丁母忧归。十年，卒，年六十四。

子曰佛宝，宁国路总管；曰按坛不花；曰安僧，历八番、淮东、福建三道宣慰使，告归养母，天历初起为淮东宣慰使，曰博罗，兵部尚书。

塔塔儿台，带孙郡王之后。父曰忙哥，从宪宗入蜀，攻合州。宪宗崩，塔塔儿台护丧北归。会阿里不哥僭立，留不遣，乘间脱去，追骑执以北还，将杀之。亲王阿速歹、玉龙答失曰：“塔塔儿台乃太师国王之亲族，不可杀也。”遂免。至元元年，从阿速歹入朝，授怀远大将军，佩金虎符，世袭东平达鲁花赤。命宿卫士四十人，给驿送之官。为政镇静不扰，郅人安之。卒，年四十有二。

四子：只必，至元十四年袭职，阶少中大夫。尝出家藏书二千余卷，置东平庙学，使学徒讲肄。寻进嘉议大夫、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改浙西。大德八年入觐。明年春，卒，年五十有一。只必除按察使，弟秃不申袭东平达鲁花赤。秃不申知民疾苦，岁饥，请于朝发廩以振。加太中大夫。士民刻石，纪其政绩。卒，年五十有一。五子：曰不老赤，曰塔实脱因，曰阿鲁灰，曰完者不花，曰留住马。皆以次袭职。

卷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十八

博尔术 玉昔帖木儿
阿鲁图 纽的该
博尔忽 布而古儿
月赤察儿 塔刺海
瓜头塔察儿
密里察而 宋都台
伯里阁不花 赤老温
察刺 脱帖穆儿
月鲁不花 阿刺罕
健都班

博尔术，阿鲁刺特氏。与太祖同出于海都。海都三子，长曰伯升忽儿多黑申，太祖六世祖也；次曰察刺孩领忽，泰亦赤兀之祖也；次曰抄直斡儿帖该，生六子，其第三子曰阿鲁刺特，子孙以其名为氏，博尔术之祖也。父纳忽，以财雄于部中，人呼为纳忽伯颜。

太祖微时，要儿斤部人盗太祖惨白色骗马八匹去，太祖自追之，见道傍马群中一少年掎，问盗马者踪迹。少年曰：“今

晨日未出，有人驱马八匹过此，其毛色与公言合。”即以良马授太祖，自骑一马与太祖同往，告太祖曰：“我父纳忽伯颜，我博尔术也。”及至盗马家，与太祖疾驱所失马而返。盗众来追，一人掣马竿居前。博尔术言：“将弧矢来，吾为公返斗。”太祖谢曰：“恐以吾事伤汝，或自当之。”遂弯弓注矢以向盗。盗手竿而立。相持至日暮，群盗趑趄，竟不敢前。遂夺马而返。时博尔术甫十三岁。太祖欲分马与之，博尔术固辞。至其家，宰羊烹之，盛以革囊，赠太祖为行粮。太祖归，乃使别勒古台邀之；博尔术不告于父，而从太祖。自是，遂留事左右。

太祖称汗，命博尔术长众怯薛，仍以其弟斡歌连扯儿必为宿卫。时诸部未平，博尔术警夜，太祖寝必安枕。或与太祖论事，恒达旦不寐。君臣之分益密。

王罕子桑昆，为乃蛮骁将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所袭败，辎重尽失，王罕乞援于太祖，且曰：“请以四良将助我。”太祖遣博尔术与木华黎等援之。博尔术乞太祖良马曰赤乞布拉，太祖戒之曰：“是不可鞭，欲疾驰，以鞭拂鬣可也。”比至，桑昆已为乃蛮将所败，失马。博尔术以己马授之，而自乘赤乞布拉，鞭之不进，忽忆太祖言，横鞭拂鬣，即疾驰如电。大败乃蛮，尽返所夺于王罕。王罕大悦，又召博尔术往，时博尔术方宿卫行营，以弓箭付人，自谒王罕。王罕馈以衣一袭、金樽十，博尔术受之。归见太祖，自请擅离宿卫之罪，太祖使受王罕之馈，且奖其谨敕焉。

壬戌，从征塔塔儿，战于答兰捏木儿格思，下令跬步勿退。博尔术繫马腰间，蹠而引弓，分寸不离故处。太祖称其胆勇。太祖中流矢坠马，博尔术拥太祖累骑而行。夜卧泽中，遇大雪，博尔术与木华黎以毡裘覆太祖，烧石温其凝血，竟夕植立不移。又尝失利，与大军相失，独博尔术与博尔忽从。太祖饥，博尔

术以带钩钓大鱼烹以进。太祖叹息曰：“吾异日当有以报汝也。”

其后，太祖与王罕战于合刺合勒只惕沙陀。翌日，简阅将士，失太宗、博尔术、博尔忽三人。又一日，博尔术始至，太祖曰：“博尔术无恙，天赞我也。”博尔术曰：“向者之战，臣马伤于矢，夺敌马始免于难。”未几，博尔忽与太宗亦至。博尔术曰：“中道见敌尘高起，向卯危温都儿前忽刺安不鲁合惕去矣。”太祖乃率诸将徙帐于答兰捏木儿格思。

太祖即位，大封功臣，授博尔术右翼万户，属地西至阿尔泰山，与木华黎同为元功，位在诸将上。初，太祖叔父答阿儿台降于王罕，至是太祖欲诛之，博尔术力谏，始宥其罪。孛子察阔台分封西域，敕从博尔术受教，博尔术教以“涉历险阻，必择善地居之，勿任意留顿。”太祖闻之，谓察阔台曰：“吾之教汝，亦不逾此矣。”博尔术以旧恩宿卫，未尝独将，故无方面之功。然太祖亲征，无役不从，为太祖所倚重。及卒，太祖痛惜之。

子孛蛮台，太宗赐广平路一万七千三百户为食邑，从宪宗伐蜀。大德五年，追赠博尔术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封广平王，谥武忠；孛蛮台推诚宣力保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广平王，谥忠定。孛蛮台子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弱冠袭万户，器量宏达，莫测其际。世祖闻其贤。驿召赴阙，解御服银貂赐之，并赐号月吕鲁那颜，译方能官也。国制重内膳之选，特命玉昔帖木儿领其事。侍宴内廷。玉昔帖木儿行酒，诏诸妃皆为答礼。

至元十年，拜御史大夫。江南既定，益封功臣，赐全州清湘县户为分地。时阿合马用事，并省内外诸司，援金制，并各

道提刑按察司入转运司。监察御史姚天福谓玉昔帖木儿曰：“按罕司之设，所以广视听，备非常，虑至深远，不但绳有司而已；不宜罢。”玉昔帖木儿骇然曰：“微公言，几失之。”夜入世祖卧内，白其事。世祖大悟，复立诸道提刑按察司。二十二年，中书省臣请以玉昔帖木儿为左丞相，御史中丞撒里蛮为御史大夫。世祖曰：“此事朕当思之。”帝以风宪之长，难于得人，故独任玉昔帖木儿几二十年，不以为相也。

二十四年，乃颜反，世祖亲征，分二军：蒙古兵以玉昔帖木儿统之，汉兵以李庭统之。战于辽河，蒙古骑兵三十营，间以汉兵步队，进退与骑兵共。骑一马，见敌则下骑先进。自晨至午，大破其众。获乃颜。诏选乘舆橐驼百蹄赐之。玉昔帖木儿谢曰：“天威所临，风行草偃，臣何力之有。”车驾还上都，命皇孙帖木儿与玉昔帖木儿剿乃颜余党，执其酋金家奴以献，戮同恶数十人于军前。

二十五年，哈丹秃鲁干复叛。命玉昔帖木儿及李庭等讨之，败其众于也烈河。哈丹秃鲁干遁，时已隆冬，声言俟明年进兵。乃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斩馘无算。哈丹秃鲁干走高丽。诏赐内庭七宝带以旌之，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移驻杭爱山，以御北。二十九年，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特赐步辇入禁中。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者。

三十年，成宗抚军北边，以玉昔帖木儿辅之，请授皇太子玉玺，从之。

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奔丧至上都。诸王咸会。玉昔帖木儿谓晋王甘麻剌曰：“大行宾天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旷。皇太子玉玺已授于皇孙，王为宗盟长，奚俟而不言。”甘麻剌曰：“皇帝践祚，臣请北面事之。”于是宗王、太臣合辞劝进。玉昔帖木儿曰：“大事已定，吾死无憾矣。”成宗即位。进秩

太师，赐尚玉带宝服，还镇北庭。

元贞元年冬，入朝。两宫赐如家人礼，赐其夫人秃忽鲁质孙服及他珍宝。十一月，卒，年五十四。大德五年，赠宣忠同德弼亮功臣，依前太傅、开府仪同三司、隶军国重事、御史大夫，追封广平王，谥贞宪。

三子：曰木剌忽，袭封万户；资脱怜；次土土哈，袭封广平王。延祐六年，土土哈由中丞拜御史大夫，仁宗谕之曰：“御史大夫职任至重，以卿勋旧之裔，故特授此官，卿当思祖父忠勤，仍以古名臣为法。”延祐七年五月，英宗即位，有告土土哈谋废立，坐诛，并籍其家。六月，收土土哈广平王印，诏木剌忽袭王封。天历二年，以木剌忽附上都，毁其广平王印，以哈班袭广平王。哈班，脱怜子也。哈班卒，木剌忽子阿鲁图袭。

阿鲁图，由经正监袭为怯薛官，拜翰林学士承旨，迁知枢密院事。至元三年，袭封广平王。

至元四年，脱脱罢相，帝问谁可代者，脱脱荐阿鲁图。五月，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并录军国重事，时修辽、金、宋三史，阿鲁图代脱脱为总裁。书成，与平章政事帖木达识、太平奏上之，鼓吹导从进至宣文阁。帝具礼服迎之，因谓群臣曰：“史既成书，前人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非独为君者当然，人臣亦宜知之。”阿鲁图顿首谢。

右司郎中陈思谦条时政得失，阿鲁图曰：“左右司之职，所以赞助宰相。郎中与我辈共议，自可见诸行事，何必别为文字自有所陈耶？郎中若居他官，可以建言，今居左右司而建言，将置我辈于何地耶？”思谦愧服。一日，与同僚议除刑部尚书，宰执有所举，或难之曰：“此人柔软，非刑部所宜。”阿鲁图曰：“今选侏子耶？若选坐子，须强壮。尚书详谏刑狱，不枉

人、坏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壮者？”其议论知大体，多如此。

先是，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欲与阿鲁图陷脱脱。阿鲁图曰：“我等岂必久居此位，当有罢退之日，人将谓我何？”别儿怯不花屡以为言，终不从。六年，别儿怯不花乃讽御史劾奏阿鲁图不称职，阿鲁图即避于城外。亲旧皆为不平，请阿鲁图见上自陈，辨其是非。阿鲁图曰：“我功臣世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但上命我，不敢辞，今御史劾我，我宜自去。且御史台世祖所设置者，我抗御史，即与世祖抗矣。”阿鲁图遂罢去。十一年，复拜为太傅，出守和林，卒。

纽的该，博尔术四世孙，佚其祖父名。早入宿卫，累迁同知枢密院事。既而坐事罢官。后至元五年，奉使宣抚达达诸部，摘发有司不公不法者三十余事，擢知岭北行枢密院事。

十五年，召拜中书平章政事，迁知枢密院事。十七年，诏纽的该讨山东诸贼，旋加太尉，总山东诸军，守东昌。十八年，田因此再陷济宁，进逼东昌。纽的该弃城走，退屯柏乡。俄召还京师，拜中书添没左丞相，与太平同居相位。

纽的该有识量。张士诚降，纽的该处置江南诸事，咸得要领，士诚大服。已而罢知枢密院事，卧病，谓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我病固不起，太平又不能久于其位，可叹也。”二十年，卒。

初，皇太子决意罢太平政事，纽的该闻之曰：“善人，国之纪也，苟去之，国将何赖。”数于帝前左右太平，故皇太子之志不获逞。纽的该卒，皇太子竟逼令太平自杀。

博尔忽，许兀慎氏。太祖讨主儿乞部，博尔忽尚幼，为部将者卜客所掠，归于诃额仑太后，抚以为子。既壮，有智勇，

与木华黎、博尔术、赤老温齐名。又与汪古儿同典御膳。

太祖与王罕战失利，太宗陷阵，博尔忽从之。太宗项中矢创甚，博尔忽吮其血，与太宗工会骑而返。太祖甚感之。

初，太祖灭蔑儿乞，其部人曰合儿吉勒失刺逸去。已而至诃额仑太后帐，诡言乞食。拖雷方五岁，为合儿吉勒失刺所持，拔刀欲杀之。博尔忽妻阿勒塔泥急出，提其发，刀坠于地，哲台、者勒蔑在帐外宰牛，闻阿勒塔泥呼，即入杀合儿吉勒失刺。论功，阿勒塔泥第一，哲台、者勒蔑次之。

及太祖即位，授博尔忽第一千户，且曰：“博尔忽侍我左右，虽战事危急，或幕夜雨雪之时，必供我饮食，不使我空宿。其赦罪九次，以为恩赏。”

太祖十二年，秃马惕复叛。太祖遣纳牙阿与朵儿伯朵黑申讨之，纳牙阿以病不行，太祖踌躇良久，乃改合博尔忽。秃马惕部众素强，又道险，林木茂密，难于用兵，诸将皆惮往。博尔忽问使者：“此上意，抑他人所举？”使者曰：“上意也。”博尔忽曰：“如是，我必往，妻子惟上怜之。”时秃马惕酋都秃勒莎额里已死，其妻勃脱灰儿塔浑将其众拒险以守。闻博尔忽将兵至，使人伏于林中，狙击之，会日暮，博尔忽从左右三人离大军前行，伏发，遂为所害。博尔忽族人布而古儿勇敢亚于博尔忽，累擢万户，隶博尔忽，将右翼。太祖最受之，与博尔忽同时战歿。太祖闻博尔忽死，议亲征。木华黎、博尔术力谏乃止。复遣朵儿伯朵黑申讨平之，以秃马惕民百户赐博尔忽家为奴。后又以淇州为博尔忽食邑，复增赐沅州六千户。赠推忠佐命著节功臣、太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淇阳王。

二子：长脱欢，次塔察儿。脱欢与父同时封千户，扈宪宗亲征，屡有功。以蜀地暑湿，劝宪宗还军，不从，宪宗遂崩于

合州。女乌式真为世祖皇后。脱欢子失里门，从世祖征云南，亦阵歿。失里门子月赤察儿。

月赤察儿，六岁而孤。事母石氏，以孝闻。世祖知其贤，且悯失里门死王事，年十六召见，奏对称旨。世祖叹曰：“失里门有子矣！”即合领四怯薛。至元十七年，长一怯薛。明年，代线真为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

二十六年，世祖亲征海都。月赤察儿奏曰：“丞相安童、伯颜，御史大夫月吕鲁，皆受命征讨，臣不可以后之。”世祖曰：“汝亲佩橐鞬为宿卫近臣，功自不小，何必以先登陷阵为能，继祖父耶？”

二十八年，桑哥既立尚书省，杀异己者钳天下之口，纪纲大紊，平章政事也速答儿潜以其事白月赤察儿奏劾之。既而言者益众，桑哥遂伏诛。以首发大奸，赐没入桑哥黄金四百两、白金三千五百及水田、水碓、别墅。

是年，世祖令四怯薛人及诸府人凿渠，西导白浮诸水，经都城中，东入潞河，以达粮艘。度其长阔画地，分赋之。月赤察儿率其属著役者服，操畚插，以为众先。渠成，赐名通惠河。世祖语左右曰：“此渠非月赤察儿，不能速成如此。”

成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兼知枢密、宣徽院事。大德元年，拜太师。

初，叛王海都、笃哇据金山南北，再世为边患。常屯戍重兵，以防侵轶。五年，朝议以诸将纪律不严，命月赤察儿副晋王统防军。是年，海都、笃哇入寇。八月朔，战于铁坚古山。未几，海都悉众至，战于合刺合塔，我军失利。次日，复战。我军分五队，月赤察儿自将一队，率麾下力拒之。海都始却。后海都死，笃哇请降。时武宗亦在军中，月赤察儿遣使与武宗

及诸王将帅议曰：“笃哇降，为我大利。若待上命，往返阅两月，恐失事机。笃哇妻，我弟马兀合刺之妹，宜遣马兀合刺报之。”众以为然。既遣使，始以其事闻。成宗嘉奖之，不责其专擅之罪。即而，马兀合刺复命，笃哇遂降。

叛王灭里帖木儿屯于金山，武宗出其不意先逾金山待之，月赤察儿以诸军继进，灭里帖木儿亦降。是时，海都子察八儿与叛王秃苦灭俱奔于笃哇。至大元年，月赤察儿奏曰：“诸王秃苦灭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恐为国患。臣以为昔者笃哇首请降附，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宽彻，使不我异。又诸部降人宜处于金山之南，吾军屯田于金山之北，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奏入，命月赤察儿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之地。其后察八儿、秃苦灭合谋攻怯伯，为所败，进退失据，果相率来降，于是北边始定怯伯，宽彻弟，笃哇之次子也。

武宗立和林等处行省，以月赤察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封淇阳王。四年，月赤察儿入朝，武宗宴于大明殿，眷礼优渥。寻以疾卒，年六十有三。赠宣忠安远佐运弼亮功臣，谥忠武。

初，世祖以湖广行省延袤数千里，内包番洞，外按安南，非贤能不足以镇抚之。月赤察儿举哈刺哈孙为湖广平章政事，凡八年，蛮夷服其威德，入为丞相，天下称贤。世以月赤察儿有知人之鉴。

七子：长塔刺海，次马刺，次瓜头，次也先帖木儿，次奴刺丁，次伯都，次也逊真。

塔刺海，少侍皇太子真金于东宫。后佩虎符，为左都威卫使，兼宣徽、徽政二使。

武宗即位，五月，诏塔刺海曰：“卿事裕宗皇帝、裕圣皇

后，为善则多，不善则不闻也。卿其相朕。”塔刺海奏：“中书大政所出，臣未尝学问，且枢密、宣徽、徽政三使所领忆繁，又长怯薛，春秋扈跸獮狩，诚不敢舍是以奸大政。”固辞，不许。遂拜中书左丞相。

成宗时，尝赐塔刺海江南田六千亩，武宗又加赐田千亩。辞曰：“万亩之田，岁入万石。臣待罪宰相，先规私利，人谓臣何？请入米万石于官，以苏江南百姓之困。”武宗嘉许之。进位太保、录军国重事，兼太子太师，又进阶开府仪同三司，未几迁右丞相、监修国史。

武宗尝手授太尉印于塔刺海，辞曰：“世祖未尝以此官授人，臣请固辞。”许之。至大元年，加领中政使。是年四月，从幸上都，卒于怀来。赠智威怀忠昭德佐治功臣，追封淇阳王，谥辉武，改谥辉武，改谥惠穆。塔刺海与父月赤察儿并为宰相，月赤察儿封淇阳王，追封塔刺海淇阳王云。

马刺，由内供奉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武宗时，奏曰：“臣家以武显，臣方壮，不效命于仇敌，臣实赧。”武宗大悦，遥授左丞相，行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统岭北防军。卒。

马刺子完都帖木儿，御史大夫、太保，嗣淇阳王。后至元元年，监察御史言：“完者帖木儿乃贼臣也先帖木儿骨肉之亲，不宜居大位。”诏安置完者帖木儿于广海。

亻瓜头，又名脱儿赤颜。年六岁，裕圣皇后命侍武宗。武宗抚军北边，以亻瓜头领仁宗府四怯薛太官服奉御。是年，授宣徽使，复加仪同三司、右丞相，赐江南田万亩，辞不受。至大元年，拜太师，兼前卫亲军都指挥使。十一月，武宗面谕曰：“公祖父宣力王家，公之辅朕，克谦克谨，翼翼小心，今旌德录功，爵公为郡王，已敕主者施行。”亻瓜头固辞，乃赐海

青、白鹞、文豹。二年，兼知枢密院事。三年，加录军国重事，又命为尚书省左丞相，瓜头又辞。上鉴其诚，听焉。皇庆元年，命佩父印，嗣淇阳王，仍开府仪同三司。瓜头缘潜邸旧恩，富贵震一时，虽无当时之誉，然谦逊自守，为朝廷所倚信。卒。

弟也先帖木儿嗣淇阳王，累官知枢密院事。铁失弑英宗，也先帖木儿预其谋。泰定帝即位，伏诛。

塔察儿，一名倭盍，骁勇善战，幼直宿卫。

大兵略定燕、赵，命为燕南断事官。睿宗监国，以燕京盗贼横行，有司不能禁，遣塔察儿与耶律楚材穷治其事，诛首恶十六人，民始安堵。

太宗三年，拜行省兵马都元帅，分宿卫及诸王、驸马亲军，使塔察儿统之。自河中府渡河伐金，克潼关，取陕西。四年春，金西安节度使赵伟降。进克洛阳，金留守撒合辇投水死，玳瑁寨任元帅等皆率众迎降。时睿宗已败金兵于三峰山，诏塔察儿会诸将围汴京。塔察儿与金兵战于南薰门外，败之。

金主奔归德，遂之蔡州。塔察儿复率师围蔡，筑长围困之。宋将孟珙以兵来会。蔡倚柴潭为固，珙决潭入汝，大兵亦决练江以泄潭水。冬十二月，堕其外城，复破其西城。塔察儿按兵缓进，欲生致金主。五年正月，金主自缢，其左右焚之，奉御绛山请瘞其遗骨；塔察儿义而许之。

蔡州平，塔察儿奏：“金人既灭，宋或迫我，何以抵御？请巨大河南北，东自曹、濮，西抵秦、陇，分镇戍，以遏宋寇。”诏从之。由是京兆、凤翔等路次第抚定。

六年秋，宋人入寇，诏塔察儿率所部南征。八年春，宋息州守将崔太尉来降，光、息诸州悉定。诏以息州及玳瑁寨户口

赐塔察儿为农田养老户。九年，围宋寿州，卒于军。

子别里虎台。宪宗二年，授行省兵马都元帅，率蒙古四万户及诸翼汉军，收淮南未附州县。七年，从诸王塔察儿攻樊城，战歿。长子密里察而，次宋都台。

密里察而，事世祖于潜邸。中统元年，授大河以南统军。五年，授保甲丁壮射生军达鲁花赤。至元四年，袭蒙古军万户，从攻樊城。卒。泰定元年，赠明威将军，洪泽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追封平阳郡侯。长子阿鲁灰，次伯里阁不花。

宋都台，袭兄职，从取襄、樊。十一年，从平鄂、岳等州，授昭毅上将军。又攻拔归、峡等州，进克江陵，以兵镇潭州。十二年，克江州，授都元遇，佩虎符，兼领江东西大都督。进克南昌，获宋将万将军。次塔水，又获宋骁将熊飞。龙兴守将刘槃以城降。宋都台绥辑降众，秋豪无犯。南康、吉、赣、袁、瑞、临、抚等州，次第皆平。十三年，宋都台奏言：“江西虽附，闽、广诸郡尚阻兵，乞增兵进讨。”诏以襄、汉兵四千，又益以安庆、蕲、黄等路戍兵，使宋都台统之。是年，卒于广东。

阿鲁灰袭领其军，至元十八年授江西道都元帅。卒。

伯里阁不花，十九年袭都元遇。峒獠董辉等叛，讨平之，授昭勇大将军、蒙古军万户，赐三珠虎符。三十年，以蒙古军戍湖广，从平章刘国杰讨叛寇，所至有功。元贞三年，率蒙古军二千人扈从上都，加镇国上将军，赐弓、刀、鞍、辔。大德三年，从武宗北伐，诏以所部屯田称海。六年，授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仍屯田。九年，以北庭宁谧，诏有司

资送伯里阁不花还河南。延祐元年，卒。泰定元年，赠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护军，追封云中郡公，谥襄懋。

子昔里伯吉，袭明威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累进昭毅大将军。性简重，善抚士卒。卒。子八撒儿袭赤老温，速勒都孙氏。

父锁儿罕失刺，本泰亦兀赤部下人。太祖为泰亦兀赤酋塔儿忽台所执，命荷校徇军中。一夕，塔儿铁台等宴于斡难河上，使一童子监视太祖。太祖击童子眩仆，涌水而逸。比童子苏，大呼荷校者脱走，泰亦兀人分道追之。锁儿罕失刺见太祖仰面卧水中，即语太祖：“汝慎自匿，吾不以告人也。”既搜太祖不获，锁儿罕失刺言于众曰：“是荷校者焉往？明日再缉可也。”众散去，锁儿罕失刺复至太祖卧处，嘱太祖亟逃。太祖私念曩传宿锁儿罕失刺家，其子赤老温、沈伯惧怜我，夜脱我，盍往投之。昧爽，入门。锁儿罕失刺大惊，赤老温兄弟曰：“鸱驱雀丛草，犹能蔽之。彼窘而投我，而不之救，可乎？”乃脱太祖校，匿于羊毛车中，使其妹合答安守之。泰亦兀赤人大索部中，次第至锁儿罕失刺家，见羊毛车，欲搜之。锁儿罕失刺曰：“酷暑如此，羊毛中有人安能禁受？”搜者始去。锁儿罕失刺赠太祖栗色马、火镰、弓矢，又煮羊羔盛之革囊，佐以马乳，为途中之食。太祖始得归。

及太祖败泰亦兀赤于斡难河岭上，有一妇人大哭，呼：“帖木真救我！”太祖使问之，自言为合答安，其夫为兵所执，将见杀，故呼帖木真救之。太祖驰往，已无及。遂延见合答安，纳之。又明日，锁儿罕失刺亦至。太祖诘其来迟，对曰：“吾归心已久，但恐早来，妻子为泰亦兀赤所杀耳！”

太祖即位，大封功臣，锁儿罕失刺言，愿得薛凉格河边牧

地。太祖从之。并赐号答刺罕，子孙世为豁儿赤，志大宴礼，赦罪九次。赤老温、沈伯并为千户。

赤老温与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齐名。一日，与敌战，坠马。敌将欲刺之，赤老温腾起，反刺杀敌将。太祖大悦。后从太祖平泰亦兀赤，以枪掷塔儿忽台，中之，遂为赤老温所杀。沈伯率右翼兵讨蔑儿乞酋带亦儿兀孙，亦有功。

赤老温早卒。二子：曰纳图儿，曰阿刺罕。

纳图儿，御位下必阁赤。从伐金，数有功。后从攻西夏，战歿。

子察刺，从太祖征西域，以功授业里城子达鲁花赤。后事太宗于潜邸，从太宗经略中原，赐金符，改授随州军民达鲁花赤。卒。

子忽纳，袭父职。以随州孤绝，改治南阳府之昆阳。至元十三年，以管军万户从大军伐宋渡江，后加金虎符，授湖广行省枢密院判官。宋平，擢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卒。忽纳有惠政，民绘像祠之，赠通议大夫、佥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陈留郡公，谥景桓。子式列乌台，次脱帖穆儿。

脱帖穆儿，字可与。以勋家子入直宿卫。大德十年，用台臣荐，佩金符，为武德将军、东平管军上千户所达鲁花赤。泰定三年，移镇绍兴摄军民万户府事。宋郡人蔡定父坐事系狱，定乞以身代，不许乃自沈于江。郡守为出其父，立庙卧龙山之阳，请敕额曰“悯孝祠”。岁久，居民侵其地，官不问。脱帖穆儿谓令曰：“承宣风教，郡县责也。”即日使归其侵地，庙复立。大军伐宋，至天台，民妇王氏为兵所获，至清风岭，啮指血题诗石上，投崖死。脱帖穆儿移文郡县，立祠祀之。礼部

侍郎泰不花出守绍兴，行乡饮酒礼，迎脱帖穆儿莅其事。脱帖穆儿有威仪，人望而敬之。至正四年卒，年八十四。

五子：曰大都，袭东平上千户所达鲁花赤；曰哈刺：曰月鲁不花；曰笃列图，至正五年进士，衡州路銜阳县丞；曰王者不花。

月鲁不花，字彦明。未冠，受学于绍兴韩性。为文援笔立就，中江浙省试右榜第一。元统元年，成进士，授台州路录事向司达鲁花赤。州无学，月鲁不花道建孔子庙，延名儒以教学者，士论翕然。丁忧归，服除，授行都水监经历。寻擢广东道廉访司经历，召为行水监丞，改集坚持制，迁吏部员外郎。奉使江浙，余谷二十四万石，第户产高下，以为余之多寡，事立办。既而军饷绌，又奏命余于江浙，召父老以大义谕之。民间月鲁不花至，皆从命，不逾月而兵食足。

至正十三年，丞相脱脱南征，以月鲁不花督馈饷，擢吏部郎中。寻拜监察御史，奏言：“天子宜躬礼南郊，殷祭太室。”又言：“皇太子天下之本，宜简老成为辅导，以成其德。”帝并嘉纳之。再擢吏部侍郎。时廷议欲设局长芦，造海船三百艘。月鲁不花言其不便，事获寝，然忤执政意，左迁工部侍郎。会重选守令，出为保定路达鲁花赤。保定岁输粮于新乡，民苦之。月鲁不花请改输于京仓，著为令。俄拜吏部尚书，父老数百人诣阙乞留监郡，以苏凋瘵。诏：以尚书，仍知保定路事。

十七年，贼渡河，月鲁不花修城浚壕，以备战守。奏请五省八卫兵出戍外镇者，宜留护本部。诏允之。遂兼统黑军及团结西山八十二寨民兵，声势大振。贼再犯保定，皆不利退走。进中奉大夫，赉上尊四、马百匹。顷之，召还为详定使。月鲁不花去一月，保定竟陷于贼。改大都路达鲁花赤。执政以耶律楚材墓地给番僧，月鲁不花持之，卒弗与。转吏部尚书。初，

永平贼程思忠据府城。其党雷帖木儿伪降，事觉，为官军所杀。至是，诏月鲁不花招抚思忠，众皆危之。月鲁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计祸福？”竟入城谕贼，思忠感泣纳降。还拜翰林侍读学士。俄复授大都达鲁花赤。召见宣文阁，帝与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赐内酝。

进资善大夫，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陛辞，帝御嘉禧殿慰劳之，赐上尊、金、币。皇太子亦书“成德诚明”四字赐之。江南道梗，月鲁不花航海赴绍兴。顷之，进一品阶，改浙西肃政廉访使。已而张士诚据杭州，月鲁不花谓其侄同寿曰：“吾家世受国恩，恨不能杀贼以图报，乃与贼同处耶！”使同寿具舟载其孥，而自匿柜中，以槁秸蔽之，脱走至庆元。士诚知之，遣铁骑百余，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

俄改山南道肃政廉访使，浮海北行，至铁山，遇倭船甚众。贼登舟，攫月鲁不花，令拜伏。骂曰：“吾国家大臣，宁为贼拜乎！”遂遇害。家奴那海乘间刺贼首，杀之，与月鲁不花闪子枢密院判官老哥、兄子百家奴，俱死。事闻，赠推忠宣武正宪徇义功臣、金紫光禄大夫、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上柱国、邓国公，谥忠肃。

阿刺罕，为老温第二子也。以恭谨事太祖。太祖尝被创甚，阿刺罕疗之七日而愈。

子锁兀都，太宗命侍阔端太子于河西。其妻为只必帖木儿王保母。

锁兀都一子曰唐台，领王府怯薛官及所属民匠户。

唐台诸子，知名者曰健都班，领王府怯薛管军民诸色人匠。至顺二年，授永昌路总管。泰定二年，迁本路达鲁花赤，

阶中顺大夫。又迁王府中尉。天历二年，只必帖木儿入觐，荐其从臣五十人为宿卫，以健都班为第一。奏对称旨，拜同佾太常礼仪院。俄迁监察御史、中书省左司员外郎，累擢治书侍御史。卒。

史臣曰：“太祖困约时，博尔术独慕义相从，赤老温则冒死以救之，博尔忽受命讨贼捐躯，脰而不悔，咸有国土之风。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出入将相，为时名臣。月鲁不花尤以节义显《春秋》之法，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宜有后，谅矣哉。”

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十九

速不台
兀良合台
阿术
卜怜吉歹
也速 儿

速不台，兀良合氏。兀良合为塔立斤八族之一。蒙古俗，闻雷匿不敢出。兀良合人闻雷则大呼与雷声相应。故人尤骁悍。

速不台远祖捏里必，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汗，因相结为按答。捏里必生孛忽都，众目为折里麻，译语有知略人也。孛忽都孙合赤温，生哈班、哈不里。哈班二子：长忽鲁浑，次速不台，俱善骑射。太祖在巴勒渚纳，哈班驱群羊以献，遇盗被执。忽鲁浑兄弟继至，以枪刺一人杀之，余党逸去，遂免父难。忽鲁浑以百户从太祖，与乃蛮战于阔亦田之野，遇大风雪。忽鲁浑乘风射之敌败走。

速不台，以质子事太祖，亦为百户。太祖即位，擢千户。七年，从太祖伐金，攻桓州，先登，拔其城，赐金帛一车。

十一年，太祖以蔑儿乞乘我伐金收合余烬，会诸将于和林，

问：“谁能为我征蔑儿乞者？”速不台请行。太祖壮而许之。山路险峻，命裹铁于车轮，以防摧坏。速不台选裨将阿里出领百人先行，覘蔑儿乞之虚实，戒之曰：汝止宿必载婴儿具以行，去则遗之，使若挈家而逃者。蔑儿乞见之，果以为逃人，不设备。十三年，速不台进至吹河大破之，尽歼其众。

十四年，太祖亲征西域，命速不台与者别各率万人，追西域主阿剌哀丁，戒以“遇彼军多，则不与战，而俟后军。彼逃，则亟追勿舍。所过城堡降者，勿杀掠。不降则攻下之，取其民为奴。不易攻，则舍去，毋顿兵坚城下。”时西域主弃撒马尔罕远遁，速不台、者别渡阿母河，分路追之。西域主逃入里海津中，未几病死。尽获其珍宝以献。事具《西域传》。太祖曰：“速不台枕戈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大珠银瓮。速不台与者别遂入其西北诸部，诸酋皆望风纳款。

西域军事略定，十六年，太祖命速不台与者别进讨奇卜察克，循里河之西入高喀斯山，大破奇卜察克之众，杀其部酋之弟玉儿格。其子塔阿儿匿于林中，为奴所告，执而杀之。速不台纵奴为民，还以闻，太祖曰：“奴不忠于主，肯忠事他人？”并戮之。奇卜察克酋遁入斡罗斯境，速不台、者别引兵至喀勒吉河，与斡罗斯战于孩儿桑之地，斩获无算。速不台奏以蔑儿乞、乃蛮、怯烈、康邻、奇卜察克诸部千户，通立一军。从之初，太祖命速不台、者别以三年为期，由奇卜察克返至蒙古地，与太祖相见。至是二将凯旋，遵太祖之命而返。

十九年，太祖亲征西夏，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恐其父母思之，遣归省。速不台奏，愿从西征，太祖命度大碛以往。二十一年，年破撒里畏兀、特勒、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牝马五千匹，悉献于朝。二十二年，闻太祖崩，乃还。

太宗即位，尚秃灭干公主。从太宗伐金，围庆阳。我军及金人战于大昌原，败绩。命速不台援之。二年，速不台与金将完颜彝战于倒回谷，又失利，为太宗所贡。睿宗曰：“兵家胜负不常，宜令速不台立功自效。”遂命引兵从睿宗南伐。

三年冬，出牛头关，遇金将合达率步、骑十五万赴援。睿宗问以方略，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战以劳之，乃可胜也。”睿宗从之。明年正月，大败金于三峰山，合达走钧州，追获之。合达问：“速不台安在？愿识其人。”速不台出曰：“汝须臾人耳，识我何为？”合达曰：“大臣各为其主，我闻卿勇盖诸将，故欲见之。”其为敌国畏服如此。

三月，从太宗至汴。金人议守汴之策，舍里城而守外城。外城，周世宗所筑，坚不可攻。速不台以步、骑四万围之，又征沿河州县兵四万，募新兵二万，共十万人，分屯百二十里之内。大治攻具，驱降人负薪填堑，彀强弩百张，攻城四隅，仍编竹络盛石投之，未几称石高与城等。守者亦仿制竹络，盛所投之石还击之，复以铁罐盛火药投于下，爆发，声闻数十里，名曰震天雷，迸裂百步外。我军冒牛皮至城下，穴隧道。城人缚震天雷于铁絙。继击之，又制喷火筒箭，激射十八步。我军惟畏此二器。攻十有六日，城不下，乃许金人和，纳其质曹王讹。

四月，车驾北还，留速不台统所部兵镇河南。速不台谬为好语曰：“两国已讲好，尚相攻耶？”金人就应之，出酒炙犒师，且赂以金币。乃退驻汝州，托言避暑，掠其粮餼，俟饥疲自溃。已而金飞虎卫士杀使臣唐庆等三十余人，和议中败。速不台复帅师围汴，金主弃汴北走。明年正月，追败之于黄龙岗，金主南走归德。未几，又是蔡州。金崔立以汴降，速不台杀金荆、益二王宗室近属，俘其后妃、宝器，献于行在。

七年，太宗以奇卜察克、斡罗斯诸部未定，命诸王拔都讨之，而以速不台为副。八年，速不台首入布而嘎尔部，太祖对其部降而复叛，至是悉平之。九年，入奇卜察克。奇卜察克别部酋八赤蛮数抗命，太宗遣速不台出帅，即日：“闻八赤蛮有瞻勇，速不台可以当之。”至是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遁入里海。速不台俘其妻子以献。十年，复从拔都入斡罗斯，悉取斡罗斯南北诸部，事具《拔都传》。

当拔都攻斡罗斯之属国马札儿部，速不台与诸王五道分进。马札儿酋贝拉军势盛，拔都退渡灏宁河，与贝拉夹水相持。上游水浅，易涉、复有桥，下游水深。速不台欲结筏潜渡，绕出敌后。诸王先济，拔都军争桥，反为敌乘，没甲士三十人并摩下将八哈秃。既济，诸王又以敌众，欲邀速不台返。速不台曰：“王自返，我不至杜恼河马札刺城，不返也。”乃进至马札刺城，诸王继至，遂攻拔之。拔都与诸王言曰：“灏宁河之战，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游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游结筏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于是拔都亦悟。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葡萄酒；言征贝拉时事，推功于速不台。拔都与诸王饮酒先酌，诸王怒，拔都驰奏其事。时定宗先归，太宗切责之，谓诸王得有斡罗斯部众，实速不台之力云。

太宗崩，诸王会于也只里河，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拔都卒不从其言。定宗即位，速不台俟朝会毕，遂请老，家于秃刺河上。定宗三年，卒，年七十三。至大三年，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忠武。子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太祖时以功臣子，命监护皇孙蒙哥。后掌宪宗

潜邸宿卫。太宗五年，从定宗擒布希万奴于辽东。又从诸王征奇卜察克、斡罗斯、孛烈儿诸部。定宗元年，又从拔都讨孛烈儿乃、捏迷思部，平之。定宗崩，拔都与诸王大将会于阿勒塔克之地，定议立宪宗。定宗皇后遣使告拔都，宜更议。兀良合台对曰：“议已定，不能复变。”拔都曰：“兀良合台言是也。”宪宗送即大位。

宪宗二年，命世祖讨西南夷诸部，以兀良合台总军事。三年世祖师次塔拉，分三道而进。兀良合台由西道逾宴当岭，入云南境，分兵攻白蛮察罕章请寨，皆下之。至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倚山带江，地势峻险。兀良合台立炮攻之。阿塔利自将来拒。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木逆击之，阿塔刺败近；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

是年十二月，世祖入大理都城，国王段兴智迎降，获大理将高祥于姚州，留兀良合台攻诸蛮之未下者，遂班师。四年，兀良合台攻乌蛮，次罗部府，败蛮酋高华，进至押赤城。城三面濒滇池，兀良合台以炮攻其北门，又纵火焚之，皆不克，乃鸣钲鼓震之，使不知所为。凡七日，伺其惰，阿术乘虚而入，遂克之。余众依阻山谷，命诸将掩捕之。围合，阿术引善射者三百骑四面蹙之。兀良合台先登陷阵，尽歼其众。又攻拔纤寨。至干德格城，环城立炮，以草填其堑而渡，阿术率所部搏战城上，克之。

五年，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诸城，又攻赤秃哥寨及鲁鲁斯国塔浑城、忽兰城，皆克之。鲁鲁斯国请降。阿伯国有胜兵四万，负固不下。阿术突其城而入，乃举国请降。又攻拔阿告山寨及阿鲁城，遇赤秃哥军于合打台山，大败之，杀获几尽。凡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乌、白蛮三十七部。

六年征白蛮波丽部，其酋细蹉甫降，与段兴智同时入觐，

云南平。诏以便宜取道，与铁哥带儿兵合，遂自乌蒙赴沪江，破秃刺蛮三城，击败宋兵，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

七年，献夷捷于朝，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为郡县；从之。赐其军银五千两、彩币二万四千匹，授银印，进都元帅。远镇大理。

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报。遂伐之。其国主陈日昝，隔洮江，列象骑以拒。兀良合台分兵为三队济江，部将彻彻都从下游先济，兀良合台居中，驸马怀都与阿术殿后。仍援彻彻都方略曰：“汝既济，勿与之战，蛮必逆我。俟其济江，我使怀都邀之，汝夺其船。蛮败而返走，无船以济，必为我擒。”彻彻都违命，登岸即纵兵击之，日昝虽大败，得乘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锋违我节制，国有常刑。”彻彻都惧，饮药死。兀良合台入交趾，日昝遁海鸟。得前所遣使者于狱，以破竹钳其体入肤，一使死焉。兀良合台怒屠城人以报之。越七日，日昝请内附，乃大飨将士而还。

是年，宪宗大举伐宋。八年，侵宋播州，士卒遇炎瘴多病，兀良合台亦病，遂失利。诏兀良合台还军趋长沙。兀良合台率骑三千，蛮焚万入，拔技山寨，入老苍关，徇宋内地。宋将以兵六万来拒。遣阿术自间道袭败之。自贵州入静江府，连克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宋将向土壁固守不下。世祖遣铁迈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乃解围引军而北。作浮桥于鄂州之新生州，以济师。宋将夏贵率舟师断我浮桥，进至白鹿矶，又获我殿兵七百入。兀良合台力战，始渡江，与世祖军合。

世祖中统元年夏四月，兀良合台至上都。至元九年，卒，年七十二。追封河南王，谥武毅。子阿术。

初，兀良合台事宪宗于潜邸，及拔都议立宪宗，兀良合台

实助之。世祖即位，宪宗诸子从阿里不哥于和林，兀良舍合为宪宗旧臣，世祖疑而忌之。故讨阿里不哥，兀良舍合以宿将，独摈而不用焉。

阿术，有智略，临阵勇决。从兀良舍合征西南夷，率精兵为侯骑，所向有功，平大理、乌白筹蛮，及伐安南，阿术出奇制胜，尤为诸将推服。兀良舍合驻军押赤城，奉命会师于鄂州。濒行，阿术战马五十匹为秃刺蛮所掠，侦之，有三蛮寨，匿马山颠。阿术率健士攀崖而上，生获蛮酋，尽得前后所盗马一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而去。宪宗劳之曰：“阿术未有名位，挺身许国，特赐黄金三百两，以勉将来。”

中统三年，从诸王拜出、帖哥征李璫有功。九月，授征南都元帅，治兵于汴。至元元年八月，略地两淮，军声大振。

四年八月，侵宋襄阳，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五万。军远，宋兵邀于襄、樊。阿术乃自安阳滩济江，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复立虚寨。燃火为疑兵。夜半，敌果至，轩首万余级。初，阿术过襄阳。驻马虎头山，指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五年，遂筑鹿门、新城等堡，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

六年七月，大霖雨，汉水溢，宋将夏贵、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援，复分兵出入两岸林谷间。阿术谓诸将曰：“此张虚形，不可与战，宜整舟师借新堡。”诸将从之。明日宋兵果趋新堡；大破之。获战船百余艘，于是分水军筑围城，以逼襄阳。文虎复率舟师来救，来兴国又以舟师侵百文山；前后邀击于湍滩，俱败之。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筑重围以困之。宋裨将张贵装军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阳，阿术要击之，贵仅得入城。九月，

贵乘轮船顺流东走，阿术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燃薪两岸如昼，阿术追战至柜门关，擒贵，余众尽死。加同平章事。先是，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设浮梁以通襄、樊援兵，樊城恃此为固。至是，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十年，遂拔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

是年七月，奉命略淮东。抵扬州城下，守将千骑出战。阿术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遂之；伏发，擒其骑将王都统。

十一年正月，入觐，与参政阿里海牙奏请伐宋。帝命政府议，久不决。阿术进曰：“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帝乃从其议，诏益兵十万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进平章政事。

秋九月，师次郢之盐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锐，尽聚郢州东、西两城，今舟师出其间，骑兵不得护岸，此危遣也。不若取黄家湾堡，东有河口，可拖船入湖，转入江中为便。”从之。遂舍郢州而去，行大泽中，忽宋兵千骑突至。时从骑才数十人，阿术即奋槊驰击，所向畏避，追斩五百余级，生擒其将赵文义、范兴。进攻沙洋、新城，拔之。次复州，守将翟贵迎降。

时夏贵锁大舰扼江口，两岸借御坚严。阿术用裨将马福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罗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十二月，军至阳罗堡，攻之不克，阿术谓伯颜曰：“攻城，下策也。若分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伺隙捣虚，可以得志。”从之。明日，阿术遥见南岸沙洲，即率众趋之，载马后随。宋将程朋飞来拒，大战中流，朋飞败走。诸军抵沙洲，攀岸步斗，开而复合者数四，敌稍却，出马于岸上骑之，宋兵大败，追击至鄂东门而还。夏员闻阿术飞渡，大惊，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余皆溃走，遂拔阳罗堡，尽得其军实。

伯颜议师所向，或欲先取蕲、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可以万全。”乃水陆并趋鄂、汉，焚其船三千艘，烟焰涨天，汉阳、鄂州大恐，相继降。

十二年正月，黄、蕲二州降。阿术率舟师趋安庆，范文虎迎降。继下池州。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拒芜湖，遣宋京来请和。伯颜订阿术曰：“有诏令我军驻守，何如？”阿术曰：“若释似道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且宋无信，方遣使请和，而又射我军船，执我逻骑。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二月辛酉，师次丁家洲，与宋前锋孙虎臣对阵。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兵殿其后。时伯颜已遣骑兵夹岸而进，两岸村炮，击其中坚，宋军阵动，阿术挺身登舟，手自持舵，突入敌阵，诸军继进，宋兵遂大溃。似道东走扬州。

四月，命阿术分兵围扬州。庚申，次真州，败宋兵于珠金沙，斩首二千余级。既抵扬州，乃造楼橹战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宋都统姜才领步骑二万来攻栅，敌军夹河为阵，阿术麾骑士渡河击之，战数合，坚不能却。众军佯北，才逐之，我军回击，万矢雨集，才军不能支，擒其副将张林，斩首万八千级。

七月庚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阿术登石分山，望之，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曰：“可烧而走也。”遂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世巨舰，分两翼夹射，阿术居中，合兵而进，以火矢烧其蓬檣，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追至鬪山，获黄鹄白鹳船七百艘，自是宋人不复能军。

十月，诏拜中书左丞相，仍谕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诈，须卿守之。”时诸军进取临安，阿术驻兵瓜洲，以绝扬

州之援。伯颜兵不血刃入临安，以得阿术控制之力也。

十三年二月，夏贵率淮西诸城来附。阿术谓诸将曰：“今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助犹多故也。若绝其声援，塞其粮道，尚恐东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栅扬之西北丁村，以断高邮、宝应之馈运，贮粟湾头堡，以备捍御；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遗千户伯颜察儿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兵势，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绝，必从陆出，宜谨备之。如丁村烽起，当首尾相应，断其归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果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至晓，伯颜察儿来援，所将皆阿术麾下精兵，旗帜画双赤月。众军望其尘，连呼曰：“丞相来矣！”守军败遁，才脱身走，杀其骑兵四百，步率免者不满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焕守扬州，挟姜才在走。阿术率兵追袭，杀步卒千人，庭芝仅入泰州，遂筑垒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焕以扬州降。乙卯，秦州守将孙贵，胡惟孝等开北门纳降，执李庭芝、姜才，斩于扬州市。阿术申严士卒，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即斩以徇。两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军四、县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见世祖于大明殿，陈宋俘。第功行赏，实封泰兴县二千户。

寻受命讨叛王昔刺木等。十七年，卒于别失八里军中，年五十四。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并国公，谥武宣。加赠推诚宣力保大功臣、上柱国，追封河南王，改谥武定。子卜怜吉歹。

卜怜吉歹，至元二十七年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婺州贼叶万五寇武义县，卜怜吉歹将兵讨平之。十一月，改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二十八年，奏言：“福建盗贼已平，惟浙东一道地极边，恶贼所巢穴。今复还三万户，以合剌带一军戍明、台，亦怯烈一军戍温、处，札忽带一军戍绍兴；婺州。其宁国、徽州，

初用土兵，后皆与贼通。今以高邮、秦州两万户戍汉阳者易地戍之。扬州、建康、镇江三城跨据大江，人民繁会，置七万户府。杭州行省诸司府库所在，置四万户府。择濒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阅习水战，何察盗成。钱塘控扼海口，仅置战船二十艘，故海贼屡出夺船，请增置战船百艘、海船二十艘。”世祖俱从之。迁河南行省左丞相。延祐元年，封河南王。

卜怜吉歹性宽恕。一日掾吏田荣甫抱文牒请印，卜怜吉歹命取印至，荣甫误触之坠地，印朱溅卜怜吉歹新衣，卜怜吉歹色不稍动。又郊行，左右捧笠侍，风吹笠坠，碎御赐玉顶，卜怜吉歹笑曰：“是有数也。”论使勿惧。论者拟之后汉刘宽云。

子童童，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累官江浙平章政事。

也速儿，本名帖木儿，避成宗讳改名。忽鲁浑之孙，太宗正札鲁忽赤哈丹子也。雄毅有谋略，读书能知大意。幼事世祖于潜邸。

阿术伐宋，言于帝，以也速儿为副，从阿术攻拔襄、樊。至元十一年，伯颜与阿术会于襄阳，分三道并进。阿术由中道将渡江，也速儿献捣虚之计，夜半绝江径济。黎明，与宋将夏贵战于阳罗堡，败之，遂入鄂州。宋都督贯似道与大军相拒于丁家洲，其前锋孙虎臣来逆战。也速儿乘高望之，见其阵势首尾横，决以战舰冲之。似道先遁，其众一时俱溃。十二年，阿术攻扬州，使也速儿与宋将战于扬子桥，出奇兵断真州运道。宋将张世杰以舟师屯扬子江中流，从阿术击之，以火箭烧其船篷，大败世杰于焦山下。宋平，授行中书省断事官，阶怀远大将军。十五年，进昭勇大将军。

十六年，除淮东道宣慰使，迁镇国上将军，奉中书省檄奏报边事，也速儿入对便殿，出奏读于怀中。帝召近臣进读，

适左右无其人，也速儿奏，臣亦粗知翰墨，乃诵其文，而以国语译之，敷陈明畅。帝说，使纵横行殿中，以察之。命参知中书省事，二十二年，安童自北庭归，奏也速儿蒙古人，又通习汉文，久淹下位，宜加擢用，帝问：“居其上者谁也？”对曰：“参政郭佑，参议秃鲁花、拜降。”即日擢中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位郭佑上，仍敕之曰：“自今事皆责成于汝。二十三年，进资德大夫、中书左丞。二十四年、拜荣禄大夫、尚书省平章政事。从讨乃颜，复与诸将擒其将金家奴、塔不等。帝以也速儿家贫，赐钞五千锭。

二十七年，武平地震，奸人乘灾异相扇诱，有宗王三人皆为所诳。帝虑乃颜余党复为乱，遣也速儿率兵五百人镇抚之。以便宜蠲田租、弛商税，运米万石以赈民灾，鞫三宗王，谕以祸福轻重，皆引伏。事闻，帝甚黜之。自辽阳行省至上都，道路回远，也速儿奏请从高州以北开新道裁旧驿五，其三备他驿物力之乏绝，其二隶于虎贲司，给田宅为屯户，公私便之。

是时，桑哥秉政久，恣为贪虐，也速儿劾其奸，帝始悟，后完泽等复相，继言之，桑哥竟伏诛。未几，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卒，年四十五。也速儿喜荐士，凡所甄拔，多至通显。至正八年，赠推忠宣为守正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安庆王，谥武襄。

三子：忽速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探进，徊史中丞；木入刺沙，南阳府达鲁花赤。孙：脱因纳，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纽儿该，同知都护府事；古纳刺，上都留守。

史臣曰：“速不台与者勒蔑、忽必来、者别齐名，太祖拟之四猎犬，常为军锋。者勒蔑等前卒，独速不台历事三朝，年逾耆艾，子孙遂俱为名将，至其曾孙启王封。乃知道家三世之

忌，非古今通论也。”

卷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二十

者勒蔑也孙帖额
忽必来者别

者勒蔑，兀良合氏。父札儿赤兀歹，与烈祖有旧。太祖初生，札儿赤兀歹以貂鼠里祿献。时者勒蔑亦在襁褓，言于烈祖，请俟长大为太祖服役。及太祖娶光献皇后，往见王罕于土兀刺河，归至不儿罕山，札儿赤兀歹率者勒蔑来附，者勒蔑与博尔本及太祖弟别勒古台从太祖避蔑儿乞之难，捍御甚力。后者勒蔑之弟察兀儿罕亦慕义归于太祖。

太祖称汗，命者勒蔑与博尔本为众怯薛长。太祖与泰亦儿赤战于斡难河，颈疮甚，者勒蔑吮其血，至夜半，太祖始苏，渴索饮。者动蔑裸入敌营，挈一桶酪返，来往无觉者。调酪饮太祖，遂愈。太祖问：“何为裸入敌营？”者勒蔑曰：“我如被擒，便谓本欲来降，事觉，解衣就戮，乘间得脱走。彼必信我言，而用我，可以盗马驰归。”太祖嘉叹之。自是人称为者勒蔑乌该。乌该者，译言大胆贼也。及王罕来袭，太祖分军于卯温都赤山，以者勒蔑为前锋，败之。太祖攻乃蛮太阳罕，以者动蔑与者别、忽必来、速不台为前锋，一战擒之。

太祖即皇帝位，大封功臣，授者勒蔑千户，赦罪九次。其子也孙帖额为豁儿赤千人之长，者勒蔑弟察兀儿孩亦授千户，太祖使为哈萨儿使者，伪请降于王罕。事具《王罕传》。者勒蔑与者别、忽必来、速不台同以骁悍名，又归附独早，以先卒，故功名不及者别、速不台之著。

也孙帖额以附诸王为乱，为宪宗所诛。太祖尝谓：“诸将之勇，无过也孙帖额，终日战而不疲，不饮，不食而不饥渴。然不可使为将，以其视人犹己，士卒疲矣，饥渴矣，而彼不知也。故为将必知己之疲、己之饥渴，而后能推之于人云。”

忽必来，巴鲁刺恩氏，与族人忽都思同侍太祖左右，又与太祖弟合撒儿同为佩刀宿卫。太祖伐四种塔塔儿，誓师破敌勿掠弃物，俟军事毕散之。及战胜，阿勒坛、火察儿、答里台三人背约，帝怒，使忽必来与者别尽夺所获，分于军士，于是一军肃然。太祖伐乃蛮，遣忽必来与者别为前锋，至撒阿里客额儿，遇乃蛮哨探，游骑往来相逐。我队中羸马有逸入敌营者，太阳罕信为蒙古马瘦，利速战，遂进兵，为太祖所禽。事具《乃蛮传》。

太祖践尊位，谓忽必来曰：“凡刚硬不服之种族，汝皆服之。汝与者勒蔑、者别、速不台四人，如我之猛犬，临阵以汝四人为前锋。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随我主儿扯歹、亦勒答儿立我前，使我心安。以后军事汝皆长之。”又曰：“别都温性执拗，汝怒之，吾亦知之，故不令其管兵，今试与汝同为千户，视其后效何如。”其见倚重如此。六年，命忽必来征合儿鲁兀惕部，降其部长阿儿思兰。未几卒。

者别，别速特氏。托迈力汗第九子钦达台之后也。国语九为伊苏，又转为别速。别速特人素附泰亦几赤，与太祖交恶。太祖败泰亦几赤等于阔亦田之野，别速特部众溃散，者别匿于林藪。太祖出猎见之，令博尔本追搏，乘太祖战马而住，马口色白，国语名为“察罕忽失文秣骊。”博尔本射者别不中，者别对其马殪之，遂逸去。后与锁儿罕失刺来降。太祖问：“阔亦田之战，自岭上射断我马项骨者为谁？”者别曰：“我也。若赐死止污一掌地，若赦其罪，愿效命似报。”太祖嘉其不欺，遂赦而用之。先为什长，游控为千户。

太祖即位五年，金人筑乌沙堡，命者别袭杀其众。六年，太祖自将伐金，以者别与亦古捏克为前锋，拔乌沙堡、乌月营。至居庸关，金人守御甚固，者别遂回军诱敌，金人悉出追之，大败。者别入居庸，抵中都城下。复攻东京，不拔，夜引去。时已岁除，金人谓大军已退，不设备。逾数日，者别倍道疾趋，突入其城，大掠而还。八年，金兵复守居庸，仍为者别所取。

十一年，太祖北还，时古出鲁克盗据西辽，命者别征之。明年，师至垂河，所过城邑望风降附，古出鲁克西奔。又明年，者别使曷思麦里逾葱岭追之，及诸撒里黑昆，斩其首以循。诸部军中获马千匹，皆口白色者，归献于太祖曰：“臣请偿昔者射毙之马。十四年，太祖亲征西域，以者别为前锋，速不台为者别后援，脱忽察儿又为速不台后援，追西域主阿拉哀丁。西域主窜海岛而死，俘其母、妻及珍宝以献。复攻下西域各城，入其西北邻部曰阿特耳佩占，曰角儿只，曰失儿湾，皆望风款服。

十六年，西域略定。太祖复命者别与速不台进军里海之西，以讨奇卜察克。军入高喀斯山，奇卜察克、阿速、撒耳柯思等部据险邀之。者别以众寡不敌，乃甘言诱奇卜察克谓：“我等

皆同类，无相害意，何必助他族以伤同类？”奇卜察克，信其言而退。者别引军出险败阿速等部，急追奇卜察克，纵兵奋击，杀其霍滩之弟玉儿格及其子塔阿儿，告捷于太子术赤，请济师。时术赤驻军于里海东，分兵助之。十七年冬，新军至，乘冰合，渡浮而嘎河，遂下阿斯塔拉干城。遇奇卜察克兵，又败之，军分为二，惧引而西：一军遣败兵过瑞河，一军至阿索富海之东南，平撒耳柯思、阿速等部，遂自阿索富海履冰以至黑海，入克勒姆之地。两军复合。

霍滩遁入斡罗斯境，乞援于其婿哈力赤王穆斯提斯拉甫。哈力赤王集斡罗斯南部诸王于计掖甫，议出境迎击。者别、速不台遣使十人来告：“蒙古所讨者奇克察克，与斡罗斯无衅，必不相犯。奇卜察克素与贵国构兵，盍助我以攻仇敌？”斡罗斯诸王谓：“先以此言饵奇卜察克，今复饵我，不可信。”执十人杀之。者别、速不台复遣使谓：“杀我行入，曲在汝。天夺汝魄，自取灭亡。请一战以决胜负！”库滩又欲杀之。斡罗斯人释之，约战期。哈力赤王先以万骑东渡帖尼博耳河，败前锋裨将哈马贝，获而杀之。诸王皆引兵从之。至喀勒吉河，与大军遇。时斡罗斯军分屯南北，南军力计掖甫、扯耳尼哥等部，北军为哈力赤等部及奇卜察克之兵。哈力赤王轻敌，独率北军渡河，战于孩儿桑之地。胜负未决。奇卜察克兵先遁，我军乘之，斡罗斯兵大溃。哈力赤王走渡河，即沉其舟，后至者不得渡，悉为我军所杀。南军不知北军之战，亦不知其败，我军猝至，围其垒，三日不下。诱令纳贿行成，俟其出，疾攻之，斩馘无算。我军西至帖尼博河，北至扯耳尼可城及诺拂敦罗特城、夕尼斯克城而止。捷书至太祖行在，诏以马十万匹犒师，封术赤于奇卜察克，以辖西北诸部。十九年，术赤西行，者别与速不台归术赤部兵，自率所部东返。中道卒。

初，者别名只儿豁忽阿歹，太祖以其射毙战马，赐名者别，国语梅针箭也。

子忽生孙，为千户。忽生孙子哈拉，从旭烈兀入西域。者别弟蒙都萨洼儿，侍拖雷左右。其子乌勒思，亦入西域。者别后，在西域者甚众。

史臣曰：“者助蔑、忽必来、者别，所谓熊景之士，不二心之臣也。者勒蔑屡拯太祖于忠难，忽必来之勇素为太祖所知，其视者别奋自降虏者盖不俟矣。然其功名反出者所勒蔑、忽必来之右。吾益叹太祖弃仇讎、任智勇，其雄略为不可及也。”

卷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二十一

术赤台

怯台

哈答畏答儿

博罗

欢伯都

术赤台，兀鲁特氏。其先纳臣拔都，太祖八世祖蔑年土敦第七子也，生二子：长曰兀鲁特、次日忙兀特，子孙遂以名为氏。术赤台乃兀鲁特之六世孙。兀鲁特与忙兀特、札刺儿、宏吉刺、亦乞列思，归附太祖量早，号为五投下。

术赤台，有胆略，勇冠一时。始附札木合，后见札木合残暴，与忙兀特部长畏答儿各率所部归于太祖。

王罕袭本祖于卯温都儿山，太祖仓卒闻变，阵于合刺合勒只沙陀。王罕问札木合：“帖木真部下诸将，勇敢者为谁？”札木合曰：“兀鲁特、忙兀特二部人健斗，兀鲁特花纛，忙兀特黑纛，当者慎之。”于是王罕使其骁将合答黑失当二部，而以阿赤黑失伦、豁里失列门继之。是时王罕之众数倍于我，其于桑昆有智勇，人畏之。将战，诸将见众寡不敌，言于太祖，

请使术赤台为前锋。太祖从之。畏答儿亦愿为前锋。遂各率所部以进，败合答黑失等。阿赤黑失帖以土棉秃别干之众援之，刺畏答儿堕马，忙兀特人还救之。术赤台率兀鲁特一军转战而前，连败土棉秃别干、斡架董合亦符及豁里失烈门所领护卫千人，直入王罕中军。桑昆见事亟，亲来搏战，术赤台射中其颊。桑昆创甚，王罕始歛兵而退。是役也，微术赤台力战，几败。

王罕已退，太祖引军至答兰捏木儿格，仅有二千六百骑。太祖自将其半循合泐合水西岸，术赤合与畏答儿将其半循东岸而行，使术赤台说宏吉刺部降之。太祖遂驻于董嘎淖尔、脱儿哈火鲁罕。后太祖袭王罕于彻彻儿温都尔，复以术赤合与阿儿孩合撒儿为前锋，昼夜兼行，出其不意攻之。王罕父子方酌马潼于金帐，不设备，其部众悉为太祖所俘，王罕父子走死。又从太祖伐乃蛮，术赤合为第二军队。乃蛮平，王罕之弟札合敢不降而复叛，术赤台以计诱执之。太祖尝谕之曰：“朕望术赤台如高山前之日影。”其见重如此。

太祖称尊号，授千户，命统兀鲁特部，世世勿替，又赐官嫔亦巴合以赏其功，即札合敢不之女也。仍命亦巴合位下之岁赐，依旧给之。太祖谓亦巴合曰：“昔汝父媵汝二百人，且使阿失黑帖木儿、阿勒赤黑二人为汝主膳。今以其半从汝往兀鲁特氏，留阿失黑帖木儿及其余百人为记念。”或云太祖一日得恶梦，不怪，遂以亦巴合赐术赤台云。

十一年，术赤合与合撒儿、脱仑洵女真故地，攻大宁城克之。后卒。

弟察乃，亦封千户，为怯薛长，领侍卫千人。

术赤台子怯台，有才武，与父同时封千户。从太祖伐金与宏吉刺人薄察，别将疑兵屯居庸北口。者别绕攻南口，克之，

遂入居庸。及攻中都，怯台与哈台将三千骑驻近郊，以断援兵之路。怯台以父佐命功封郡王。

二子：曰端真，曰哈答。

怯台卒，端真嗣封。太宗八年，赐端真德州二万户为食邑。室元十八年，又增二万一千户，肇庆路连州及符州属邑俱隶焉。

世祖讨阿里不哥，哈答与畏答儿之曾孙忽都忽跪言：“臣祖父幸在先朝度立战功。今北讨，臣等又幸少壮，愿如祖父以力战自效。”世祖允之。从诸王合丹、驸马纳陈为右翼，战于昔木土，又战于失烈延塔兀之地，以功赐黄金，将士受赏有差。李璫叛，世祖遣诸王哈必赤等讨之，哈答亦在军中。

哈答三子，曰脱欢，曰庆重，曰亦怜真班。

脱欢，从诸王彻彻讨宏吉刺叛者只儿瓦台，获之。又从破首里吉、药木忽儿于野孙河。

世祖征乃颜，庆童扈从，力疾以战，卒于军中。二子：曰塔失帖木儿，曰朵来。塔失帖木儿一子，曰匣刺不花。

自怯台以下，凡九人，皆袭爵，加封号为德清郡王。

畏答儿，忙兀特氏。纳臣拔都次子忙兀特六世孙也。与兄畏翼俱事太祖。时泰亦兀赤部落强盛，与太祖有隙，畏翼率其众叛附泰亦赤兀。畏答儿力劝之，不听，追之，又不肯还，畏答儿乃还事太祖。太祖曰：“汝兄去，汝何为独留？”畏答兀无以自明，取矢折而誓之。太祖遂与畏答儿约为按答，又呼为薛禅。

太祖拒王罕，虑众寡不敌，先谓术赤台曰：“伯父，欲使汝为前锋，何如？”术赤台以鞭拂马鬣，未及答。畏答儿自奋请行，谓：“我犹凿，诸君犹斧，斧非凿不入，我请先之。当

出敌背，树我帜于奎腾山上。不幸战歿，有三子，惟上怜之。”遂怒马陷阵，败王罕骁将合答黑失。其后援阿赤黑失伦骤至，刺畏答儿坠马。术赤台继进，大败之。畏答儿创甚，太祖亲为敷药，留宿帐中。后月余，自合泐合水移营，资粮匮乏，畏答儿力疾出猎。太祖止之不可，遂创发而死。太祖痛惜之，葬于合泐合水上斡而讷兀山。太祖灭王罕，获其将合答吉，使领只儿斤降众百人，役属于畏答儿妻子。

太祖即位，大封功臣，追封千户。又别封其子忙哥合勒札为千户，命收集忙兀特族人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复以北方万户封忙哥合勒札为郡王。九年，大料汉民，分城邑以赐诸王，贵戚，失吉忽都虎主其事，定畏答儿薛禅位下岁赐五户丝，授忙哥合勒札泰安州万户。太宗讶某少，忽都虎对曰：“臣今差次，惟视旧数多寡，忙哥合勒札旧裁八百户。”太宗曰：“不然。畏答儿本户虽少，战功则多，其增封为二万户，与十功臣皆异其籍。”术赤台之孙端真争曰：“忙哥合勒札旧兵不及臣家之半，今封户顾多于臣。”太宗曰：“汝忘尔先人横鞭马鬣事耶？”端真遂不敢言。

忙哥合勒札卒，孙只里瓦、乞答鲁，曾孙忽都忽、兀乃忽里、哈赤，先后袭郡王。畏答儿曾孙博罗欢最知名。

博罗欢，畏答儿幼子醮木曷之孙，琐鲁火都之子也。年十六，为本部札古忽赤。中统初，从世祖讨阿里不哥，以功赐马四百匹，金帛称是。寻诏入宿卫，逾近臣曰：“是勋阀诸孙，从其出入禁闼，元禁止之。”

李璫反，命将忙兀特一军围济南，分兵略定益都、莱州。又奉诏献狱燕南。以明允，赐衣一袭。至元八年，皇子云南王忽哥赤为省臣宝合丁毒杀，事闻，敕中书省择治其狱者，凡奉

四人，皆不称旨。丞相线真举博罗欢，且言：“设败事，臣请从坐。”遂命之。博罗欢辞曰：“臣不敢爱死，但年少且不知书。”乃以吏部尚书别帖木儿辅其行，谓博罗欢曰：“别帖木儿知书，可使主簿，责其事，是否一以委卿，他日慎无归咎副使也。且闻卿不善饮，彼土多瘴，宜少饮敌之。”未至四五驿，宝合丁迎馈金六籛，博罗欢以云南去朝廷远，不安其心，将惧而生变，乃为好语遣之。既至，尽以金归行省，而竟其狱，论如法。归报，世祖顾线真曰：“卿举得人。”诏凡忙兀部事无巨细，悉统于博罗欢，如札刺亦凡事统于安童者比。授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赐虎符，大都则专右卫，上都则兼总三卫。

十一年，授中书右丞。伐宋，分军为二，诏右受伯颜、阿术节度，左受博罗欢节度。俄兼淮东都元帅，军下邳，罢山东经略司，而以其军隶之。博罗欢召诸将谋曰：“清河城小而固，与泗州、昭信、淮安相犄角，未易卒拔。海州、东海，石秋，至此数百里，守必懈，轻骑倍道袭之，其守将可擒也。”师至三城，果下，清河闻之，亦降。及宋主奉表内附、淮东诸州犹城守。诏博罗欢进军，拔淮安南堡，战白马湖，又战宝应，释高邮不攻，由西小河达漕河，据涛头保，断通、泰援兵，遂拔扬州，淮东平。益封桂阳、德庆二万一千户，赐西域药及蒲桃酒、介冑、弓矢、鞍勒。

十四年，讨只儿瓦台于应昌，败之。赐玉鞶带、币帛，与博罗同署枢密院事。以中书右丞行省北京，未几，召还。

时江南新附，尚多反侧，诏募民能从征讨者，使自为一军，其百户、千户惟听本万户节度，不役他军，制命、符节，一与正同。博罗欢方寝疾，闻之，附枢密董文忠奏言：“今疆土寝广，胜兵百万，指挥可集，何假无赖侥幸之徒。此曹一践南土，肆为贪虐，斩刈平民，奸其妇女，囊其货财，买怨益深，叛将

滋众。非便。”召舆疾入对，赐坐与语，帝悟。适常德人诉唐兀带一军残暴其境，如博罗欢所策。敕斩以徇，凡所募军皆罢。

帝以哈刺思、博罗思、斡儿洹、薛凉格四水上屯田军，与戍军不相统属，遣博罗欢往监之。十八年，又以右丞行省甘肃。时西北防军仰哺于省者十数万人，十石不能致一，米石百缗，博罗欢馈辉不绝，军以无饥。

二十一年，拜龙虎卫上将军、御史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事。黄华反，征内地兵进讨平之。贼多虏良民，博罗欢令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随在检察，遣还故土。以疾罢归。

乃颜叛，帝将亲征。博罗欢曰：“昔太祖分封东诸侯王，其地与户臣知之。以二十为率，彼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刺亦儿、宏吉刺、亦乞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辜较息耗，彼此宜同。然要其归，五部之力终赢彼二。今但征兵五部，自足当之，何烦乘舆。臣疾且愈，请事东征。”时帝计已决，赐博罗欢甲胄、弓矢、鞍勒，命督五诸侯兵从驾行。次撒里，秃鲁叛党塔不带逼行在。会久雨，王师乏食，诸将请退。博罗欢曰：“雨阵之间，勿作事先。”已而彼军先动，博罗欢悉众乘之，转战二日，身中三矢，斩其驸马忽伦，遂擒诛乃颜。既而哈丹复叛，诏与诸王乃蛮台讨之。从三骑轻出，遇敌游兵，返走。抵绝涧，广可二丈，深加广之半。追兵垂及，博罗欢跃过，三骑皆没。未几，哈丹自引去，斩其子老的于阵。往返凡四载，凯旋俘，其二妃。敕以一赐乃蛮台，一赐博罗欢。世祖陈金银器于延春阁，如东征诸侯王、将帅分赐之，博罗欢辞。帝曰：“卿虽善让，岂可听徒手归。”始拜受。

河南宣慰司改行中书省，拜平章政事。濒行，赐以海东白鹞。寻有诏括马，毋及勋臣家。博罗欢曰：“吾家群牧连垆，不出马佐国，无以为方三千里官民倡。”乃先入马十有八匹。

河流迁徙无常，民讼退滩，连岁不绝，或献诸王求为佃民自蔽。博罗欢奏正之，仍著为令。

元贞二年，改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奉命仍留河南。寻入朝，奏忙兀一军戍北，岁久衣敝，请以位下泰安州五户丝岁入一斤，称四千斤，输内库，易绪帛，分赉所部。从之。敕递车送达军中。陛辞，赐世祖所佩弓矢、鞶带。中书平章刺真、宣政院使大食蛮合奏：“往年伐宋，分军为二，右属伯颜、阿术，左属博罗欢。今伯颜、阿术皆有田民，而甘罗欢独不及。”帝曰：“胡久不言，岂彼耻于自白邪？”其于高邮州已籍之民赐五百户。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并赐田背银椅。

大德元年，叛王药木忽儿、兀鲁思不花来归。博罗欢闻之，遣使驰奏曰：“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辈幼弱，无所与知。今兹来归，宜弃其前恶，以劝未至。”成宗深然之。改湖广行省，赐鞍勒。行次汝宁，会并福建行省入江浙，在道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赐白玉带。部民张四省，恃富陵轹府县，肆为奸利，自刻木牌，与交钞杂行，又盗海堤石筑其私居。博罗欢欲斩之，中书刑曹当以杖。然由是豪姓始畏法敛迹。大德四年卒，年六十有五。累赠推忠宣力赞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泰安王，谥武穆。

四子：浑都，山东宣慰使；次伯都；次也先帖木儿，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次博罗。

伯都，幼颖悟嗜学，不以家世自矜。大德五年，擢江东道廉访副使。十年，改江南行台侍御史。岁大饥，奏请以十道脏罚钞赈之。入为金书枢密院事，领食儿别赤。至大二年，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四年，换陕西行台，进阶荣禄大夫，赐玉带

一、钞五万缗。

延祐元年，拜甘肃行省平章政事。时米价腾涌，陵挽每石费二百缗。伯都修除运道，省四百余万缗。诏赐名鹰、甲冑、弓矢及钞五千缗以劳焉。四年，换江浙行省，入为太子宾客。奏陈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纳之。复除江南行合御史大夫，皇太后以东宫官留之。未几，以目疾告归寓于高邮。

至治元年，起为御史大夫，辞不拜。赐平章禄，养疾于家。敕内臣购空谓于江南，治其疾。二年春，来胡，赐金纹衣及药。三年，赐钞五万缗及西域酒药，伯都辞，并归平章禄于有司。

泰定元年，再征入朝。卒。赠银谓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元献。胡廷知其贫，贖钞二万五千贯。御史台又奏贖三万五千贯，仍远其惕禄，伯都妻宏吉刺氏曰：“始吾夫仕于朝，不敢虚受廩禄。今没而受之，非吾夫意也。”卒辞之。子笃尔只，将作院判官。

史臣曰：“太祖初兴，兵力尚弱，是以十三翼之战败于札木合。术赤台、畏答儿独不论胜改，诚心归附，可谓有择君之识矣。太祖拒王罕，术赤台、畏答儿俱为元功，不幸畏答儿以创死，人遂疑术赤台迁延不进。失夫有利钝，知兵者当因其势乘之，岂必以敢死为勇决乎。太宗訾术赤台横鞭马鬣，非知兵者之言也。”

卷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二十二

答阿里台蒙力克
脱架伯人儿
阔阔出
豁儿赤兀孙
察合安不洼纳牙阿

答阿里台斡赤斤，把儿坛之少子，太祖季父也。答阿里台始从泰亦赤兀中归太祖，答兰捏木克格思之役，与阿勒坛、忽察儿违命掠塔塔儿所弃辎重，太祖夺其所获，分给于众。三人怨望，叛附王罕。及王罕败亡，入乃蛮。乃蛮又灭，穷来归命。太祖怒其反复，密令诛之，母使人见。博尔术、木华黎、忽都虎谏曰：“骨肉相残如火自灭，额赤格之兄弟惟答阿里台在，宁忍废绝。愿以额赤格故，曲矜之。”太祖闻三人言，遂宥之。其后太祖以其子大纳耶耶及从人二百付皇侄阿勒赤歹。其后人常在阿勒赤歹后王部下。太宗时，以宁海、登、菜三州为答阿里台后人分地。至元九年八月，大纳耶耶之子阔阳出请以三州自为一路，与诸王比，岁赋惟入宁海，无输益都。从之。答阿里台四世孙拔都儿，延祐五年封于海王，赐金印。五世孙买奴，

泰定三年正月壬子，封宣靖王，镇益都。天历二年，文宗即即位，入觐，赐控鹤二十人。至顺二年，置王傅等官，立官相都总管府，给银印。后至元二年，进封益王。至正十六年，毛贵陷益都，买奴遁走。

答阿里台又有后人曰布儿罕，从旭烈兀征西域，不敢与诸王子抗礼。旭烈兀谓王子年少，许布儿罕与之并坐。布儿罕之子曰库鲁克。又有布刺儿赤乞颜惕者，仕于阿鲁浑，张大盖，亦答阿里台后人。

蒙力克，晃豁坛氏。父察刺合。烈祖崩，太祖母子寡弱，部众多叛附泰亦兀赤。察刺合劝沮之，脱朵延吉儿帖以枪刺察刺合背，不顾而去。察刺合创甚，太祖为之涕泣。蒙力克与烈祖相亲爱，烈祖临崩，以家事托之，又使召太祖于宏吉刺氏。太祖称之为额赤格，后太祖与札木合战于答兰巴泐渚纳，蒙力克率其七子先后来归。癸亥，王罕子桑昆给太祖议昏，太祖以十骑往，中道过蒙力克家，白其事。蒙力克劝太祖勿往，以方春马瘦为辞，太祖从之。太祖称尊号，命蒙力克隅坐，论军国重事，与其子脱栾并封千户。

脱栾，蒙力克长子也，太祖伐乃蛮，大搜军实，以脱栾与朵歹、多豁动忽、斡歌连、不只儿、刺亦客秃六人，同为扯儿必。后从皇弟合撒儿取金辽西诸州。又奉命督蒙古、契丹军并张鲸所总北京十提控汉军南征，鲸中道叛诛。脱栾仍帅诸军进讨，降真定，克大名，至东平阻水，大掠而还。从驾征西域，又从征西夏。

先是，太祖将征西域，征兵西夏。西夏主李遵项与廷臣议。其臣阿沙敢不大言谓使者曰：“汝主内度力不足，何以为汗？”

于是定议不助兵。使者归报，太祖大怒，遂伐西夏，围其都城。遵頊先使其子德旺居守，奔西凉。太祖解围去。至是复征之。脱栾从驾至阿儿不台，地多野马，因纵猎。太祖骑为野马惊突，坠而伤股，驻蹕撈斡儿合惕之地。是夕，帝不豫。翌日，也遂皇后以告扈驾诸王、百官，议进退之计。脱栾谓：“唐兀惕，城郭之国，其民土著，不能转徙。今且退军，须圣躬康复，再讨之。”众然其议，入奏。太祖谓：“唐兀见我退军，必以我为怯。不如于此养病，使人于唐兀，视彼如何复命，再为进止。”遂遣使责西夏主之抗命。时遵頊已内禅德旺，德旺不承仅蒙古之言，阿沙敢不自承言之，因谓使者曰：“汝蒙古夙以善战名，我今驻营贺兰山，广张天幕，饶有橐驼。汝与我战，胜则取之。若愿金银、币帛，请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使还以闻。太祖大怒曰：“彼如此狂言，我军安可径退。虽死必往证其言。”明年春，师入西夏，阿沙敢不走据山寨。我师仰攻破之，擒阿沙敢不，尽获营帐橐驼，杀其精壮，余听我军俘得者自分之，是夏，太祖避暑察速秃山，分遣诸将取甘、肃、凉等府州，进逼中兴。是时李德旺已殂，从子睨嗣位，遣使乞降。太祖令脱栾前往安抚。及西夏主朝行在，太祖已崩，遣诏秘不发丧，俟夏主来朝杀之，而灭其族。脱栾奉遗诏，手刃西夏主睨，尽杀其族人。以功赐西夏主行官器皿。未几卒。脱栾子伯八儿。

伯八儿。世祖即位，以旧臣子孙擢为万户，命戍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诸王昔里吉，脱帖木儿叛，伯八儿以闻，且请讨之。未得命，为昔里吉、脱帖木儿所袭败，死之。脱帖木儿虏其二子八刺、不兰奚，分置左右岁余，待之颇厚。八刺险结脱帖木儿左右也伯秃，谋报父仇，后为也伯秃家人泄其谋。八刺

知事不成，率家族南奔。脱帖木儿遣骑追之，兄弟俱被执。脱帖木儿责之曰：“我待汝厚，汝反为此耶？”八剌曰：“汝叛君之贼，害我父，掠我亲属。我誓将杀汝，以报君父之仇。今力穷就执，从汝所为。”逼令跪，不屈。以铁挝碎其膝，终不跪。与不兰奚俱见杀。幼子阿都兀亦，官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使。

阔阔出，蒙力克第四子也。为巫，形如狂人，尝隆冬裸行风雪中，好言休咎，往往奇中。蒙古人号为帖卜腾格里，译言天使也。

太祖灭王罕，阔阔出即以符命之说进，谓：“闻天语，将畀帖木真以天下，号曰成吉思。”丙寅，群臣议上尊号，以为札木合称古儿罕，不逾时而败，不祥，欲废之而别择美号。有请用阔阔出前说者，遂上尊号曰成吉思可汗。阔阔出即以符命被宠，又藉父劳，兄弟七大势倾一时。

尝拏合撒儿，合撒儿诉于太祖，太祖不问也。阔阔出复谮之曰：“长生天有命，帖木真、合撒儿迭为百姓主，不除合撒儿，事未可知。”太祖感其言，欲杀之，以太后救之获免，事具《合撒儿传》。

其后有九种言语之人，从阔阔出，聚于太祖群牧场。帖木格斡赤斤属人亦有往者。斡赤斤使部将莎豁儿往索逃人，反为阔阔出所欧，且缚马鞍于背，驱归以辱之。明日，斡赤斤自往，阔阔出兄弟七人群起欲欧之。斡赤斤惧不敌，婉词逊谢。阔阔出使长踞帐后，以示罚。

斡赤斤归，愤甚。翌日，入谒太祖，卧未起。斡赤斤直趋榻前，奏其事，且大哭。太祖未及言，光献皇后垂涕曰：“晃豁坛之子何为者？曩既拏合撒儿，今又辱斡赤斤。可汗见在，彼尚任总意践诸弟。如不讳，其肯服汝弱小儿子约束耶？”语

毕亦哭。于是太祖谓斡赤斤曰：“阔阔出今日来，任汝处之。”

斡赤斤乃选三力士以待。既而蒙力克率七子入见，阔阔出甫坐，斡赤斤与三力士搏阔阔出颠，而折其脊，弃于左厢车下。斡赤斤入奏：“阔阔出偃卧不肯起。”蒙力克知其已死。泣言：“我佐可汗，创大业相从至今，”辞未半，其六子攘袖塞户立，势汹汹。太祖遽起曰：“辟我即出，立帐外！”佩弓箭者趋而环侍。太祖命以青庐覆阔阔出尸，严其扃鐍。比三日，失尸所在。太祖曰：“阔阔出挾吾弟，又无端从而谮之。皇天震怒，俾死无归骨地矣。”困切责蒙力克而释之。自阔阔出死，蒙力克父子之势遂衰。

豁儿赤兀孙，巴阿邻氏。始属札木合，而心归太祖。及太祖与札木合分牧而西，豁儿赤兀孙夜与阔阔搠思举族从之，谬言曰：“昔我始祖孛端察儿所掠兀良合真妇人，先后生札木合之祖暨吾祖，是二祖者异父而实同母，则我于札木合诚不当背之他适。顾昨者神明示我，见有惨白乳牛触札木合牙帐若车，折去一角，其牛作人语曰：“札木合将我角来。”又见无角犍牛曳一大帐椹木，循帖木真所行辙迹而来，亦作人语曰：“长生天命帖木真为众达达主我今载国往送之。”部众以老人言必不谬，往往忻动，争附太祖。豁儿赤兀孙谓太祖曰：“君他日得国，何以报我？”太祖曰：“汝言若征，赐汝万户。”曰：“万户何足道，容我取部中美妇人三十为妻。且我纵不择而言，言必见听。”

即而，部族果推太祖为可汗，上成吉思尊号。乃敕豁儿赤兀孙娶三十妻。巴阿邻部原有三千人，益之以迭该、阿失黑二人同管之阿答儿斤、赤那思、脱额列思、帖良古惕等四种民，以为万户。蒙古俗以别乞为尊，别乞者服白衣，骑白马，位在

众人上，岁时主议。太祖以其为巴阿邻氏之长子，复赐别乞之号。

既而豁儿赤兀孙以秃马惕妇女最美，索取三十人。秃马惕人执之以叛。太祖使斡亦剌部长忽都合别乞就近招抚，亦被执。复杀大将博尔忽。最后遣朵儿伯在黑申，讨平之，尽取其民。释豁儿赤兀孙、忽都合别以乞归，竟赐秃马惕妇女三十人酬其夙愿焉。

察合安不洼，捏古歹氏。早从太祖。札木合与太祖战于巴泐渚纳，我军失利，察合安不洼歿于阵。札木合悬其首于马尾而去。太祖即位，以其子纳邻脱斡邻为千户，受孤独之赏。纳邻脱斡邻言：有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内，愿收集其众，以觅之，太祖许之，命其子孙世袭捏古歹千户。

纳牙阿，巴阿斡氏。与太祖有旧。父失儿古额秃为巴阿邻部长，居于泰亦赤兀。太祖败泰亦赤兀于答兰巴泐渚纳，失儿古额秃率二子阿刺黑、纳牙阿，执泰亦兀赤酋塔儿忽台欲献之。纳牙阿曰：“塔儿忽台吾父子之主人，若执而献之，帖木真将以叛上之罪先杀吾父子，不如纵之使去。”失儿古额秃从之。及归于太祖，具言纵塔儿忽台事。太祖甚嘉之，谓纳牙阿知义理，异日可任大事。

甲子，太祖灭乃蛮，蔑儿乞酋答亦儿兀孙惧，因纳牙阿献女请降，即忽兰皇后也，以道阻留纳牙阿营中三日。太祖疑纳牙阿有私，欲严诘之，先诘忽兰皇后。皇后曰：“向者之来，中道阻兵，迟纳牙阿，云是可汗腹心大官，暂住其营三日以进乱，否则事不可测。如可汗加恩，有全受于父母之遗体在，不可诬也。”既而太祖纳忽兰皇后，果处女也。由是益重纳牙阿。

及即位，以其父为本部左千户，而授纳牙阿中军万户，仅下木华黎一级。二年，秃马惕叛，命纳牙阿讨之，纳牙阿以病不行。太祖踌蹰良久，改命博尔忽，竟战歿。纳牙阿子阿里黑巴罢。孙阔阔出，从旭烈兀，仕于西域。

卷-百一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

忽都虎
曲出
阔阔出
察罕
木华黎
塔出
亦力撒合
立智理威
韩嘉讷

忽都虎失吉，垮垮儿氏。太祖征塔塔儿，虏其部众。得一带金鼻圈之小儿，归于诃额伦太后。太后曰：“是必贵种。”遂养以为子，赐名忽都虎。

十余岁即善射。一日，大雪，忽都虎见鹿群，逐而射之，至夜未返。太祖问古出古儿，对以射鹿未返。太祖不从，欲鞭古出古儿。未几，忽都虎至，云遇三十鹿，已射死二十七，旨在雪中。太祖大奇之。

太祖建号，命为断事官。凡经忽都虎科断之事，书之册以

为律令，后世不得擅改，又以忽都虎为太后养子，恩赏视诸弟，赦罪九次。

太祖十一年，取金中都，命忽都虎与翁古儿、阿儿海合撒儿往中都检视府藏。金守藏官哈答、国和私献金帛，翁古儿、阿儿海合撒儿受之，忽都虎独不受，簿录府藏物，与哈答、国和俱诣行在。太祖问忽都虎：“哈答曾馈汝否？”对曰：“有之，特不敢受。”太祖问故，曰：“城未下，一丝一缕皆阿勒坛汁物。城下，则为国家之物，岂敢私取，故不受。”太祖奖其知礼，厚之，而责翁古儿、阿儿海合撒儿。

十七年，太祖征西域，至塔力堪。西域主札拉勒不在嘎自尼，蔑而甫酋汗蔑力克以兵四万从之。太祖命忽都虎率谟喀哲、谟而哈尔、乌克儿古儿札、古都斯古儿札四将兵三万进讨。初，汗蔑力克已降复叛，忽都虎不知也。迨汗蔑力克潜师会札拉勒丁，忽都虎始觉，夜半追及之。忽都虎持重，不敢夜战，俟次日击之。汗蔑力克乘夜疾引去。比晓，札拉勒丁亦至。先是，漠喀哲、漠而哈尔分兵围斡里俺城，将下。札拉勒丁驰往救之，二将以众寡不敌退，与忽都虎军合。忽都虎仍前进，与札拉勒丁遇，交绥，无胜负。忽都虎令军中缚毡象偶人列士卒后，以为疑兵。次日，又战，敌望见偶人，果疑援至。札拉勒丁呼曰：“我众彼寡，不足畏也。”张两翼而进围。既合，札拉勒丁使其众下马，以待战酣，乃齐令上马冲突。我军大败，兵士死伤者众。败奏至，太祖曰：“忽都虎素能战，特狃于常胜，今有此败，当益精细增阅历矣。”忽都虎见太祖，极论乌克儿古儿札、古都斯古儿札二将不晓兵机，临敌无布置，以致覆败。太祖自将攻札拉勒丁，至忽都虎战处，问乌克儿二将列阵何地，札拉勒丁列阵何地，以二将择地不善切责之。

太宗即位，授中州断事官，诏括户口，命忽都虎领其事。

忽都虎括中州户，得一百四万以上。七年，皇子阔出伐宋，以忽都虎副之，徇襄邓诸州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

忽都虎年逾九十始卒。蒙古人祝福寿者，必曰如忽都虎云。国初设官至简，总裁庶政，悉由断事官，任用者必亲贵大臣。忽都虎为两朝断事官，恩眷尤握。世祖问典兵治民之要，张德辉对曰：“使宗室之贤者如口温不花使典兵，勋旧如忽都虎者使主民，则天下均受其赐矣。”其为人所推重如此。

初，诃额伦太后养子四人，曰：忽都忽、博尔忽、曲出、阔阔出。或云忽都忽为孛儿台皇后养子，称太祖为额怯，称孛儿合为赛因额格，坐次在太宗之上。博尔忽自有传，曲出、阔阔出附著左方。

曲出，蔑儿乞氏。年五岁，太祖伐蔑儿乞得之，太后养以为子。太祖即位，分太后及皇弟斡真处一万户，委付四人，曲出居其一。后从太祖伐金，战于居庸北口。曲出与拖雷横冲其阵，大败金将亦列等，太祖厚赏之。

阔阔出，泰兀特氏。为太后养子。后从札木合叛附客烈亦王罕。王罕败，其子桑昆奔川勒地，无水。阔阔出与其妻从桑昆觅水，阔阔出窃桑昆马而走，其妻曰：“桑昆父子以美衣食养汝，今汝弃之，不义孰甚！”留所赍金孟于道上，俾桑昆持以取饮。阔阔出来归，太祖怒其反覆，戮阔阔出，而改嫁其妻。

察罕，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乌密即嵬名之异译。西夏国族，或曰姓逸的氏，逸的又益德之异译以名为氏也。父曲也怯律，其妾怀察罕未娠，不容于嫡，以配牧羊者。察罕稍长，其母以告，且曰：“嫡母有弟矣。”

察罕幼武勇，牧羊于野，植其杖，脱帽置杖端而拜。太祖出猎，见而问之。对曰：“二人行则年长者尊，独行则帽尊，故致敬。且闻有贵人至，故先习礼仪。”太祖异其言，挈之归，语光献皇后曰：“今日得佳儿，可善视之。”命给事内廷。及长，赐姓蒙古，更名察罕，妻以宫人宏吉刺氏。

六年，从太祖伐金。金将定薛以重兵守野狐岭。太祖使察罕觐虚实，远言彼马足动，不足畏也。太祖遂鼓行而进，大破之。师还，以察罕为御帐第一千户。七年，太祖围西京，遣察罕攻奉圣州拔之。十二年，复破金监军爪尔佳于霸州，金遣使求和，乃还。十六年，从太祖征西域，攻拔节哈尔、撒马儿罕二城。西域主阿剌哀不留兵厄铁门关不得进，察罕先驱开道，斩其将，余众悉降。二十一年，又从攻西夏，取甘、肃等州。察罕父曲也怯律为夏守甘州，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遣使谕城中早降。会其副阿绰等三十六人袭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登陴拒守。城下，太祖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罪，只戮三十六人。夏主坚守中兴，太祖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夏主请降。太祖崩，诸将受太祖遣命，诱夏主至而杀之。又议屠中兴，察罕力谏而止，全活无算。

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州县，赐马三百匹、珠衣、金带、鞍勒。七年，皇子阔出与忽都虎伐宋，命察罕为斥候。又从诸王口温不花南伐，克枣阳及光化军。分遣察罕攻真州，宋知州邱拒之，以强弩射杀致师者，察罕遂引去。九年，复与口温不花克光州。十年，察罕围庐州，欲造舟巢湖，以扰江淮。宋守将杜杲乘城力战，又以舟师扼淮水口，我军不提及，乃去庐州，攻拔天长县及滁、泗等州。授马步军都元帅。

六皇后称制二年，察罕奏令万户张柔总诸军驻杞县。初，河决西南，入陈留，分为三道，杞县居中。宋人恃舟楫之利，

由毫、泗以窥汴、洛。柔筑城，建浮桥，为进战退守之计，边圉始固。四年，察罕率三万骑与柔攻宋寿州，进攻扬州。宋将赵葵请和，遂班师。定宗即位，赐黑貂裘一、镔铁刀十。

完宗即位，召见，累赐金绮、珠衣，命以都元帅领尚书省事，赐开封、归德、河南、怀、孟、曹、濮、太原三千余户为食邑，及诸处草地一万四千五百余顷。五年卒，赠推忠开济翊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追封河南王，谥武宣。

察罕尝脱批藉草而寝。鸱鸣其旁，心恶之，搥以靴，有蛇自靴中坠出。归，以其事闻太祖。太祖曰：“鸱人所恶者，在尔则为喜神，宜戒子孙勿食鸱。”察罕子十人，长木华黎。

木华黎，事宪宗，直宿卫。从攻钓鱼山，以功授四斡耳朵怯怜口千户。世祖至元四年，都元帅阿术攻宋襄阳，略地至安阳滩，宋兵扼我归路，木华黎击败之。阿术坠马，木华黎挟以超乘，力战却敌，特赐金二百五十两，佩金虎符为蒙古军万户。五年，复从攻襄阳，卒于军。赠推诚宣力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武毅。次布兀刺里辛子塔出，察罕弟阿波古子亦力撒合、立智理威，均有名。

塔出，幼孤，长骑射。至元元年，入侍世祖。四年，给察罕食邑赋税之半，又还其逋户二十。七年，降金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山东统军使，镇莒、密、胶、沂、郯、邳、宿、即里等州县。统军司改枢密院，授金枢密院事。略地涟、海，获人畜万计，表言降人蒋德胜，宜加赏赉，以劝来者。诏赐黄金五十两，白金倍之。十年，又改金淮西等处行枢密院事。城正阳，以扼淮海诸州，宋陈奕率安丰、庐、寿等州兵，数挠其役。塔出选精锐拒之，奕遁去。宋人复造战舰于六安，欲攻正阳。率

骑兵焚其战舰，又败宋兵于横河口。

十一年，改淮西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塔出为镇国上将军、淮西行省参知政事，略安丰、庐、寿等州，俘生口万余，赐葡萄酒二壶，仍以曹州官园为第宅，给城南牧地。宋夏贵帅舟师十万围正阳，决淮水灌城几陷。诏塔出援之，道出颍州，遇宋兵。塔出发公库弓矢，驱市人出战。预度颖之北关攻易破，乃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关，火光烛天。塔出率众从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军退走。至沙河。大破之。明日长驱直入正阳。时方霖雨，坚壁不出，雨霁，与右丞阿塔海各帅所部渡淮，至中流，殊死战。宋军大溃，追奔数十里，夺战舰五百余艘，正阳围解。塔出乃上奏：“方事之殷，宜明赏罚，俾将士有所惩劝。”帝纳其言，颁赏有差。

十二年，从丞相伯颜败贾似道于丁家洲。顺流东下，至建康、丹徒、江险、常州，皆望风迎降。时扬州未附，谍告扬州大将夜袭丹徒，守将乞援。塔出设伏以待。敌果夜至，塔出扼西津邀击之，斩获无算。入朝，赐玉带，旌其功，授淮东左副都元帅，仍佩金虎符。

十三年，改通奉大夫、参知政事，领淮西行中书省事。时沿淮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抚疮痍，境内帖然。俄迁江西都元帅。征广东，宣布恩信，所至溪峒纳款，广东遂平。十四年，加赐双虎符，以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宋益王昰、广王昺走岭海。复改江西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迁治赣州，授资政大夫、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

十五年，帝命张宏范、李恒总兵攻崖山，塔出留后以供军费。初江西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表言：“豫章诸郡皆濒江为城，霖潦泛溢，无城必至垫溺，隳之不便。”帝从之。端州张公明诉左丞吕师夔谋为不轨，塔出廉知其诬，曰：“狂夫欲

协求货耳！若遽闻之朝廷，则大狱滋兴，连及无辜。且师夔既居相位，讷肯为狂悖之事，迟疑不决，恐彼惊疑，反生异谋。”乃斩公明而且闻。帝黜之。

十七年，入觐，赐赉有加，复命行省江西。以疾卒于京师，时年三十七。妻默氏，以贞节称，旌其门闾。

二子：“宰牙，袭中奉大夫、江西宣慰使；必宰牙，辽阳行中书省右丞。”

亦力撒合，事诸王阿鲁忽，居西域。至元十年，召为速古儿赤，甚见亲幸。有大政时咨之，称以秀才而不名。

奉使河西，还诸王只必帖木儿用人太滥。帝嘉之。擢河东提刑按察使，劾平阳路达鲁花赤泰不花。召还，赐黄金百两、银五百两，以旌其直。进江南行合御史中丞。帝出宝刀赐之曰：“以镇外台。”时阿合马子忽辛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亦力撒合发其奸贼，奏劾之。并劾江淮释教总摄琏真加诸不法事，诸道悚动。

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诸王乃颜镇辽东，亦力撒合察其有异志，密请备之。二十三年，罢宣慰司，立辽阳行中书省，以亦力撒合为参知政事。已而乃颜果反，帝自将讨之。亦力撒合管馈运。辽东平，进行省左丞。二十七年；命尚诸算吉女，帝为亲制资装，并赐玉带一。改四川行省左丞。二十九年，再赐玉带。成宗即位，入觐，卒于京师。弟立智理威。

立智理威，为裕宗东宫必阁赤。至元十八年，除嘉定路达鲁花赤。时以垦田、均赋、弭盗、息讼诸事课守令，立智理威课最，使者交荐之。会盗起云南，声言欲寇成都。立智理威入觐，白其事。执政疑为不然，帝曰：“云南朕所经理，未可忽

也。”乃赐御膳以劳之。又谓立智理威曰：“汝归，以朕意告诸将，叛则讨之，服则含之，毋多杀以伤生意，则人心定矣。”立智理威还，宣布上意，境内帖然。

俄召为泉府卿，迁刑部尚书，有小吏诬告漕臣刘献盗仓粟，宰相桑哥方事聚敛，众阿宰相意，锻炼其狱，献遂诬服。立智理威曰：“刑部天下持平，今漕臣以冤死，何以正方？”即以实闻，由是忤桑哥意，出为江东道宣慰使。

元贞二年，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有妇人弑其夫，狱数年不决，逮系数十人。立智理威至，考讯得实，释尽冤诬。

大德三年，以参知政事为湖南宣慰使，又改荆湖。部内公田为民累，随民所输租取之，虽水旱不免。立智理威问民所不便，凡十余事，上于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议遣使核之，卒不果行，七年，再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八年，进左丞云南王入朝，道中以罪马猎。立智理威曰：“驿马所以传命令，非急事且不得驰驿，况猎乎！”王闻之，为之止猎。

十年，入觐，赐白金对衣，加资德大夫，改湖广行省左丞。湖广，贡织布，以省臣领作，买丝他郡，多为奸利，工官又加刻刻剥，故匠户日贫，造币益恶。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匠自买丝，工不鲁病，岁省费数万贯。他路仿其法，皆称便焉。

至大三年，卒，年五十七。赠资德大夫、陕西行省右丞、上护军、宁夏郡公，谥忠惠。再赠推诚亮节崇德赞治功臣、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柱国、秦国公。

二子：长买嘉奴，翰林学士承旨；次韩嘉讷，御史大夫。至正十二年有诬韩嘉讷与高昌王帖木儿补化谋害丞相脱脱，为脱脱所贬死，海内冤之。

史臣曰：“太祖复仇，塔塔凡种人高如车辖者尽杀之。忽都虎独以仇种，收为太后养子。察罕见弃于父，邂逅兴王，得赐国姓，功名之立，殆有天幸欤？亦力撒合案脏吏、劾奸僧，立智理威辨漕臣之枉，当官奉法，棘棘不阿，贤矣哉！”

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二十四

耶律楚材铸
希亮有尚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金尚书右丞，通术数，尤邃于太元。楚材生，履私谓所亲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当为异国用。”因取《春秋左氏传》楚材晋用之语，以为名字。楚材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援笔为文，如宿构者。金制，宰相子得试补省掾。楚材不就，章宗特敕应试，中甲科，考满授开州同知。

宣宗南渡，完颜承晖留守中都，行尚书省事，表楚材为左右司郎中。太祖克中都，访辽宗室，闻其名，召诣行在。楚材身長八尺，美须髯，音如洪钟。帝伟之，谓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祖父皆北面事金，既为臣子，敢仇君父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呼为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国语长髯人也。

西夏入常八斤善治弓，谓楚材曰：“国家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亦左乎？”楚材曰：“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十四从太祖征西域。

二十年，又从征西夏。

明年冬，大军克灵武，诸将争取金帛，楚材独收遣书及大黄雨驼。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人始叹服。时州县长吏专生杀，燕京留后长官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奏请州县不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服，违者罪死。燕京多盗，未夕，辄劫人财物，不与则杀之，睿宗监国，遣楚材偕中使往穷治其事。楚材诘得盗姓名，捕下狱，皆势家子弟也。其人赂中使求缓之，楚材曰：“信字咫尺未下，不严惩此辈，恐大乱起。”中使惧，从其言，戮十六人于市，民始安堵。

初，太祖尝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之事当悉委之。”太宗将即位，宗王会议未决。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未集，宜别择吉日。”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乃定策，撰礼仪，鲁皇兄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人臣，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矣。”察合台然之，率宗王、大臣拜于帐下。既退，察合台抚楚材背曰：“真社稷臣也。”蒙古尊属有拜礼自此始。部长来朝以冒禁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登宝祚，愿无污白道子。”从之，国俗尚白，故楚材之言如此。

蒙古无赦令，楚材屡言之。诏自庚寅正月朔以前事勿治。楚材条便宜十八事颁天下：请各路设长史牧民，设万户总兵，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之渐；中原之地，财赋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回等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命下然后行刑；贡献礼物者禁断。帝悉从之，惟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奉上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卿所奏，朕无不允，卿不

能从朕一事耶？”楚材乃不敢复言。

自太祖有事西域，仓禀府库无尺帛、斗粟，中使别迭等言：“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疋、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益？”帝曰：“试为朕行之；”乃奏立十路徵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土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当时之选。因从容进说周孔之教，谓：“天下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帝深然之。由是儒者渐获进用。三年，帝幸云中，十路威进廩籍及银绢。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如此。”乃亲酌大觥赐之。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大小，一委楚材。

宣德路长官太傅秃花失陷官粮万余石，自恃勋旧，密奏乞免。帝问：“中书省知否？”对曰：“不知。”帝取鸣镝，欲射者再，叱之出，使白中书省偿之。仍敕：凡事先白中书，然后奏闻。中使苦木思不花奏拨山后一万户，以为采金银、种蒲萄等户，楚材言：“太祖遣诏，山后百姓与蒙古人无别，缓急可用。不如将河南俘户贷而不诛，使充此役，且以实山后之地。”从之。楚材又奏：“诸路民户疲乏，宜令蒙古、回鹘、河西人分居诸路者，与民户一体应输赋役。”事亦施行。

四年，从帝幸河南。诏：陕、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来降者免死。或谓降民反复，宜尽戮之。楚材奏：“人给一旗执之，使散归田里。”全活无算。国制：凡攻城，域中一发矢石，即为拒命，既克，必屠之。汴京垂拔，大将速不台奏言：“金人抗拒日久，多杀士卒，宜屠城。”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凡工匠及厚藏之家，皆聚于城内，杀之则

一无所得矣。”帝始允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

时城中一百七十万户，楚材奏选工匠及素业儒、释、道、医、卜者迁于河北，官为贍给。又遣人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伐孙元措，奏袭衍圣公，与以林庙之地。荐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讲于后子。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军还，遣民被俘者多亡去。诏居停逃民及资给衣食者灭其家，并连坐乡社。逃民无所得食，多踣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平，其民皆陛下赤子，去将安之！岂有因一俘，杀数百人者？”帝悟，立除其禁。金亡，惟秦、巩二十余州久不下，楚材奏曰：“吾民逃罪者，皆聚于此，故冒死拒战，图延命于旦夕。若赦之，则不攻自下矣。”从之。诸城果开门出降。

六年，诏括中原户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不可。皆曰：“本朝及西域诸国法如此，岂有舍大朝成法而在袭亡国之政者。”楚材曰：“自古中原之国，未有以不为户者，若行之，丁逃，则赋无从出矣。”卒从楚材议。时将相大臣所得俘户，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楚材因奏括户口，籍为良民，匿占者罪死。

七年，朝议以回回人伐宋，中原人伐西域。楚材曰：“中原、西域相去数万里，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必生疾疫，宜鲁从其便。”争论十余日，议始寢。

八年，有奏行交钞者。楚材曰：“金章宗时初用交钞，与钱并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易一饼。今日当为鉴戒，印造交钞，不宜过万定。”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上户口籍，帝欲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异日有尾不大掉之患。不如多以金帛赐之。”帝曰：“朕已许之，奈何？”楚材曰：“请朝廷置吏收其赋

税，与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之。始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给诸王、功臣。地税，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亩二升，水田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永为定额。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异日必有以利进者，则今已为重矣。”

国初，盗贼充斥，周岁不获正贼，令本路民户偿其失物，前后积累万计。又官吏贷回回银本，年息倍之，次年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往往质妻子不能偿。楚材奏请悉以官银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奏请无论岁月远近，子本相俟，更不生息。

中使脱欢奏选室女，楚材格其事不下，帝怒。楚材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足备使令，令又行选刷，臣恐重扰百姓，欲复奏陛下耳。”帝良久曰：“可。”遂罢之。帝欲收民间牡马，楚材曰：“汉地宜蚕桑五穀，非产马之地，异日必为民害。”亦从之。

九年，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效，非积数十年之久，殆未易见也。”帝曰：“可择其人官之。”楚材奏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路校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三科，土俘为奴者，亦令应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凡得士四千三百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又请汰三教冒滥者，僧道中选给牒住寺观，儒中选则复其家。楚材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

时诸路官府，自为符印，僭越无度。楚材奏并仰中书依式铸造，于是名器始重。因奏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封功臣，考殿最，定物力，汰工匠，务农桑，定土贡，置水运。帝虽不能尽用，亦择而行之。”

十年，天下旱蝗。帝问御灾之术，楚材曰：“今年租赋乞权行停阁。”帝恐国用不足，楚材奏仓库之储可支十年，帝允

之。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十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不减，天下病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苏。

富人刘忽笃马等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剥下罔上之奸人，为害甚大。”奏罢之。尝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世称为名言。

先是，楚材定课税之额，每岁银一万锭，后增至二万二千锭。译史安天合谄事左丞相镇海，引回回人奥都刺合蛮扑买课税，增至四万四千锭。楚材曰：“虽取四十四万亦可得，不过攘夺民利耳，民穷为盗，非国之福也。”帝不听，楚材反复辩论，声色俱厉。帝曰：“汝欲搏斗耶？”楚材力不能夺，乃太息曰：“民之穷困，自此始矣！”楚材每陈天下利病，生民休戚，词气恳切，言与泣下。帝曰：“汝又欲为百姓哭耶？”

帝嗜酒，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人五脏！”帝悟，语近臣曰：“汝辈爱君忧国之心；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以金帛赐之，敕近臣曰进酒三钟而止。

楚材初拜中书令，引镇海、粘合重山为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尤嫉之，譖于宗王皇叔曰：“楚材多用南朝旧人，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奏闻，帝察其诬，责使者遣之。后有告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咸得卜性倨傲，又睚群小，易得谤。令将南伐，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左右曰：“楚材不较私仇，真长者，汝辈宜效之。”有道士诬其仇为逃军，结中使及通事杨惟忠执而杀之，楚材按治惟忠，中使诉楚材违制。帝怒，暴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宰相，陛下以臣有罪而系之，又以臣无罪而释之，反覆轻易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众失色，帝曰：“朕宁无过举？”乃温言谢之。转运使吕振、副使

刘子振以脏抵罪，帝责楚材曰：“言卿孔之教可行，何故有此辈？”对曰：“孔子之教，万世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人之失，而废发万世常行之道乎！”帝意乃释。

十三年冬十一月，帝崩。皇后以储嗣问，对曰：“此事非外臣所敢议，且有先帝遣诏，遵之则社稷幸甚。”皇后称制，奥都刺合蛮以贿得执政，大臣悉畏附之，惟惮楚材沮其事，以银五万两赂之。楚材不受。皇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刺合蛮，使便宜填行。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号令自先帝出，今如此，臣不敢奏诏。”寻有旨：奥都刺合蛮奏准事理，令史不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军国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若事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断手乎！”因厉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不负国家，皇后岂能以无罪杀之。”后虽怒其忤己，亦以先朝勋旧，深加敬惮焉。

皇后称制三年夏五月，卒，年五十五。有谮于后曰：“楚材为宰相二十年，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中使麻里札覆视之，仅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文字数十卷，无他物。

楚材从释万受佛学。一日，万松造之，楚材方饭，惟以菜根蘸油盐而已。其俭于自奉如此。

旁通天文历算及医卜之书。太祖亲征西域，祆旗之日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此克敌之征。”冬，雷，又问之，对曰：“苏尔滩当野死。”已而果然。苏尔滩，西域王号也。蒙古未有历学，太祖十五年，西域人奏五月望夕月食，楚材曰：“否。”果不食，明年，楚材奏十月望当月食，西域人曰不食，是夜月食八分。帝曰：“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事乎！”是年八月，长星现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而金主殂。帝出兵，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应焉。太宗十三年十一月，帝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不可。左

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而帝崩。皇后称制二年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当有驾扰，然无事。”未几亲王斡赤斤引兵至，人心震骇，后欲西迁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岂可动摇，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后数日而事定。楚材尝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法，乃作麻答把历，又以日食躔度与中法不同，以《大明历》浸差故也，乃定其父所撰乙未元历以行于世云。

至顺元年，赠经国议制寅亮佑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二子：铉，监开平仓，早卒；铸。

铸，字成仲，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楚材卒，领中书省事，上言宜疏禁网，采历代善政之可行者八十一事以进。从宪宗伐宋，领侍卫骁果，属出奇计，赐尚方金锁甲及内厩驄马。

宪宗崩，阿里不哥叛，铸弃妻子自归，世祖召见，赏赐优渥。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将兵戍北边，从帝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

至元元年，迁右丞相，加光禄大夫，奏定法律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命行省山东，迁调所部官吏，寻召还。初，太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县备八佾之舞。四年，乐成，表上之，赐名《大成之乐》。六月，改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七年，复拜左丞相。十年，迁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诏监修国史。十四年冬，无雪，帝问勤民之政，对曰：“靡谷之多，无资曲糲，祈神赛社费亦不资，宜一切禁止。”从之。十九年，复拜左丞相，奏言：“有司采女扰民，请大州岁取三人，小州岁二人，择可者留之，余遣还，著为令。”从之。二十年冬，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谋逆，及党罪囚阿里沙，免官，仍籍

家资之年，徙山后。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至顺元年，赠推忠保触宣力佐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懿宁王，谥文忠。丸子：希征，希勃，希亮，希宽，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

希亮，字明甫。初乃马真皇后命以赤帖古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曰秃忽思，后改今名。完宗使铸核钱谷于燕京，铸奏言：“愿携诸子往受学读书。”帝允之，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铸扈驾南征，以希亮从。

宪宗崩于蜀，铸护辎重北归，至陕西，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叛，遣使召大将浑都海。铸说浑都海等入朝，不听，乃弃妻子挺身归世祖。浑都海知铸去，胁希亮母子至甘州，从阿里不哥将阿蓝答儿于焉支山。既而浑都海、阿难答儿俱败死，其余众北走，推哈刺不花为师。希亮匿于甘州北沙陀中，为所获。初，哈刺不花从宪宗伐蜀，疾病，铸召医诊之，遣以酒肉。至是释希亮缚，谓之曰：“我昔受汝父恩，此图报之时矣。”希亮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明年，至昌八里城，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至于火亨之地。

三年，从定宗幼子火忽大王至忽只儿之地。会宗王阿鲁忽至，诛阿里不哥守将唆罗海，复从火忽及阿鲁忽还叶密里城，王遣以大珠二，使穿耳带之。希亮辞曰：“不敢伤父母之遗体。”王文解金带遗之。后辗转至也里虔城，哈刺不花兵至，希亮从二王还不刺城，哈利不花败死，乃函其头遣使报捷。四年，至可失哈里城，阿里不哥兵复至，希亮又从二王至浑八升城。

先是，铸言于世祖：“臣妻子皆留朔漠。”至是，世祖遣不花出使于二王，因以玺书征希亮赴阙。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道伊州，涉大漠而还。八月，覲世祖于上都，面奏边

事及羈旅困苦之状。帝悯之，赐钞千锭、金带一、帛三十匹，命为速古儿达鲁花赤。至元八年，授奉训大夫、符宝郎。

十三年，宋平，帝使希亮问诸降将，日本可伐否。夏贵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辽、金相攻日久，今海内混一，百姓甫得休息，俟数年后兴师未晚也。”帝然之。太府监令史卢摯言于监官：“各路贡布惟平阳独长，诸集赛台争取之，若截与他路等，则息争，且所截者可为髹漆器皿之用。”从之。后帝闻其事，监官当摯盗截官布罪，帝命斩之，希亮遇摯呼冤，命缓刑，具以实奏。诏董文忠谏之，竟释势而责御史大夫塔察儿等曰：“此事，御史当言而不言，微秃忽思，不枉杀此人耶！”

十四年，转礼部尚书，寻迁吏部尚书。帝驻蹕察纳儿台之地，希亮自大都至，奏对毕，董文忠部近事。希亮曰：“圉圉多囚耳。”帝欹枕卧，忽悟，问其故。对：“近奉旨，汉人盗钞六文者死，故囚多。”帝惊问：“孰传此语？”左右曰：“脱儿察言：陛下在南坡，以告蒙古人者。”帝曰：“朕戏言，乃著为令耶！”命希亮返大都，谕中书省除之。

十七年，以足疾致仕。至大三年，武宗访求旧臣、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希亮类次世祖言行以进，英宗命取其书置禁中。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在北庭，藏祖父画像，四时奠祭穹庐中，曲尽诚敬。朔漠之人，咸来聚观，叹曰：“此中华之礼也。”著有《懔轩集》三十卷。赠推忠辅义守正功臣、资善大夫、集贤学士、上护军。追封漆水郡公，谥忠嘉。

有尚，字伯强。

祖思忠，字天祐，楚材仲兄也，从金宣宗南渡，累官都水监使，充镇抚军民都弹压。太宗四年，楚材奉诏索思忠北还。

金哀宗召见于宣德殿，思忠不欲往，哀宗冀和议可成，赐金帛而遣之。思忠自投于内东城濠中而死。

父钧，仕蒙古，提领东平路工匠长官，佩金符。赠昭文馆大学士、漆水郡公，谥庄慎。

有尚资禀绝人，受业许衡，为高第弟子。其学以诚为本，仪容辞令，动中规矩。

至元八年，衡授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奏以有尚及王梓、韩国永、苏郁、孙安、高凝、姚燾、刘季伦、吕端善、刘安中、白栋等十二人为伴读，皆衡之弟子也。十圻，衡乞疾归，诸生祖饯于都门外。衡谓诸生曰：“他日能尊严师道者，耶律君也。汝等当以事我之礼事之。”未几，朝廷复以有尚等为助教，领学事。久之，拜监察御史，不赴，除秘书丞。

二十年，出为苏州知州，为政以宽简得民。州无职田，岁征于民，有尚独不取。裕宗在东宫，召为詹事院长史。有尚既去国学，事颇废，廷议以谓非有尚不足以继衡，授国子监司业。时学馆未建，师弟子皆僦而屋而居，有尚屡以为言，二十四年，始设国子监官，增广弟子员，建学舍居之。擢有尚国子祭酒，阶奉议大夫。二十六年，乞养归。

大德元年，复召为国子祭酒。寻除集贤学士，兼前职。累迁太常卿、集贤学士。八年，丁父忧归。朝廷思用宿儒，以安车召之，累辞不允。又明年，拜昭文馆学士，兼祭酒。丞相哈刺合孙令使者述朝廷伫望之意，勿以老病辞，乃就职。武宗即位，大臣奏有尚久列三品，宜叙迁。帝曰：“是儒学旧臣也。”拜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进中奉大夫。

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教士以义理为本，凡文词小技，破裂圣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后以年老致仕，使者护送归乡里。延祐六年，遣使者，赐上樽，士论荣之，七年，卒于家，年八

十六。赠资德大夫、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追封漆水郡公，谥文正。

史臣曰：“蒙古初入中原，政无纪纲，遗民惴惴不保旦夕。耶律楚材以民爱物之心，为直寻枉尺之计，委贄仇邦，行其所学，卒使中原百姓不至践刈于戎狄，皆夫人之力也。传所谓，自贬损以行权者，楚材其庶几欤。”

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

	亦鲁该	阿勒赤	忽难	迭该
古出古儿	木勒合勒忽	布拉忽儿	汪古儿	
者歹	朵豁勒忽	哈刺察儿	阔阔搠思	
豁儿豁孙	蒙古兀儿	客帖	木格	速亦
客秃	种索	轻吉牙歹	塔亦儿	阿儿孩
合撒儿	八刺扯儿必	八刺斡罗纳儿台	掌吉	
帖木儿	蔑格秃	合答安	薛亦兀儿	也
客捏兀邻	朵歹	晃答豁儿	速客孩	晃
孩	合儿忽答	别都温	赤歹	朵儿伯多
黑申	附朵罗阿歹等十又七人			

亦鲁该，雪泥惕氏，与迭该同为太宗傅。太祖临崩，称为忠直，受顾命辅翼太宗，又护太祖梓宫北还。弟阿勒赤，亦授千户，管护卫散班。

忽难，格泥格思氏，授术赤下万户。太祖尝谓博尔术、木华黎曰：“忽难夜为雄狼，白日为乌鸦。”其见重于帝如此。

迭该，别速氏。初为太祖牧羊。及既位，授千户，使收集无户籍之部众。弟古出古儿，太祖车工也，与木勒合勒忽同管一千户。木勒合勒忽，札答刺氏，掌牧养有功。古出古儿双管御膳，及告老以布拉忽儿代这，布拉忽儿擢行军万户，以汪古儿代之。

汪斡，乞颜氏，与其父蒙格秃俱事太祖。汪古儿管御膳，又称海萨特，乃蛮语也，译为管酒樽事。太祖即位，授千户，使收集伯牙兀部众。

者歹，忙忽特氏。太祖去札木合，者歹与弟朵豁勒忽追从之。或云，者歹父有二兄，欲归泰亦兀赤，弟不从，二兄杀之。有巴而忽人抱其婴儿匿羊毛车中，其兄刺以枪不中。后又匿饭釜中。迨太祖平泰亦兀赤，乃以此子来归即者歹。太祖使带纠弓箭，与合赤温、多豁勒忽、斡哥来同侍左右。太祖灭塔塔儿，其部人合儿吉逸去，乞食于诃额伦太后。时拖雷方幼，合儿吉抽刀斫之，为博尔术妻阿勒塔泥所掣，刀堕。者歹与者勒蔑在外宰牛，闻之入，杀合吉儿。论功，阿勒塔泥第一，者歹、者勒蔑次之。太祖既位，授者歹拖雷下千户。朵豁勒忽，亦授千户，管护卫散班。太宗二年，朵豁勒忽与金人战失利，太宗以私憾杀之。后语皇兄察合台曰：“吾有四过，其一则样忠义之朵豁勒忽也。”

哈刺察儿，巴鲁刺思氏。父速忽薛禅。太祖去札木合，速忽薛禅率其子从之。太祖即位，授哈刺察儿察合台下千户。木华黎伐金，遣使告捷，太祖申拇指奖之。木华黎大说，问使者：“获拇指之奖者凡几人？”对以博尔术、博尔忽、忽必来、

赤老温、哈刺察儿、者歹、乞失里黑、巴歹。博尔术等以力战，乞失里黑、巴歹以告王罕阴谋，惟哈刺察儿、者歹事佚。

阔阔搠思，巴邻氏。与迭该、兀孙老人同为术赤千户。太祖以察合台性刚，改使阔阔搠思辅导之。太祖议立嗣，察合台诟术赤，为阔阔搠思所斥，事具《术赤传》。又术赤傅豁儿豁孙、蒙古兀儿、客帖，察合台傅木格，氏族均佚。

种索，那牙勒氏；轻吉牙歹，斡勒忽讷兀惕氏；亦从太祖者，俱授千户。

答亦儿，氏族佚。太祖自讹脱喇儿攻布哈尔，答亦儿为前锋将，招降奴尔城。

阿儿孩合撒儿，札刺亦儿氏，薛扯朵抹黑之子，与弟八刺扯儿必同事太祖。阿儿孩管护卫散班，所领皆勇敢之士，临敌常为前锋。金中都降，太祖使阿儿孩与忽都虎、汪古儿至中都，检视府藏。守藏吏献金帛，忽都虎不受，阿儿孩、汪古儿受之，为太祖所责。

八刺，从太祖征西域，与朵儿伯多黑申追札拉哀丁入印度，攻拔壁遏城，掠拉火耳壁萨乌尔蔑里克甫尔诸而城而返。八刺尝问太祖：“上神武如是，其先有兆应否？”太祖曰：“朕未即位之先，独出，遇六骑攒射，朕无一伤。朕杀此六人，并获其马而返。所谓兆应者，如此而已。”又有八刺斡罗纳儿台，与札刺儿氏八刺同名，故缀氏以别之，亦授千户。

掌吉，氏族佚。宪宗即位，坐诱诸王为乱，伏诛。

帖木儿，氏族佚。定宗崩，诸王会议，帖木儿为和林总管，定宗皇后使帖木儿莅会。

蔑格秃，氏族佚。太宗即位，使绰儿马罕征西域，以蔑格秃与斡豁秃儿为大军后援。

合答安，塔儿忽惕氏。父答勒都儿罕，故又称合答安答勒都儿罕，以别于同名都，太祖称汗，与汪古儿、薛赤兀儿同为保兀儿赤。

薛赤兀儿，豁罗刺思氏，后与曷思麦里同为必阇赤。

也客捏兀邻，氏族佚。太祖选护卫万人，命也客捏兀邻等十人分领之，称为也客诺延。太祖征西域，从拖雷攻拔赛儿奴城。

朵歹，那牙兀。太祖称汗，命朵歹总管家人，及即位，管护卫散班。太祖伐乃蛮，朵歹请设疑兵于阿里客豁儿之地，夜令各燃五炬，以张兵势，太祖从之。事具《乃蛮传》。

晃答豁儿，晃豁坛氏，与其子速客该俱事太祖。太祖称汗，遣速客该与答该告于王罕。太祖败王罕，还至统格黎河，又遣速客该与阿儿孩致命王罕，责之。后晃答豁儿从太祖征西域，与晃孩、绰儿马罕俱为火儿赤。晃孩，氏族佚。

合儿忽答，沼列氏。太祖将袭王罕，遣合儿忽答与者勒蔑之弟察兀儿罕为哈萨儿使者，伪请降于王罕，事具《王罕传》。

别都温，朵儿别氏。太祖嫌其性拗，忽必来言于太祖，始于忽必来同为千户。

赤歹，宏吉刺氏。初为阿勒赤牧人。王罕与札木合袭太祖，赤歹在卯温都山牧马，见尘起有急兵，走告太祖，事具《王罕传》。太祖即位，授管护卫千户。

朵儿伯多黑申，朵儿别台氏。太祖即位，授千户。博儿忽征秃马惕战歿，太祖使朵儿伯多黑申讨之，从刺安不合之地，潜师袭之，槎山通道，径据山巅，俯视秃马惕全部，书得虚实，遂虏其部众而返。后又从太祖征西域，与八刺追札拉哀丁。

太祖功臣，见于《秘史》者，或自有传或附传。其余无事实及氏族并佚者，凡十又七人，附著左方：

朵罗阿歹，氏族佚。

马刺勒，氏族佚。

兀都台，氏族佚。

忽儿察儿思，氏族佚。

翁吉阑，氏族佚。

抹罗合，氏族佚。

余鲁罕，氏族佚。

阔阔，氏族佚。

朵里不合，氏族佚。

亦都合歹，氏族佚。

塔马赤，氏族佚。

合兀阑，氏族佚。

倒温，氏族佚。

秃亦迭格儿，氏族佚。
者迭儿，氏族佚。
斡刺儿驸马，氏族佚。
忽里勒，氏族佚。

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

	乞失里黑	巴歹	塔里察	抄兀儿
哈散纳	绍古儿	忽都虎	铁迈赤	虎都
铁木禄塔海	拜延八都鲁纽儿杰		布智儿	唵
木海	忒木台儿	抄儿	纯只海	帖古迭
儿	大达里	咬住		

乞失里黑，斡罗纳和氏，与弟巴歹俱为也客扯连牧马。也客扯连者，合不勒罕之孙，始附太祖，后与阿勒坛、忽察儿等间太祖于王罕，潜谋来袭，也客扯连至家，与其妻言之，且曰：“今设有人往报帖木真，不识彼将何以赏之？”时巴歹适送马乳至，闻基语，出告乞失里黑，乞失里黑往侦之，见也客扯连之子纳都客延坐帐外，磨镞自言曰：“汝自饶舌，安能防人之口？”乞失里黑谓巴歹曰：“信矣。”二人即乘夜告于太祖，避于卯温都儿山阴，太祖灭王罕，又王罕撒帐、金酒器并管酒局之人赐之。太祖即位，乞失里黑、巴歹并封千户，赐号答刺罕。遇大宴喝盏，乞失里黑从太祖征西域，平西夏，俱有功，双从太宗伐金，以病卒。

子塔里察，从睿宗间道攻河南，又从塔察儿破察州，以功

赐顺德为食吧。孙囊家台，从宪宗伐蜀，卒于军中。

抄兀儿，沼列台氏，事太祖为麾下部曲。太祖驻兵彻彻儿山，哈刺赤、散只儿、朵鲁班、塔塔儿、宏吉刺、亦乞列思诸部会坚河忽兰也吉之地，谋奉札木合为局儿可汁潜师来袭。有塔海哈者，与抄兀儿为婚媾，抄兀儿往视之，并辔而行。塔海哈以鞭筑其肋，抄兀儿回顾，塔海哈目之。抄兀儿悟，乃下马佯卧，塔海哈遂以诸部之谋告之曰：“事急矣，汝将何往？”抄兀儿大惊，即驰还，遇火鲁刺人也速该，言其事。也速该曰：“我左右只幼子及家人火力台耳。”因使火力台偕抄兀儿住，且誓之曰：“汝至彼，惟见帖木真夫妇及我媾哈撒儿则告之，苟泄于他人，必断汝彩腰臂。”中道遇忽兰八都哈喇蔑力吉台之游兵，为所执。其人亦必附太祖，赠以獭色马而释之。既双遇送髻车白帐于札木合者，抄兀儿疾驰获免。见帝，悉以所闻告之。帝以兵迎战于海刺儿阿带亦儿浑之野，札木合败走，宏吉刺部来降。太祖赐抄兀儿以答刺罕之号。卒。

子那真事世祖为也可扎鲁花赤。那真卒，子伴撒袭。伴撒卒，了火鲁忽台袭，致和元年执倒刺沙使者察罕不花并其金字圆牌献于文宗，赐金带。尝奏言：“有犯法者治之，当自贵人始；穷乏不给者救之，当自下始。如此，则得众心。”其言最切于时弊云。

哈散纳，怯烈氏。从及祖征王罕有功，同饮巴渚泐纳水。后管领阿儿浑军，从平西域，下薛迷斯干诸城。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寻麻林。寻授平阳、太原两种达鲁花赤，兼管诸色人匠。卒。

子捍古伯，从宪宗攻钓鱼山有功，卒。

绍古儿，麦里吉台氏，太祖时，同饮巴渚泐纳水，扈从亲征。已而从破信安，略地河西，赐金虎符，授洺磁等路都达鲁花赤。复从破河南。太宗命领济南、大名、信安等处军马。宪宗元年，卒。

子拜都袭。拜都卒，子忽都虎袭，移睢州。从世祖渡江，攻鄂州，还镇恩州。中统三年，从征李璫有功，寻命修邳州城，率所部镇淮南。十一年，从丞相柏颜渡江，有战功，又从参政董文炳攻沿海郡县，还镇嘉兴，行安抚司事，十二年，加昭勇大将军，职如故。十四年，授喜兴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寻擢镇国上将军、黄州路宣慰使，寻罢黄州宣慰司，复旧任。十六年，改授浙西道宣慰使，加招讨使。奉诏征占城，以其国降表、贡物入见，帝嘉之，厚加赏赉。二十四年，从征交趾，明年还师，授邳州万户府万户。三十年，卒。

铁迈赤，合鲁氏，善骑射。初事忽兰皇后帐前为桐马官。从太祖定西夏。又从皇子阔出、行省铁木答儿定河南，累有战功。宪宗伐宋，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云南捣宋，与诸军合。时世祖方围鄂州。闻兀良哈台至长沙，遣铁迈赤将劲卒千人，铁骑三千迎之。兀良哈台得援，始抵江夏，世祖即位，从讨阿里不哥于昔木土之地。至元七年，授蒙古诸万户府奥鲁总管。十九年，卒。

子八人，虎都铁木禄最显。

虎都铁木禄，字汉卿。好读书，与士大夫游。其母姓刘氏，故人又称之曰刘汉卿。仁宗尝谓左右曰：“虎都铁木禄字汉卿，虽汉之名卿，何以过之，汝等以汉卿称之宜矣。”

至元十一年，从丞相伯颜伐宋。既入临安，遣视宋宫室，

护帑藏。谕下明、台等州，又从平章奥鲁赤入觐，授忠显校尉、总把，再转昭信校尉。改奉训大夫，荆湖占城等处行中书省理问官。一日，以军事入奏，世祖大悦，曰：“虎都铁木禄辞简意明，令人乐于听受。昔以其兄阿里警敏，令侍左右。斯人顾不胜耶？”敕都护脱因纳志之。

平章政事程鹏飞建议征日本，奏为征东省郎中，帝顾脱因纳曰：“鹏飞南士也。犹知其能。姑听之，候还，朕当擢用。”征东省罢；征虎都铁木禄还。丞相阿里海牙遣郎中岳洛也奴奏留之。

二十年，从皇子镇南王征交趾。北还。时桑哥方擅威福，遂告归。二十八年，哈刺合孙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询旧人知方面之务者，众荐虎都铁木禄，遣使驿致武昌，后奏事京师，称旨，擢给事中，台臣奏为广西海北道廉访司副使，陛辞，帝留之旧职。三十年，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奏伐交趾。造战船五百于广东。帝曰：“此重事也，须才干者济之。”遂以虎都铁木禄督其事，敕曰：“汝还，当显汝于众。”未几，帝崩，改福建行省郎中。累迁中顺大夫、湖南宣慰司副使。

峒酋夸雄叛，奉诏谕之，雄为帖服。改河南行省郎中，擢同金枢密院事，拜礼部尚书。大臣奏核实江南民田，虎都铁木禄奉诏使江西，以田额旧定，重扰民不便，置不问。止奏茶、漕置局十七所，以七品印章敕授局管五十一员，增中统课缗五十万。转兵部尚书，阶正议大夫。未几，出为荆湖北道宣慰使，进中议大夫，已命复留之。

延佑三年，浙东商舶以贸易激变，遣虎都铁木禄宣慰闽、浙。后卒于官。从子塔海。

塔海，少隶土土哈部下充哈刺赤，至元二十四年，扈驾征乃颜。二十六年，入觐，帝命充实儿赤，扈驾至和林，赐只孙

服。大德四年，授中书直省舍人，迁中书客省副使。武宗即位，赐中统钞五百锭。寻进和林行省理问所官，改通政院佾事，历和宁路总管，改汴梁路。

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有司绳以峻法，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出，民多逃窜。塔海言其弊于朝。由是省虚粮二十二万石。后改庐州总管，有飞蝗北来，民患之，塔海祷于天，蝗自引去，亦有坠水死者，人皆以为异。岁饥，民乏食，开仓减直糶之，全活甚众。

天历元年，枢密院奏以塔海守潼关及河中府，赐白金、钞、币，宣授佾书枢密院事。未几，西军犯南阳，塔海督诸卫兵御之；赐三珠虎符，进大都督，阶资善大夫。卒。

拜延八都鲁，札刺台氏，幼事太祖，赐名八都鲁，太宗七年，命领所部兵，与塔海甘卜出秦、巩入蜀，有功。

宪宗三年，又与总帅汪德臣立利州城。四年，破宋军鹿角寨，夺其军资。七年，从都元帅纽邻城成都及围云顶山，宋将姚统制降。帝亲征，纽邻进兵涉马湖江，留拜延八都鲁镇成都，降属县诸城，得其民，悉抚定之，赐黄金五十两、衣九袭。诸王哈丹、乃欢、脱脱等征大理还，命拜延八都各率兵迎之。道过新津寨，与宋潘都统遇，一战败之，中统二年，元帅纽邻上其功，授蒙古奥鲁官。

子外貌台，孙兀浑察。至元六年，拜延八都鲁告老，兀浑察代领其军，从行省也速答儿征建部有功。十六年，从大军征斡端，又有功，赏银五十两。二十一年，诸王术伯命兀浑察屯乞失哈里之地，以御海都时敌军众。兀浑察以勇士五十人拒之，擒其将也班胡火者以献。王杜之，以其功闻，赐银六百两、钞四千五百贯，授蒙古军万户，赐三珠虎符。三十年，卒。

次子袭授曲先塔林左副元帅，寻卒。弟塔海忽都袭，进镇国上将军都元帅，改授四川蒙古副都万户。至治二年，以疾退。子勃罗帖木儿袭。

纽儿杰，脱脱里台氏。身長八尺。善骑射，能造弓矢。尝道逢太祖骑士别那颜，邀与俱见太祖，视其所挟弓矢甚佳，问谁造者，对曰：“臣自造之。”适有野鳧翔于前，射之，获其二，并以二矢献而退。别那颜从之至所后，见其子布智儿，别那颜奇之，许以女妻。布智儿父子遂俱事太祖。纽儿杰赐号拔都，宪宗时卒。

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宪宗即位，以布智儿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包赤，印造宝钞。赐七宝全带只孙十袭，又赐蔚州、定安为食邑。

布智儿性酷暴，一日杀二十八人，内一人既杖，复追斩以试其刀，为世祖所切责。世祖即位，布智儿附阿里不哥，有二心，帝徙布智儿于中都，使孟速思监护以往。未几，卒。

子四人：长好礼，事世祖，备宿卫。丞相伯颜伐宋，奏好礼督水军攻襄樊，从渡江入临安，以功擢昭毅大将军、水军翼万户府达鲁花赤。次别帖木儿，吏部尚书。次补儿答思，云南宣慰使。次不兰奚，袭兄职为水军翼万户招讨使，镇江阴，移通州。子完者不花，辽阳省理问。

俺木海，八刺忽解氏。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尝问攻城之策，对曰：“攻城宜炮石，力重而能及远。”帝

即命唵木海为炮手。九年，木华黎南伐，帝谕之曰：“唵木海言，攻城用炮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赐金符，授随路炮手达鲁花赤。唵木海选五百余人教之，后平诸国，多赖其力。

太宗四年，从围南京。宪宗二年，特授虎符，摧都元帅。从宗王旭烈兀征木剌夷，报达，俱有功。卒。子忒木台儿。

忒木台儿，以战功授金符。袭炮手总管。至元十年，筑正阳东西二城，置炮二百，与宋大战，却之。十三年，从丞相伯颜伐宋，驻军临安之皋亭山，同忙古歹等八人，率甲士三百入宋宫，取传国宝。宋太后请解兵延见内殿，期明日出降。至期，果遣贾余庆等奉玺宝至军前。以功技行省断事官，复令其于忽都答儿袭炮手总管。

十四年，进昭勇大将军、炮手万户，佩元降虎符，镇平江之常熟。州有乱民拥众自称太尉者，行省会诸军讨之，忒木台儿父子自为一军，斩贼酋戴太尉，擒朱太尉。十五年，兼平江路达鲁花赤。寻改徽州、湖州。卒。忽都答儿后擢炮手万户，改授达鲁花赤。卒。

抄儿，别速氏。从太祖平诸国有功。又从伐金，殁于阵。

子抄海，从平山东、河南。复殁于阵。

抄海子别帖，从世祖攻鄂州，又从忽哥由太子西征大理国，亦战歿。

别帖子阿必察，至元五年授蒙古千户，赐金符，从伐宋，渡江，夺阳罗堡，擢宣武将军、蒙古军总管，领左右手两万户。下广德，又从阿里海涯袭琼州，帅死士夺白沙口。十六年，命管领侍卫军。卒。

纯只海，珊竹台氏。宿卫太祖，从征西域有功。太宗五年，授益都为行省军民达鲁花赤，从塔出攻拔徐州。九年，以益都为诸王伊克分地，改京兆行省都达鲁花赤。至怀州，大疫，士卒多病，遂留镇怀孟。未几，代察罕总兵河南，复授怀孟路达鲁花赤。

十一年，同官王荣潜怀异志，伏甲，执纯只海，断其两足跟，复以帛塞其口，置佛寺中。纯只海妻喜里伯伦率众夺出之。纯只海从二子走旁郡，乞援讨杀荣。帝遣使至怀孟，以荣妻孥资产赐纯只海，驱城中万余人至郭外戮之。纯只海力争曰：“罪在荣一人，于民何与？若朝廷怒使者不杀，吾任其咎。”使者还奏，帝韪其言。纯只海给荣妻孥券，纵为良民，以其宅为官廨，一无所取。郡人德之，为立生祠。入觐，帝以纯只海太祖旧臣，赐第于和林。寻卒，敕葬山陵之侧。皇庆初，赠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温国公，谥忠襄。后又赠宣忠协力崇仁佐运功臣，进封定西王。

六子，知名者曰塔出，曰昂阿刺，曰大达立。塔出，袭管军总管，早卒。昂阿刺，袭怀孟路达鲁花赤。孙台加，瓜州等处达鲁花赤，改镇守徽州路泰州万户府达鲁花赤。卒，子脱烈袭。脱烈子帖古迭儿。

帖古迭儿，字元卿。袭父职，治军严整，百姓安之。前后累平剧贼。漳州李志甫叛，江浙万户以兵会讨者九人。帖古迭儿伟貌虬髯，贼称为黄胡子万户，见辄败走。平居延接儒生，诂经义，恂恂如寒素云。

大达里，纯只海第六子也。中统初，兄塔出以管军总管卒，其母携塔出于黄头暨大达里入见，诏大达里袭兄职，大达里让

于黄头，上嘉其能让，别授大达里怀孟军奥鲁官。

中统三年，从大军破李璿。至元六年，从大军攻襄、樊，筑万山堡，俱有功。九年，宋将张顺自襄阳乘夜突，图走，大达里率所部以火攻之，尽歼其众，生擒都统副将四人，获战舰二十艘。又从大军围安阳堡。主将录前后功，奏上，世祖大悦曰：“大达里名闻，朕所知，他日当大用之。”赐白金、锦段有差。十一年，樊城降，进攻襄阳，大达里请说其守将纳款。及入城，守将吕文焕宴大达里于城楼，盟而出。后三日，文焕出降。伯颜与诸将议攻郢州，大达里言：“郢州据北岸，城坚，攻不易。”伯颜使大达里率千骑巡视形势，至黄家原，有小河入汉江约十里。归言：请越郢不攻，径渡江可也，众谓：“水浅，何以行舟？”大达里请编竹藉淖上曳之行，伯颜从之。郢将赵都统率万骑来追，大达里为殿，败之，斩赵都统，抵汉口。大达里言：“敌皆巨舰，吾舟十不当一。可分攻阳逻堡，夜以劲卒乘战舰溯流，捣其不备，南岸可得也。”伯颜、阿术与大达里意合，话旦，遂登南岸。鄂、汉、黄、蕲既下，伯颜留大达里与郑鼎守蕲州，曰：“以鼎之勇，大达里之智，足以御敌矣”。

十三年，移大达里守建德。未几，衢、婺等州皆叛，宣抚使唆都讨之。大达里宴唆都于射圃，众报贼且至，大达里与诸将击球为乐，如不闻。密与唆都引兵出，大破之，境内以安。十七年，赐金虎符，迁福建道宣慰使兼万户。卒。赠平章政事、柱国、温国公，谥恭惠。

子和卓，袭总管，次帖木儿，吏部郎中；次咬住；次合刺，万户。

咬住，以功臣子入直宿卫。从大达里下襄、樊，所至有功，

授行军上千户。大达里卒，以昭勇大将军、虎符万户，将其父军。寻奉旨：“尔祖纯只海，事太祖，征带阳汗、回鹘、唐兀，尔父大达里，佐俾颜、阿术伐宋；尔惟胄嗣，可任父官。”即授镇国上将军、福建宣慰使、管军万户。

时江南初定，多反仍，咬住弭乱未萌，民翕然颂之。未几，改怀孟万户府达鲁花赤，又换建德路达鲁花赤。杨振龙叛，咬住擒斩之。行省责咬住擅发兵，竟抑其功赏，咬住词不屈。又从行省平章史杠讨处、婺二州贼，释俘口万余。

至元二十九年，省臣入觐，奏咬住劳绩。帝曰：“咬住，朕所知者。”擢征行左军元帅。

咬住在镇十年，律下严，无敢恣横者。大德二年，致仕。以子察罕袭职。七年，起为大宗王府也可札鲁花赤。至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温国公，谥懿靖。子铁木儿，袭万户，官至章佩太监。

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七

	阔阔不花	按札儿	忙汉	拙赤哥
肖乃台	抹兀答儿	兀鲁台	脱落合察儿	
吾也而	拔不忽	槩直膺鲁华	撒吉思卜华明	
安答儿	乃丹	忒木台	奥鲁赤	脱桓不
花				

阔阔不花，按摊脱脱里氏。魁岸，有膂力。太祖命木华黎伐金，分水马赤为五部，各置将一人，阔阔不花为五部前锋都元帅。性不嗜杀，以威信服人。略定滨、隶诸州，俘流民四百余口，俱籍其姓名，遣归乡里。徇益都，守将迎降，悉以财物分赐将士。

太宗四年，从大军攻汴，分兵渡淮，略寿州，射书谕以祸福。城人感泣，以彩舆奉金公主开门送款。阔阔不花下令，军士擅入城剽掠者死，城中帖然。公主，哀宗之姑，东海郡侯女，所谓小四公主者也。

八年，太宗命五部将分镇中原；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札儿镇平阳、太原，孛罗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括民匠，得七十二万户，以三千户赐五部将。阔阔不花

得户六百，立官治其赋，俾置长吏，岁给五户丝。以疾卒。

子黄头代为木马赤都元帅，从丞相伯颜伐宋，道卒。子东哥马袭职，累迁右都威卫千户，卒。

按札儿，客列亦秃别千氏。从太祖伐金，寻隶国王木华黎麾下，充五先锋之一，转战河北、山东、山西及辽左，无役不从。

太祖十四年，河中府降，木华黎北还，以按札儿领前锋总帅，摄国王事，统所部屯平阳。金将乞石烈牙吾答屯陕西，窥伺河东，畏按札儿成名，不敢犯。十七年，元帅石天应守河中，作浮桥于河，通陕西。明年正月二日，金将侯小叔自中条山乘夜来袭，城陷，天应死之。小叔烧浮桥以自守。按札儿自平阳进兵，攻杀小叔，复取河中。

是年三月，木华黎卒，孛鲁嗣国王，以平阳重地，仍令按札儿屯戍。太宗元年，金将武仙围潞州，嗣国王塔思由大同南下援之。武仙退驻州东十余里，塔思至，营垒未定。是夜，金将布哈来袭，我军战不利，按札儿之妻奴丹氏被获，送于汴京。金主闻按札儿名，因召见奴丹氏，谓之曰：“今纵尔还，能偕尔夫来，当有厚赏。”奴丹氏佯诺之，遂得还。太宗闻而嘉之，诏奴丹氏预前锋事。

二年，按札儿从驾围风翔，明年克之。四年正月，又从塔思会拖雷兵，破金师于钧州三峰山。四月，车驾北还，留按札儿偕都元帅速不合围汴。城中识按札儿旗帜，惧曰：“其妻犹勇且义，况其夫乎！”金亡，论功，赐平阳广大百十有因、驱户三十、猎户四。未几，卒。二子：曰忙汉，曰拙赤哥。

至元十五年，忙汉为管军千户。先后从征乃颜、海都。二

十七年，授蒙古侍卫亲军千户，佩金符。元贞元年，命领探马赤军，从宗王出伯西征。改授昭信校尉、右都卫成千户。大德元年，召还。至大四年，卒。子乃蛮袭。

拙赤哥，从世祖渡江，围鄂州。至元三年，从诸王不者克征李璫，战死。

子阔阔术，为御史台都事。三十一年，国王速浑察之孙硕德既歿，家有故玺，将鬻之，命阔阔术以示中丞崔彧、御史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秦玺也。彧献之皇太子妃，赐阔阔术钞二千五百贯、金织文缎二。成宗嗣位，授阔阔术金汉中道廉访司事，终廉访使。

肖乃台，客列亦秃别干氏。以忠勇侍太祖左右。时木华黎、博尔本为左右万户，太祖从容间肖乃台：“汝愿谁属？”对曰：“愿属木华黎。”即赐金符，领蒙古军，隶木华黎麾下为前锋。

二十年，武仙杀史天倪，据真定以叛。监军李伯佑求援于嗣国王孛鲁，孛鲁命肖乃台帅蒙古兵三千，与史大泽兵合进逼中山。仙遣骁将葛铁枪来拒，肖乃台击之，败诸新乐。会日暮，阻水为营。贼宵遁，遂取中山、无极，进拔赵州。仙弃真定，奔双门砦。肖乃台与天泽入城，抚定其民。未几，仙潜结水军为内应，夜开城南门纳仙。肖乃台仓卒以步卒七十大逾垣奔藁城。迟明，部曲稍集，势复振，还攻真定。仙奔西山抱犊寨。将士忿城民反覆，驱万余人出，将屠之。肖乃台曰：“反覆在贼，小民被其迫胁，何罪焉？若不胜一朝之忿，匪唯自屈其力，且坚他城下降之心。”杀叛者三百人，余尽释之。

初，仙之叛也，其弟贵质国王中军，闻而遁去。肖乃台遣弟撒寒遣及于紫荆关斩之，俘其妻子而还。肖乃台遂逾太行，

拔太原长胜寨，斩仙治中卢奴。引兵而东，败宋将彭义斌，追斩之。至大名，守将苏椿以城降。进败金安抚王立刚于阳谷，金东平行宫蒙古纲弃城遁，别将邀击败之，遂定东平。又与蒙古不花徇河北怀、卫、孟诸州。

太宗四年，从大军渡河，徇睢阳。至阳驿后，遇金将完颜兀里及庆山奴，临阵折兀里。庆山奴走，马蹶，擒之。五年，金哀宗入蔡，塔察儿会宋师围之。肖乃台与史天泽分攻城北面。六年正月，结筏渡汝水，血战连日，克之。金亡，肖乃台功多，命并将史氏三万户军，镇东平。八年，赐食东平三百户，且命严实为治第宅，分拔牧地，日膳供二羊及衣粮等。以老病卒。子七人，抹兀塔凡、兀鲁台最知名。

抹兀培儿，从嗣国王忽林池行省于襄阳，略地两淮。宪宗八年，从世祖渡江，攻鄂州。中统元年，从讨阿蓝答儿、浑都海，有功。二年，从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三年，从平李璫。授提举本投下诸色匠户达鲁花赤。卒。子四人，火你赤，江南行合御史大夫。

肖乃台次子兀鲁台，中统三年从百高山奉旨拘集探马赤军，授本军千户。至元八年，授武略将军，佩银符。十年，从攻樊城，以功换金符。十一年，从渡江伐宋，以功累进武节将军。明年四月，卒于军中。

子脱落合察儿袭职，从参政阿剌罕攻独松关，授宣武将军，寻命管领侍卫军。枢密院录其渡江以来前后功，十八年进怀远大将军。二十年，江西行省命讨武宁叛贼董琦，平之，换虎符，授江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十四年，移镇湖州，成张文惠、罗半天等啸聚，奉江西行枢密院檄讨之，斩成首罗大老、李尊长

等。卒于军。

吾也而，撒勒只兀歹氏。父图鲁华察，以武勇称。吾也而状貌甚伟，腰大十围。

太祖六年冬，与者别袭破东京。十年，从木华黎取北京，即北京总管、权兵马都元帅。金将挾鲁据惠和渔河口不下，击斩之。又帅史天祥禽赵守玉于兴州。明年，木华黎讨锦州张致，吾也而别将攻溜石山。致平，以功赏马十匹、甲正事。十二年，兴州监军兴儿叛，吾也而往讨，所乘马中箭殖，仍力战破贼。十五年，从木华黎围东平，先登陷阵，生挟二将以还。明年，从攻延安，不克，矢中右股。攻鄜州克之，禽金骁将张铁枪以献。又明年，从攻凤翔不下。

十八年，从嗣国王孛鲁征西夏。明年，克银州。二十一年三月。从郡王带孙围李全于益都，全降，所属三十余城悉下。太宗元年。入觐。命与札刺亦儿台豁儿赤征辽东。三年，又同征高丽，克受、开、龙、宣、泰、葭等十余城。高丽惧，请和，乃还。既而复叛，再讨之。十二年，攻拔昌、朔等州，高丽屡乞罢兵，吾比而谕之曰：“若能送质子则可。”十三年四月，王瞰乃以族子永宁公縉为己子，充秃鲁花，从吾也而入朝。以功为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七路兵马都元帅，佩虎符。

定宗时，高丽岁贡不入。宪宗即位，召问其事。对曰：“臣虽老，倘藉威灵，指挥三军，敌国犹可克，况东夷小丑乎？”帝壮其言，问饮酒几何？对曰：“唯所赐。”时有一驸马在侧，素能饮，帝命与角饮为笑，赐锦衣、名马。俄谢病归。七年，复来朝，宪宗闵其老，曰：“太祖时老臣，独卿无恙。”赐赉甚厚，以其仲子阿海代之领军。八年秋九月，卒，年九十

有六。追封营国公，谥忠勇。子撒礼。

撒礼子拔不忽，幼颖悟，其师周正方更名之曰介，字仲清。初为同知北京转运司事，累迁濮州尹、平滦路总管、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移山北淮东道，召为刑部尚书，复除江东宣慰使。以病目去官，延名儒张^须立、吴澄教其子。至大元年卒。

槩直膺鲁华，蒙吉克烈氏。率其部二百人从太祖征乃蛮、西夏有功。及伐金，使为木华黎前锋，袭金群牧监获战马甚众，分属诸军，军势大振。七年，从破辽东、西诸州，唯东京未下，获金使，遣往谕之。槩直膺鲁华曰：“东京，金旧都，备严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计破之可也。请易眼与其使偕往说之，彼将不疑，俟其门开，以大军赴之，则克矣。”如其计，遂取东京。后从攻大名，中流矢卒。武宗时，赠太傅，追封卫国公，谥武敏。子撒吉思卜华。

撒吉思卜华，嗣其父职。太宗元年，赐金符，安辑河北、山东诸州。史天泽为真定、河间、济南、东平、大名五路万户，命撒吉思卜华佩金虎符以达鲁花赤监其军。

金宣宗徙汴，立河平军于新卫以自固。撒吉思卜华数攻之，不拔。四年正月，太宗自白坡济河而南，撒吉思卜华渡自河阴，攻郑州，守将马伯坚降。及金哀宗出奔，帝命撒吉思卜华追蹙之。会其节度使斜捻阿卜弃新卫赴汴，撒吉思卜华遂入而据之。明年正月，哀宗自黄陵冈济河。撒吉思卜华与其将白撒战于白公庙，败之。

哀宗走归德，撒吉思卜华薄北门而军，左右皆水。史天泽言于撒吉思卜华曰：“此非驻兵之地，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

矣。”不听。先是，河北之战，金将蒲察官奴之母为蒙古军所得，挟之采为诱降计。官奴即因母与忒木合约和，诡言欲劫金主降。忒木台信之，还其母，因定和计。官奴日往来军中讲议，或乘舟中流会饮，探知撒吉思卜华营在王家寺。遂以五月五日，帅其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出南门登舟，由东而北。我军习见官奴往来，犹以为议和也，不设备。是夜，杀我外堤逻卒，四更至王家寺斫营。我军仓卒接战，官奴军小却，以小船载其军七十人自后夹攻。撒吉思卜华腹背受敌，一军皆覆，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

金亡，命大臣忽都虎料民分封功臣。撒吉思卜华妻杨氏自陈曰：“吾舅及失皆死国事，独见遗，何也？”事闻，赐新卫民二百户。撒吉思卜华赠太师，追封卫国公，谥忠武。弟明安答儿。

明安答儿，善骑射。撒吉思卜华战歿，嗣国王塔思承制以明安答儿领其行营。寻授蒙古汉军万户。后从围淮安，因粮于敌，未尝匮乏，军士咸乐为用。宪宗三年，从昔烈门太子伐宋，卒于钧州。赠太保，追封卫国公，谥武毅。

子膺虎，从世祖北征叛王，挺戈出入其阵。帝壮之，赐号拔都，赐白金四百五十两。从讨李璫，亦有战功。次子普兰溪，光禄大夫、徽政使。

乃丹，达里伯氏。其部落在和林之外千余里，世有都刺合之地。乃丹闻太祖起兵，率其众来附，命隶国王木华黎部下，从收云中、九原，取辽西，俱有功。卒。子二人：忻都、合刺。

忻都，以材武从国王平河朔，早卒。子儿人：哈刺、朵忽兰、瘦瘦儿、阿里罕、爱不哥察儿、忽里罕、万奴、众家奴、

忙驴，皆有勇略，常为诸军冠。忽里罕、万奴、阿里罕子高奴及合刘子纽邻，俱战及。爱不哥察儿，至大元年授宣抚将军、韶州路达鲁花赤，卒。子纳怀，廉镇端直，武宗闻其名拜监察御史，累官吉安路总管，兼管劝农事。

忒木台，札利台氏。祖豁火察儿、父朔鲁罕俱骁勇、善骑射。太祖亲征，豁火察儿常为前锋。朔鲁罕，从太祖败金人于野狐岭，中流矢，帝亲为傅药。及卒，帝叹息曰：“朔鲁罕，吾之一臂，今亡矣。”赐其家马四百匹、锦绮万段。

忒木台，从征康里，俘其部长以献。又从太祖征西夏有功。木华黎卒，命忒木台以行省领兀鲁、忙兀、怯烈、宏吉刺、札刺儿五部之众。河南平，赐户二千。从宪宗征蜀，卒于军。忒木台尝屯兵河南、太原、平阳，民德之。及卒，皆为立祠。子奥鲁赤。

奥鲁赤，早事宪宗，特见亲任，从攻钓鱼山。至元五年，又从阿木攻襄阳，授蒙古军万户。明年，赐虎符，袭父职，领蒙古军四万户。十一年，从伯颜渡江，围鄂州。遣许千户同宋俘持金符抵城东南门招之，守将张晏然以城降。迁昭毅大将军。大兵出独松关，宋兵败溃。

十三年，宋主降，分讨不下州郡，加镇国大将军、行省参知政事。未几，行湖北道宣慰使，诏括逃亡；有司拘良民千余人，无所归，众议隶于官。奥鲁赤曰：“民被兵，幸而骨肉完聚，复羁之可乎？”悉纵为民。征诣阙，赐赉优渥，擢行省左丞，行宣慰使。十八年，移宣慰司于澧州，讨平剧贼周龙等。复召入觐，进右丞，改荆湖行枢密院副使。

二十三年，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夏四月，诏诣上都，命

佐镇南王征交趾。以其子脱桓不花袭万户；既而，师出无功，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六年，以疾乞退，不允，改同知行枢密院事。

成宗即位，进光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卒，年六十六。赠推忠开武协运佐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郑国公，谥忠宣。二子：拜住、脱桓不花。拜住，蒙古亲军副都指挥使。

脱桓不花，行省左丞、蒙古军都万户。从世祖征乃颜有功。又佐仁宗入定内难，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进左丞相。卒，赠守忠翊正济美演德功臣、上柱国，追封郑国公，谥宣简。二子：普答刺吉、察罕估木儿。

普答刺吉，袭都万户，枢密副使。卒，赠保忠经武致德宣惠功臣、江西行省右丞，追封常山郡公，谥荣襄。

察罕估木儿，袭都万户。

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八

	阿刺浅	阿刺瓦而思	不别	斡都
蛮	哈只哈心	昔思铃部	爱鲁	小铃部
赵阿哥潘	重喜	塔本	阿里乞失铁木儿	
迭里威失	锁咬儿哈的迷失		曷思麦里	

阿刺浅，西域赛夷氏。赛夷者，西域族长之名，因以为氏。又称札八儿火者。火者，其官名也。太祖在巴泐渚纳，阿刺浅自汪古部驱驼羊，沿额而古涅河易绍驪，遇太祖，倾心归附。为饮巴泐渚纳水十九人之一。

太祖灭王罕及乃蛮太阳罕，欲伐金，乃遣阿刺浅使于金以覘之，金人不为礼。然往返之间，尽得金人虚实及道路之险易。太祖遂自将伐金：金人恃居庸之险，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以精兵守之。太祖召阿刺浅问计，对曰：“从此而西有间道曰紫荆口，骑行可通，臣尝过之。若勒兵出此，一日便至。”太祖留喀台布札与金守将相持，今阿刺浅前导，疾赴紫荆口。金人闻之。遣奥敦他兵拒守。比至，太祖兵已度隘，逆战于五回岭，大破之。时喀台等亦入居庸关。遂尽得金之险要。后太祖入中都，览山川形势，谓左右曰：“朕得至此者，阿刺浅之

功也。”又谓刺浅曰：“汝引弓四射，随箭所落，悉以地畀汝。”太祖北还，留阿刺浅与石抹明安等守中都，授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赐养老一百户。

栖霞道士邱处机，太祖闻其名，遣使征之。路过宣德，皇太弟斡赤斤遣阿刺浅逐之，并命护送至行在，及处机东归，又命阿刺浅送至中都。时山东新附，人多反侧，阿刺浅欲与处机弟子尹志平同往招谕之，处机不允。阿刺浅曰：“若大兵一到，杀戮必多，愿真人救之。”处机良久曰：“虽不能救，犹愈坐视其死。”乃为招谕书，俾志平与阿刺浅同往焉。处机语阿刺浅：“我尝识公。”阿刺浅曰：“我亦尝见真人。”他日，处机问：“公欲极一身贵显，抑子孙蕃衍？”阿刺浅曰：“身后富贵安在，有子孙以承宗祀足矣！”处机曰：“闻命矣。”后果如其言。

阿刺浅长身美髯，雄勇善骑射，每战被重铠，驰突如飞。兼通蒙古、汉语，前后凡九使金，皆得要领。太宗即位，设诸色站赤，命阿刺浅与脱忽察儿董其事。卒，年百十有八岁。赠推忠佐命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凉国公，谥定武。二子：阿里罕、明里察。

阿里罕，从父出入行阵，勇而善谋。宪宗伐蜀，为兵马都元帅。

子哈只，湖南宣慰使，赠推诚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凉国公，谥安惠。

哈只子：养安，陕西行省平章政事；阿思兰，太府监丞；补亨，太仆寺丞。

养安子阿葩实，太仆寺卿。

明里察，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凉国公，谥康懿。子：亦不速金，户部尚书；哈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

阿刺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仕回鹘为千夫长。太祖驻蹕八瓦耳之地，阿刺瓦而思率其部众来降，从太祖征西域。卒于军。

子阿刺瓦丁，从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年一百二岁。

子瞻思丁，有子王人：鸟马儿，陈州达鲁花赤；不别，隆镇卫都指挥使，忻都，监察御史，阿合马，拱卫直司都指挥使；阿散不别，骁勇善骑射，历事成宗、武宗、仁宗，计前后所赐褚币四十万缗，他物称是，阶荣禄大夫，三珠虎符。

子斡都蛮袭职。致和元年，自上都来降，丞相燕帖木儿以为裨将，率壮士百人，围灭里帖木儿等于陀罗台，擒以献，赐衣一袭及秃秃马矢甲、金束带各一，白金百两，钞二百锭。天历元年九月，充同佾行枢密院事。十月，从击忽刺台、马札儿等军于芦沟桥，败之，追至紫荆关，多所俘获，以功赐所籍倒拉沙子泼皮宅。二年，进同知枢密院。三年，以隆镇卫都指挥使兼领拱卫司。卒。

哈只哈心，阿鲁浑氏，西域人。太祖征西域，哈只哈心扼阿母河，筑垒坚守，力屈始降。太祖按剑问之，先断其发将戮之。哈只哈心正色对曰：“臣各为其主，非罪也。死不过污一席地，何恨，但恐无名尔。”太祖壮而释之。因进言：“失刺子城坚固，不易攻，请往招之。”太祖驻兵马鲁城，使哈只哈心单骑至失刺子谕以祸福，其酋遂内附。以功擢领怯伶口。既班师，隶皇孙旭烈兀部下。至元五年，卒，年一百十七岁。

子阿散，大名路税课提领。阿散子：昭都刺，大都路警巡达鲁花赤，凯霖，彰符路达鲁花赤。哈只哈必要于荀氏，阿散二子皆以荀为氏。

昔里铃部，河西人。自其父答尔沙必吉以上七世相西夏。必吉，译言宰相也。其先本沙陀部长，从唐赐姓为李氏，以别于西夏国姓为小李，后又讹为昔里。答尔沙官肃州铃部。生子以官配姓，名曰昔里铃部。又名益立山，在西夏累官沙州铃部。其兄以肃州铃部来聘，与馆接使察罕深柏结纳，输诚内附。及太祖围肃州，射书城外，约以城降。事觉，全家被害。太祖二十一年，昔里铃部遂率部曲来降，隶国王木华黎帐下。二十二年，与忽都帖木儿招谕沙州。其守将伪以牛酒犒师，伏发，忽都帖木儿马蹶，遣兵垂及，以已所乘马受之，使先奔，自乘蹶马为殿。木华黎壮其勇，问曰：“汝临死地，而易马与人，何也？”曰：“我新附者，战死不足轻重，不可陷国之宿将。”帝闻而嘉之。从克沙州，帝怒城久不下，欲屠之。泣请，曰：“臣亲属咸在，愿赐全宥，且抗命者数人，若屠城，恐坚未降者心。”许之，城人赖以获免。

太宗七年，从诸王征西域，至宽田吉思海。又从拔都征斡罗斯，攻拔也里赞城。十一年，至阿速灭怯思城，坚守不降。率死士十大蹶云梯先登，大呼曰：“城破矣！”众蚁附而上，遂拔之。赏西京名马，赐号拔都。十二年，班师。授千户，赐只孙为四时宴服。寻命佐也马赤为其部断事官。

定宗即位，授大名路达鲁花赤，先后与断事官合达及卜只儿同署燕京行省。宪宗元年，复为大名路达鲁花赤，佩金虎符。凡监大名十有四年，号今明肃，豪右屏息。一日，释菜庙学，见礼殿且圯，喟然曰：“泽宫若此，何以兴善于民。”即日完葺之。其邮传官署，皆以次修举。漳水岁泛溢，夹岸为堤，植槐柳于上以固崩啮，且充材木之用，后公私赖之。卒，年六十九。追赠太师，谥贞献。

三子：爱鲁；次罗合，大名路行军万户；次小铃部。

爱鲁，袭大名达鲁花赤，佩虎符。至元五年，诸王忽哥赤镇云南，使爱鲁将卫士从之。讨金齿诸部蛮，以射手五百人歼其众数千，诸部誓服。六年，再入金齿，定其租赋，招降火不麻等三十四砦。七年，改中庆路达鲁花赤，兼管爨焚军。

十年，赛典赤行省云南，使爱古疆永昌田。十一年，使阅中庆户籍，皆核其隐匿，增入甚多。初，世祖征云南，假道吐蕃，嫌其回曲。十三年，思、播二州平，改道从蜀入，命爱鲁开两道，陆出乌蒙，水由马湖江。乌蒙合都掌、圈豕、鹅夷诸称拒命，累战始服。自是，水陆邮传皆达叙州。又开左右两江道，达于邕州。平溪洞蛮獠五十余州。十三年，忙部、也可不薛叛，爱鲁讨平之，迁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使，兼招讨使。十六年，迁云南诸路宣慰使、副都帅。十七年，复立云南行省，拜参知政事。招将万人，合湖广、四川兵，讨罗氏鬼国，平之。十八年，乌蒙白水蛮杀万户阿忽以叛，复讨平之。

十九年，入觐京师，擢右丞。亦奚不薛再叛，与四川都元帅也速答儿、湖南行省脱理察合兵进讨。也速答儿以地炎瘴，转输不继，奏请旋师。诏许之，留药刺海屯其地。久之，亦奚不薛纳款，仁普诸酋皆降，得户四千。二十二年，乌蒙阿谋杀宣抚使以叛，爱鲁与右丞拜答儿讨之。拜答儿知爱鲁习山川道理，命诸将悉听指授，分道进兵，禽阿谋以归。

二十四年，进右丞，改尚书右丞。镇南王征交趾，诏爱鲁将六千人会之。自罗罗斯入交趾境，败其兵四万于兀木门，平三十八栅，先大军一月至王城，其王与世子皆乘舟遁于海。明年，师还，咸瘴疠，卒，年六十三。

爱鲁不吝赏赉，能得人死力，大小百余战，未尝败衄，为一时名将。赠银吉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毅敏。皇庆元年，加赠乘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封魏

国公，谥忠节。

三子：教化，特进中书平章政事，孝友有蕴藉，临事枯核；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政事；骨都歹，大名路达鲁花赤。

小钤部，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冬猎，民不堪命，监察御史姚天福按之，赂侍御史安兀失纳，天福又搜获其赂。奏闻，小钤部论死。

赵阿哥潘，土播思乌思臧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

祖巴命，官甲诸羌。

父阿哥昌，貌甚伟，有勇力，金贞佑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保莲花山，以其众来归。皇子阔端承制，以阿哥昌为垒州安抚使。时兵兴，城无居人，阿哥昌招抚流民，立城垒，课耕桑，以安辑之。年八十，卒于官。

阿哥潘，事亲以孝闻。从伐蜀，与宋都统制曹友闻屡战，胜负相当。以破大安功最，授同知临洮府事。破朝天关，从嘉陵江至阆州，获战船三百艘。攻利州，生得其刘太尉，败宋师于潼川。宋制置使刘雄飞进攻青居山，阿哥潘击之，宵溃，四川大震。进逼成都，略嘉定，平峨眉太平寨，擒其将陈侍郎、田太尉，余众悉降。大小五十余战，皆先登陷阵。

宪宗初，世祖以皇弟南征大理，道出临洮，见而奇之，命摄元帅，城益昌。时宋兵屯两川，堡栅相望，矢石交击，历五年而城始完。宪宗伐蜀，以阿哥潘为选锋，攻西安，下之，赐金符，授临洮府元帅。帝驻钓鱼山，合州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率杜士逆战，手杀数十人，坚引去。明日陛见，帝喜曰：“有臣如此，朕复何忧。”赏黄金五十两，赐号拔都。中统

元年，诏还镇临洮。岁饥，发私廩粟二千余石、芡菁子百石，以赈贫乏，人赖不饥。郡当孔道，传置旁午，有司弊于供给。阿哥潘以私马百匹充驿骑，羊千口代民输。帝闻而嘉之，诏京兆行省酬其直。阿哥潘曰：“我岂以私惠而邀公赏耶！”卒不受。以军事赴青居山，道为宋兵所这，战歿。

阿哥潘好畜良马，岁择五驹贡于朝，子孙遵之不替。先是勋臣子孙为祖父请谥者，帝每靳之，至是敕大臣锡以美谥，曰桓勇。

子重齐，始给侍皇子阔端为亲卫。从世祖征哈刺章，数有功。中统元年，浑都海反，从总帅江良臣引兵至拔沙河纳火石地逆战，以功授征行元帅。四年，从讨忽都、达吉、散竹台等，克之。诸王只必帖木儿承制，使袭父职为元帅。入觐，赐金虎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

时解军职而转民官者，例纳所佩符。有旨：“赵氏世世勤劳，其金符勿拘常例，使终佩之。”

重喜在郡，劝农兴学，省刑敦教，以善治闻。请致仕不许，诏其长子官卓斯结袭为达鲁花赤。擢重喜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卒，谥桓襄。

官卓斯结性静退，辞官闲处二十余年，仁宗闻其名，召不起。于寿，云南行省左丞。

塔本，伊吾庐氏。以好扬人善，人称之为曰扬公。父宋五设托陀，托陀者，其国主所赐号，犹华言国老也。

培本初从太祖讨诸部。复从围燕京，下平滦、白霄诸城，军士有妄杀人者，培本戒之曰：“国之本，民也。杀人得地，何益于国。且杀无罪，以坚敌心，非上意。”太祖闻而善之，赐金虎符，俾镇抚白霄诸郡，号行省都元帅，管内得承制除县

吏，死囚得专决。

久之，徙治兴平。兴平经兵火后，民户凋残。塔本召父老问所疾苦，为除之，民大悦，归者四集，塔本始至，户止七百，不二三年，乃至万户。出己马以宽驿人，官吏贷银，其子钱不能偿者，焚其券。与贫农耕牛，比岁告稔，民用以饶。太宗二年，诏以中山府、平定州及德州之平原县隶行省。六年，盗李仙、赵小哥作乱，塔本止诛首恶，宥其诬误。

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卒。遗命葬以纸衣瓦棺。赠推诚定远佐运功臣、太师、开储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忠武。子阿里乞失铁木儿。

阿里乞失铁木儿，嗣父职为兴平等处行省都元帅，其为治一遵先政，虽同僚不敢私役一民，从大军伐高丽。宪宗六年，卒。赠宣忠辅义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营国公，谥武襄。子阿台。

阿台，当袭父职。适罢行省为平滦路总管府，宪宗命阿台为平滦路达鲁花赤。始至，请蠲银、盐、酒等税课八之一，细民不征。

世祖即位，来朝，赐金虎符。诸侯王道出平滦，供给费银七千五百两，户部不即偿，阿台自陈上前，尽取偿以归。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至元十年，进怀远大将军。岁饥，发粟赈民。或持不可，阿台曰：“朝廷不允，愿以家粟偿官。”僚属始至。阿台必遗之盐、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剥民耳。”姻族穷者，月有带给，民有丧不能葬者，与之棺槨、布帛、资粮。滦州为古孤竹国，庙祀伯夷、叔齐以励风俗。

二十一年，进昭武大将军。二十四年，乃颜叛，献马五百匹佐军，世祖大喜，已而安得乃颜银瓮，亟以赐之。二十五年，

入朝，以疾卒。赠推忠宣力功臣、资德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永平郡公，谥忠亮。子迭里威失。

迭里威失，少好读书，成宗时入宿卫，授河西廉访司佾事，拜监察御史，迁淮西廉访副使，召为中书左司员外郎，改枢密院参议，迁判官。

延祐四年，授翰林侍谥学士，出为河间路总管。属岁饥，出俸金及官库所积赈之，活数十万人。河间当水路要冲，四方供亿皆取给焉。迭里威失立法调遣，民便之。复建言增置便习弓马尉一人，益逻兵之数，于是盗贼屏息，陵州奸民结党横行，迭里威失收系狱中，悉杀之，一郡肃然。后拜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子锁咬儿哈的迷失。

锁咬儿哈的迷失，年十二，宿卫英宗潜邸，掌服御诸物。英宗即位，拜监察御史，首言：“国家政柄，总归中书，不得隔越奏事。凡有奏行布告，并从中书省送国史翰林院，详定可否。”廷议赶之。著为令。至治元年春，诏起大刹于京西寿安山，锁咬儿哈的迷失与御史观音保、成圭、李谦亨上章极谏，以为东作方始，而兴大役，以耗财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岁在辛酉，不宜兴筑。初，司徒刘夔妄献浙右民田，冒领内帑钞六百万贯，丞相帖木迭儿分取其半，监察御史发其奸，遂嫉台臣，至是，帖木迭儿之子琐南为治书侍御史，密奏曰：“彼宿卫旧臣。闻事有不便，弗入告，乃讪上以扬己之直，大不敬。”帝遂杀锁咬儿哈的迷失与观音保，杖圭、谦亨，琮而窜之。

泰定初，赠锁咬儿哈的迷失资德大夫、御史中丞、上护军，追封永平郡公，谥贞愍。赐其妻子钞五百贯、良田千亩，仍树碑于墓道以旌之。

曷思麦里，西辽虎思斡儿朵人。事西辽主直鲁古，为柯散

城八思哈长官。太祖遣哲别伐西辽，时乃蛮太阳罕子古出鲁克已篡直鲁古之位。者别至垂河，曷思麦里率柯散等城官史迎降。者别以局思麦里为前锋，引大军逾葱岭，追斩古出鲁克于撒里黑昆，传首殉未下诸城，皆望风款服。

太祖十四年，从者别渡阿母河，入呼拉商，追货勒自弥苏尔滩，战于秃马温山。遣至可疾宁城西可隆堡，射伤苏尔滩之马，收其珍宝而还。中途攻破玉儿堡，获苏尔滩之母、妻。又取谷德痕城。未几，可疾宁亦降，乘胜略西北邻部阿在儿拜展，其酋鄂思贝克隆。遂驻冬于麦加，招降西南山中曲儿忒种人，略曲儿只部。

十五年，者别再入曲儿只，曷思麦里仍为前锋。以道路险阻，退而东行，渡古尔河，破设里汪之沙马起城。进攻擒耳班，逾太和岭，败阿速军，乘胜入奇卜察克。明年冬，自阿速履冰渡黑海，入于撒吉刺之地，招降黑林城。十七年，乞卜察克以斡罗思援军至，大军与战于孩儿桑，大败之，事具《者别传》。

十九年，大军凯旋，者别中遣卒。曷思麦里率所部东还。会太祖亲征西夏，曷思麦里以所获珍宝及七宝伞觐帝于阿刺思不别思行在所。帝顾谓群臣曰：“者别尝称曷思麦里之功，其躯干虽小，声闻甚大。”就以所进珍宝，听称为自取。仍命与薛赤几儿同为必阁赤。曷思麦里言：“向所招降人，尚留亦利八里，愿率以从征。”许之。

太宗三年，从车驾伐金，次怀孟州，命领奥鲁事。明年，从败金人于三峰山，授怀孟州达鲁花赤，佩金符。五年，金中京留守强伸来寇，曷思麦里与昔里吉思、锁刺海等力战，却之。又遣蒲宗寒奴、乞失里札鲁招降金总帅范真。是年，太宗又以曷思麦里宣劳西域有年，命其二子捏只必、密里吉分袭怀孟达鲁花赤、必阁赤。曷思麦里以札鲁忽赤归西域。行省帖木迭儿

奏留之。明年。进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所隶州县，不从命者，承制得籍其家。宪宗元年，卒。

密里吉袭怀孟达鲁花赤，中统三年，从征淮西，战歿。

史臣曰：“曷思麦里，西辽旧臣也。藉蒙古之兵，臬古出鲁克以复故国之仇，可谓义烈。虽功名逊于者别，其忠于所事，则非者别所及也。”

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

札刺亦儿台豁儿赤

塔出 阿只乃

怀都 塔孩拔都儿

阿塔海 速哥

忽兰 失鲁孩

麦里 昔里吉思

札刺亦儿台豁儿，札刺亦儿氏，以氏为名，亦译为撒里塔。事太祖为宿卫。契丹人乞奴、鹁儿、喊舍等驱辽东遗民渡鸭绿江，窜据高丽江东城。十二年，以哈真为元帅，“札刺亦儿台副之，帅蒙古军，兼督耶律留可契丹军、蒲鲜万奴将完颜子渊军。讨之。破和、孟、顺、德四城，麟州都领洪大纯帅其子福源迎降。十二月，使著古与至高丽乞粮，且征兵。商面输米千石，遣其将赵冲、金就砺帅师来会。又明年正月，契丹平，札刺亦儿台与冲约为兄弟，冲请岁输贡赋。札刺亦儿台曰：“道路梗阻，汝国来往不易，我目每岁遣使不过十人，可赍以去也。”于是高丽王瞰进其权阉门祗候尹公就中书注书崔逸持牒文采行营。遣使报之。定约而还。十五年，著古与再使商丽归，盗杀

诸途。由是与高丽绝信使者七年。

太宗初，金平章温迥罕哥不霭行省于辽东。连结高丽与蒲鲜万奴以拒命。太宗命札刺亦儿台帅北京元帅吾也而、辽王薛阁，义、川等州节度使王荣祖，都提控耶律捏儿等渡辽，先讨哥不霭，拔益州、宜城等十余城，哥不霭走死。

三年，追讨高丽杀信使之罪，遂围新兴镇，屠铁州，洪福源帅降民千五百户导札刺亦儿台攻州郡之未附者。九月，至西京，大黄花州，克宣郭州。取披邑四十余。使阿儿秃与福源招谕王瞰，使其弟淮安公佺请和。十一月，后平州。元帅唐古拔都儿箐至王京。王瞰遣御史闵曦犒师。十二月，蒙古军分屯王京城外，闵曦复来犒。札刺亦儿台遣使持牒入城谕降。王瞰使弟佺献方物。札刺亦儿台复征贿，王瞰又献国赐，且遣使上表自陈。札刺亦儿台遂承制置京府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也速迭儿帅探马赤军留镇之。

明年正月，率所部先归，遣使二十四人持玺书谕高丽王。三月。王瞰遣中郎将池义深、录事洪巨源、金谦等赍目赆牒文送札刺亦儿台行营。四月，又进其上将军赵冲及御史薛慎来上表称臣，献方物。五月，帝以将征蒲鲜万奴，遣使九人征兵高丽。七月，高丽权臣崔瑀胁迁其王于江华岛，并遣内侍复昌往北界诸城，夺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弓矢，达鲁花赤射杀之。八月，其西京巡抚闵曦亦谋杀达鲁花赤，不果。是月，札刺亦儿台复奉命讨高丽。先贻书诘贡王瞰，瞰一再答书自辩。十二月。札刺亦儿台至王京，攻处仁城，为高丽人金允佳所射杀，别将帖可引军还。子塔出。

塔出，以勋臣子，至元十七年授昭勇大将军、东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十八年，召见，赐钞六十锭，旌其廉勤，授开元等路宣慰使。二十二年，入觐，帝慰劳久之，且问曰：“太祖

命尔父札刺亦儿台圣旨，尔能记否？”塔出奏对称旨，帝嘉之，奶以玉带、弓矢，拜龙虎卫上将军、东京等路行中书省右丞。复授辽东追宜慰使。

塔出探知乃颜谋反，遣人驰驿上闻。命领军一万偕皇子爱牙赤各御之。女直、水达达官民与乃颜连结，塔出遂弃妻子，率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与乃颜党太撒拔都儿等合战，两中流矢，其党帖哥、抄儿赤等欲袭攻皇子，塔出扈从皇子渡辽水。乃颜军来追，塔出转斗而前，射其将帖古歹，镞出于项，坠马死。追兵始退。遂还军懿州。州老幼千余人，焚香罗拜追傍，泣曰：“非宜慰公，吾属无遗种矣。”塔出至辽西黑山北小龙泊，得叛将史秃林台、卢全等纳款书，期而不至，即遣将讨擒之，又获其党王赛哥。复与曲迭儿大王等战，破之，将士欲俘掠，塔出禁止之。与诸将汉爪、脱脱台等造乃颜余党，北至金山。帝嘉其功，召赐黄金、珠玑、锦衣、弓矢、鞍勒。

二十八年，赐明珠虎符，充蒙古军万户。是年，讨哈丹于女直，还攻建州。明年，哈丹涉海南，奔高丽。塔出复进兵讨之。入朝，赐珍珠上服，拜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兼蒙古军万户，卒。子答兰帖木儿，中奉大夫、辽阳省各知政事。

阿只乃，亦译为阿术哈，斡罗纳儿氏。与饮巴泐渚纳水。太祖元年，授千户。屡从征讨，赐银印，领兵收附辽东女真，还，赐金甲、珠衣、宝带。从太祖征西复，大战于额里合牙。西夏主李睨惧，乞降，来朝行在。时帝已崩，脱栾扯儿必遵遗诏杀之，分给西夏主资产于阿只乃。复从太宗伐金，下宿、泗等州二十余城。诸王闵阿只乃年老，命其子不花代领军职。

中统二年，不花卒。子幼，以兄子怀都袭。

怀都，从亲王哈必赤讨李璿，围济南。夏四月，璿夜出兵冲突，怀都力战，斩首百余级，俘二百余人，璿退走入城。秋七月，破济南，诛璿。哈必赤第其功居最，诏赐金虎符。领蒙古、汉军，攻海州，略淮南庐州。

至元三年，充邳州监战万户。四年，领山东路统军，从伐宋。至襄阳，西渡汉江，宋遣水军绝归路，怀都士卒泅水，夺战舰二十余艘，斩首千余级。六年，略地淮南天长。至五河口，与宋兵战，败之。七年，诏守鹿门山、白河口、一字城。九年春，怀都请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层，怀都夜动士卒，攀援而上，遂拔之，斩宋将韩拔发，擒蔡路钤。襄阳既降，帅师城正阳，复略地南丰，获口无算。

十二年夏，宋将夏贵来攻正阳，怀都领步卒薄西岸，至按河口，逆战效之。十二年，北度，至栅江堡，败宋军。复南渡江。驻兵镇江，谍报宋平江军出常州，怀都领千人，至无锡，与宋兵遇，大战，歼其众。秋七月，行省檄怀都领军护焦山江岸，仍驻扬州湾头立木城，以兵守之。九月，权枢密院事，复守镇江。宋殷帅张彦、安抚刘勇攻吕城，怀都与万户忽刺出、帖木儿追战至常州，战船百余，擒张彦及范总管。冬十月，从右丞阿培海攻常州，宋朱都统赴援，怀都帅所部至横林店与之遇，奋击，大破之。十一月，克平江，徇秀州，仍抚治临安迤新附军民。

十三年秋，偕元帅撒里蛮、帖木儿、张弘范徇温州、福建，所至州郡迎降。十四年，授镇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讨台、庆叛贼，战于黄奢岭，又战于温州白塔屯寨，转战至漳、泉、兴化，平之。十六年，召至阙下，赐玉带、弓矢，授行省参知政事，至处州，以疾卒。

子八忽台儿，官至通奉大夫、浙东边宣慰使都元帅，平浙

东、建宁盗贼，数有功。

不花子忽都答儿既长，分袭蒙古军千户，从平宋有，授浙西招讨使，改邳州万户，加荣禄大夫、平责政事。卒。

塔孩拔都儿，逊都思氏。始与其兄赤勒古台、弟秦亦赤兀歹事札木合。继而弃之，归于太祖。以赤功古台同皇弟合撒儿带刀宿卫为兀勒都赤，秦亦赤兀歹与忽图抹里赤主饲马群为阿都兀赤，塔孩与诃儿孩合撒儿、速客该、察兀儿孩四人，掌远近巡察之事，特被亲信。常与速客该往来奉便于王罕，后同饮巴泐渚纳水。太祖即位，授赤勒古台第十四千户，塔孩第二十四千户。塔孩从太祖征西域，与阿刺黑、速客图攻白纳克城，降之。进忽毡城，其守将帖木儿以精兵千人屯赛浑河中洲，矢不能及。塔孩儿等填石以进，帖木儿不能守，遁去，遂克忽毡。后卒。子卜花，袭职。孙阿塔海。阿塔海。魁伟有大度，才略过人。既袭千户，从大帅兀良合台征云南，身先行阵。师还。事世祖于潜邸。至元九年，命督诸军攻襄阳。襄阳下，第功授镇国上将军、淮西行枢密院副使。筑正阳东西域。五月霖雨，未将夏贵乘淮水溢，来争正阳。阿塔海率众御之，贵走，追至安丰城下而还。

拜中书右丞、行枢密院事，渡江，与丞相伯颜军合，克池州。十二年，师次健康。朱镇江守将石祖忠降，其扬州守将李庭芝遣兵突由来攻，阿塔海率师救之，宋兵望风退走。对其、秦诸城尚为朱守，镇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完，阿塔海乃立木栅，以保障居民。又分兵屯瓜洲，以绝扬州之援。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帅舟师阵于江中焦山下，阿塔海与平章阿术登南岸督诸军大破之。订殿帅张彦与平江都统刘师夷袭吕城，进万户怀都击之，获彦。十月。并行枢密院于行中书省，仍以阿塔海为右丞。克常州，降平江、嘉兴。十三年正月。会兵临安，朱降，

以其幼主、母后入觐。诏赴瓜洲。与阿术议淮南事宜。

十四年，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十五年二月，召赴阙，拜光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相，移治临安。十八年，迁征东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风舟坏，遂失利。二十年，行同知沿江枢密院事。二十三年，行江西中书省事，入朝。二十四年，扈从征乃颜，师还，奉胡请居京师。二十六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六。赠推忠翊运宣力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追封顺昌王，谥武敏。子阿里麻，江淮行枢密副使、江南行台御史大夫。

速哥，蒙古怯烈氏。父怀都事太祖，尝从饮巴泐渚纳水。

速哥为人，外质直而内沈勇，雅为太宗所知。命使会，覘其虚实，语之曰：“即不还，子孙无扰不富贵也。”速哥顿首曰：“臣死，职耳，况本陛下威命以行，必无他虑。”帝悦，赐御马。至河，金人闭之舟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至汴。及见金主，曰：“天子念尔土地日狭，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尔能修岁币，过好不绝，则转祸为富矣。”谒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国使，肯为尔屈乎！”金主壮之，取金卮饮之酒。速哥饮毕，即怀金卮出，默识其地理厄塞、城郭人民之强弱。既复命，备以虚实告，且以所怀金卮献。帝喜曰：“我得金于汝手中。”复以赐之。始下令征兵南伐。大兵至河北岸，方舟欲渡，金人阵于河南。帝令仪卫导速可居中军，亲卒偏师掠阵策马登岸。及金亡，诏妨赐护驾士五人，曰：“以旌汝为便之不辱也。”速哥昔过崞州，盗杀其马，至是兼以一州民赐之。

太宗八年，帝从容谓速哥曰：“我将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择之。”速哥拜曰：“幸甚！臣意中原便。”帝曰：“西山之境，八达岭以北，汝其主之。汝于城中构大楼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谕之，顾不伟乎。”乃以为西山大达鲁花

赤。

受命方出。有回回六人讼事不实，将抵罪，遇诸途，谓监刑者曰：“姑缓其刑，当入奏。”复见帝曰：“此六人者，名闻西域，以小罪诛之，恐非所以怀远人也。愿以赐臣，臣得笞辱之，使悔过迁善，为他日用。”帝意解，召六谓之曰：“生汝者速哥也，其竭力中之。”后六人有至大官者。速哥卒，年六十二。赐推忠诰运同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宣宁王，谥忠襄。

六子：曰长罕，曰玉吕忽都撒，曰合里都，曰忽兰，曰忽都儿不花，曰不花。长罕、玉吕忽都撒、合里都，皆从兀鲁赤太子出征，以战功显。

忽兰，以母为后戚，得袭职。乙未抄户籍，前赐崞州户已入官籍，更赐山西户三百。郡县捕盗不获，法当计失物直倍偿，郡县苦之。有甄军判者，率群盗杀人浑源界。县以失捕当偿，忽兰曰：“此大盗也，县岂能制哉！”即遣千人捕甄杀之，其害乃除。

忽兰性纯笃，然好佛法。尝施千金修龙宫寺，建金轮大会，供僧万人。卒。年四十二。赠太保、金港澳光禄大夫、上柱国，追封云国公，谥康忠。

子天德于思，颖悟过人。世祖闻其贤，令袭父爵。养母完颜氏以孝闻。海都寇边，天德于思抚循其众，守备甚完。帝闻而嘉之，赐驯豹、名鹰，使得纵猎禁地。卒，年三十九。赠太傅、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云目公，谥显毅。子孙世多显贵。

失鲁孩那颜，诏兀列台氏。从太祖同饮巴泐渚纳水。授千户，统诏兀列部从征诸国。卒于河西。

子麦吉，从太祖平金。

孙麦里，从定宗平乞卜察克、阿速、斡罗斯诸国。又从宪

宗征蜀。中统初，诸王禾忽附阿里不可，麦里以为上初即位，而禾忽为乱首，不可不诛。与共弟桑忽答儿帅所部讨之。一月八战，夺所掠札刺亦儿台、塔塔儿诸部民而还。桑忽答儿为禾忽所杀。帝闻，遣使者以银钞羊马迎致麦里，赐号答刺罕。寻卒。子秃忽鲁。

昔里吉思，佚其氏族。从太祖征西域。太宗时，从睿宗伐金，师次京兆府。会亦来哈作乱，昔里吉思挺身斫贼阵，众皆披靡。俄失所乘马，走还军中。睿宗嘉其功，妻以侍女唆火尼。世祖尤爱之，命侍左右。其妻为皇太子乳母，里太子待以家人之礼，得饮白马潼。二子：曰堵出，曰撒里蛮。

塔出，官宝儿赤迭只斡儿朵千户。塔出于千家奴，从伐乃颜，战歿。帝命籍乃颜人口赐之。

撒里蛮。从讨阿里不哥，赐号拔都儿，授光禄少卿，仍袭千户。累迁金宣徽院使。以千户从征乃颜，赏金盏二。人为同知宣徽检事。成宗即位。拜宣徽使，加大司徒。卒，子帖木迭儿，袭千户，累迁宣徽使，遥授左丞相。

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三十

镇海	粘合重山
南合	牙刺洼赤
马思忽惕	刘敏
王德真	杨惟中
孛鲁欢	也先不花
答失蛮	按摊
阿荣	搠思监
忙哥撒儿	伯答沙

镇海，怯烈氏，或日本田氏，至漠北始改为怯烈氏。或曰当时同名者三人，以管屯田故称田镇海云。镇海以百户从太祖同饮巴勒诸纳水。与亲王、大臣大会斡难河上，共上太祖尊号曰成吉思汗。太祖倚眷日密，授礼鲁忽赤。从征乃蛮，赐御马。又从攻西辽，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必阇赤。总属官金符十人、银符五十人，命屯田于阿鲁欢之地，且城之，因名其地曰镇海。

七年，从太祖伐全，师次抚州，与金将忽察虎战，流矢中左胁，裹创复战，竟拔其城，赐白金以旌之。燕京下，命镇海

登大悲阁，环射，四筒所至园廛邸舍，悉以赐之。

太祖崩，受顾命奉太宗践阼，拜中书左丞相。后尚右，又改右丞相。凡中书省文书，行于西域、畏兀儿诸国者，用畏兀文，镇海主之；行于中国及契丹、女真者，用汉文，耶律楚材主之。然仍于年月之前，镇海书畏兀定曰付与某人，用相参验。帝收天下符节，独镇海符节听留。四年，偕速不台、塔察儿由汴京，赐九龙旗、乘舆、椅、益。五年，被蔡州，以功德恩州千户为汤沐邑。世食其赋。先是，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于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之。太宗崩，六皇后称制，素不喜镇海，罢其官。定宗即位，复拜右丞相。定宗以仅疾不视事，本多决于镇海与喀达克。卒，年八十四。

其后宪宗伐宋，常拊髀叹曰：“使吾有镇海，何忧江南，借其亡矣！”或曰宪宗即位，杀定宗用事大臣，镇海、喀达克皆诛死，莅杀镇海者为丹尼世们。疑莫能详也。

世祖即位，以镇海旧部及降人千户为贵赤，授其孙庄家千户，曾孙也里卜花百户，为十七投下之一焉。

镇海子十二人。知名者：曰要束木，札击忽赤，佩金符。曰孛古思，从世祖征云南，率千人架浮桥于金沙江以济师，以功授益州都等路宣慰使，赐金虎符、玉带。中统二年，改东平路副达鲁花赤。寻迁济南等路宣慰使。至元二年，迁南京达鲁花赤，讨平蕲县贼，以病乞归。授保定路达鲁花赤，卒。曰阔里吉思：子，八十八，金河东廉访司事；按摊不花，淮东廉访副使。孙脱烈，靖州达鲁花赤。

史臣曰：许有壬撰镇海碑，称镇海卒于乙未八月。定宗元年丙午至宪宗元年辛亥，中无乙未。意者镇海诛死，子孙讳其事，妄言卒年，而不悟其年事之不合也。

粘合重山，一名钧，金女奚烈氏。初为质子，知金亡，遂委质于太祖。受必阁赤，直宿卫，赐马四百匹。从攻西夏，执大旗指麾将士，手中流矢不动。太宗即位，数侍内宴，因谏曰：“臣闻天子以天下为忧，忧之则治，忘忧则乱。今置酒为乐，此忘忧之术也。”帝深纳之，以重山与史大泽、刘黑马为三万户，统汉军。三年，立中书省，拜重山为左丞相。时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帝委以国事，而以重山佐之。

七年，从皇子阔出伐宋，诏军前行中书省事，许便宜从事。重山收降民三十余万。师还，复入中书视事，赐中厩马十匹、贯珠袍一袭。卒，赠太尉，追封魏国公。谥忠武。子南合。

南合，初为江淮安抚使。十年，诏嗣其父行军前中书省事。时大将察罕围寿春，七日城始下，欲屠其域。南合曰：“不降者，独守将耳，其民可罪？”由是城人获免。

初，世祖伐宋，南合进曰：“李璿受国厚恩，专制一方，然其人多诈，叛无日矣。”帝然之。中统元年，迁西京等处安抚使。已而，立宣抚司，改西京路宣抚使。明年，拜中书左丞、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事。三年，迁秦蜀五路行中书省事。是年，李璿反，帝使谕甫合曰：“卿言犹在吾耳，璿果反矣。卿宜严防西边。”南合奏曰：“臣谨受诏，不敢以西事累陛下。”至元元年，进中书平章政事。五年，卒。追封魏国公，谥宣昭。

子博温察儿，河中知府。孙世臣，同知京畿都漕运使。

牙刺洼赤，忽鲁谟斯人。太祖征西域，皇子拙赤等下兀笼格赤，牙刺洼赤挈其二子马俺木惕、马思忽惕来降。从驾追札刺勒丁，中过哥疾宁，留牙刺洼赤守之。西域略定，分置达鲁花赤监治不合儿、薛米思坚、兀笼格赤、兀丹、乞思合儿、兀里羌、古先、答里勒等城，以太师耶律阿海总领之，命马思忽惕同知其事。

牙刺洼赤从驾东耳，佐太宗定西域丁赋，授燕京行省札鲁忽赤，断汉民公画，且掌中原财赋。有西域商人奥都刺合蛮请扑买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锭为，太宗从之，以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牙刺洼赤不以为然。及六皇后称制，益任奥都刺合蛮以财政，罢牙刺洼赤官，祸不测。马思忽惕在西域，闻之俱，亡命依亲王拔都。其后奥都刺合蛮伏诛，定宗仍以牙刺洼赤管中原财赋，马思忽惕治突厥斯单薛米思坚等处财赋，并锡金狮符。

宪宗初立，太宗孙失烈门，定宗诸子忽察、脑忽等合谋为变。事觉，捕其从官，鞫问辞服，廷臣请穷治其狱。帝以初政，不欲多行杀戮，见牙刺洼赤立户外，呼人问之曰：“汝老成人，更事多，何独无言？”严对曰：“臣西域人也。诗得言西域事。昔者希腊王阿来；阿来珊德已灭波斯，欲入印度，将领中多异议，令出不行。阿来珊德遣使询于其傅阿里斯拓忒耳。使者致命，阿里斯拓忒耳无言，与使者至园中，遇树之蔽碍者，令仆从芟伐。或竟拔其根株，易以新植。使者悟，归报阿来珊德，乃诛诸不从令者，使人代将之。竟平印度而回。”帝闻是言，遂诛三王之党预逆谋者凡七十人。仍命牙刺洼赤与不只儿等行尚书省事于燕京，管印造宝钞，马思想惕与纳杯、塔刺海充别失八里行尚书省事。其父子同被四胡宠遇如此。

中统时，阿里不哥僭号，与察阿歹后王阿鲁忽交兵久之。阿里不可使马思忽惕往议和，阿鲁行忽以马思忽惕治不合见、薛米思坚等城财赋，军用饶足，马思忽惕遂留事察阿歹后王。其后八刺合谋攘旭烈兀后王呼拉珊之地。至元五年冬，遣马思忽惕为使，阳谓阿梅河左右之地，本属公家，成吉思四子皆得分其岁赋，阴则探道路、诃军事。马思忽惕至，阿八哈大王厚礼之，赠以成吉思御服，出示岁计簿籍，明无余财。马思忽惕

既得簿籍，不辞而去，来时沿途留骑以待，易马疾驰，追者及诸诃，已在舟中矣。及笃哇立，仍以马思忽惕治拉珊财赋。马思忽惕在西域前后五十余年，所至府库裕而民不扰，有善理财之名。

刘敏，字德柔，一字有功，宣德人。太祖七年，大军次山西，敏年十二，从其父母进兵于德兴禅房山，尽室被俘。敏隶于一大将麾下。一日，御营犒宴，敏辄入，坐共食。上见之，亲问姓名，敏跪而自陈，并诉主将不见恤，无以自贍。上怜之，命改隶中宫。阅二年。能通诸部语，赐名玉出干，出入禁闥为奉御。

十八年，授安抚使，便宜行事，兼燕京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过、司天等事，给以西域工匠千余户，及山东、山西兵，置二总管府。敏从子二人，佩金符，为二府长，以敏总之，赐玉印，佩金虎符。敏奏佐史朱元为安抚副使，高逢辰为安抚佾事，李臻为参谋。契丹人在燕京。住中夜扶弓矢掠民财，敏戎其渠魁。又豪家目籍良民为奴者众，敏悉归之。选习星历者为司天太史，兴学校，进名士为之师。

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七年，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以便贡输，皆以敏董其役。既成，宴赐甚渥。十三年，授行尚书，诏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俄而牙刺洼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之。牙刺洼赤素刚尚气，耻不得自专，使其属忙哥儿以沆言诬敏，杖出手诏示之，乃已。帝闻之，命汉察火儿赤、中书左丞粘合重山、奏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刺洼赤，令敏独任。复辟李臻为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参赞之力居多。

六皇后称制，以辍与奥都刺合蛮同行省事。仍命与牙刺洼赤同管中原财赋。四年，清以子世亨自代，帝许之，赐世亨银

章，佩金虎符，赐名塔塔儿台。帝谕世亨有不从命者黜之。又赐其子世济名散祝台，为必阁赤，入宿卫。

帝伐宋，幸陕右，辍舆疾请见。帝曰：“卿有疾，不召而来，将有言乎？”敏曰：“臣闻天子出巡，义当扈从。但中原初定，劳师远伐，恐非计也。”帝弗纳。敏还，退居年丰。世祖南征，过年丰。敏人见，谕之曰：“我太祖励精图治，汝及见之。今汝春秋高，其汇次圣政以为后世法。”未几，以病归于燕京。厘升四月，卒。与敏同为太祖奉御者，有王德真。

王德真，字济淮，哇兴丰利人。九岁而孤。太祖败金军于野狐岭，获德真，爱其风骨，命后宫抚养之。稍长，通蒙古语，善于译说。太祖以德真汉人，定官名为奉御，与也速拜儿、培布台、札固刺台三人同列，皆当时勋贵也。德真知无不言，或至夜分，犹敷陈于御榻之下。又命真兼掌二皇后宫政，皇后抚之如子。从平西夏，太祖欲屠城，德真谏曰：“陛下一视同仁，非敌百姓也。”太祖说，遂放之。

太宗即位，以先朝亲旧，不欲劳以烦剧，赐金符，授德兴人匠达鲁花赤。四年，崔立以南京降，从速不台入离京。后除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中书令耶律楚材从容谓德真曰：“君佐命旧臣，宜大中书，相与同心辅政。”德真固辞。六皇后称制，以德真为西京等路廉访使，世祖南征，又以衍真为平阳、太原等路廉访使；皆不就。至元九年卒，年七十一。

杨惟中，字彦试，弘州人。幼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卷命使西域，籍其户口而归。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知名士数十人，由伊、洛诸儒著述送燕京，立宋大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赵复、王粹讲授其间，慨然欲以道济天下。

太宗崩，乃马真皇后称制，惟中代耶律楚材为中书令，以一相总庶务。定宗即位，平阳路断事官斜彻横恣不法；诏惟中宣慰，惟中按诛之。金将武仙余党散人太原、真定，据大明川，用金天兴年号，众至数万。诏会诸道兵讨之，不克。惟中仗节开谕，降其渠帅，余党悉平。

宪宗即位，世祖以大弟开府金莲川，立河南道经略司于汴梁，奏惟中等为使，俾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豪、颍诸州。监河桥万户刘福为河南道总管。性贪酷，虐害遗民二十余年。惟中至，召福听约束，福称疾不至。惟中设大挺于坐，复如之，使谓曰：“汝不奉命，吾以军法从事。”福不得已，以数十人拥卫见惟中，惟中即握大挺击仆之。数日福死，河南大治。迁陕西四川宣抚使，时诸军帅横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杀人之夫而夺其妻，惟中戮之以徇，关中肃然。语人曰：“吾非好杀，国家纲纪不立，致此辈贼害良民，无所控告，虽欲不杀可乎！”

世祖伐宋，奏惟中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抚使，建行台，蒙古、汉军诸帅并听节制。师还，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统二年，追谥忠肃。

孛鲁欢，怯烈氏。父昔刺斡忽勒，兄弟四人，长曰脱不花，次曰怯烈可，李曰哈刺呵忽刺，俱隶王罕部下。王罕与太祖有隙，脱不花率其二百户来降，经雍古部，为部长所留，居之忙兀鲁地。脱不花遣其子要速特儿伪为贾人，至太祖告其事。太祖使脱仑扯儿必往索之。雍古部长乃归其兄弟于太祖。太祖问脱不花：“汝为王罕何官？”对曰：“质子也。”乃使为质子，宴享班大巨之列。从太祖征西域，赐畏兀儿户五百四十八。后从拖雷伐金，又从速不台征西域，从拔都征钦察，病卒。首刺斡忽勒为千户，早卒。孛鲁欢其长子也。

幼事睿宗，为护卫。定宗崩，与亲王拔都拥立宪宗。即位之日，文臣以孛鲁欢为班首，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二年，又以孛鲁欢掌必阁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谒真定之束鹿为其食邑。宪宗崩于军中，以序为贤，世祖当立，而先朝旧臣阿蓝答儿等谋立阿里不哥，孛鲁欢亦附之。至元元年，阿里不可来降，帝令四亲王、三大臣鞠其逆谋。阿里哥曰：“孛鲁欢、阿蓝答儿二人劝我：先帝崩，两兄将兵在外，我为留守，应即大位。”帝乃诛孛鲁欢等，等阿里不哥不问。后赠推诚赞治功臣、仪同三司、太傅、昌国公，谥庄愍。孛鲁欢四子：曰也先不花；曰木八刺，御史中丞；曰答失蛮；曰不花帖木儿，荣禄大夫，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也先不花，初袭必阁赤长。裕宗封燕王，世祖命也先不花傅之，谓裕宗曰：“也先不花，吾旧臣子，端方明敏，闲习典故，汝可敏事咨之。”

二十三年，拜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阿郎、可马丁诸种僇夷为变，讨平之。立登云等路、府、州县，得户二十余万。

大德二年，迁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会河南妖贼，事连湖广平章刘国杰、右丞燕公楠，朝廷驿召二人。也先不花附奏，辩其虚诬，事得释。先是，也先不花与二人不相能，当时成称为长者云。八年，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河决落藜堤，也先不花督有司塞之。身先吏士，功立就。九年，进拜湖广行省左丞相。至大二年，卒。天历二年，赠推忠守正正佐运翊戴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恒阳王，谥文贞。子五人：曰亦伶其，累拜湖广行省左丞相，天历二年赠推试辆治宣化保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武昌王，谥忠定，曰秃忽鲁，累拜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录军国重事，天历二年赠怀忠秉义昭宣弼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

国，追封广阳王，谥清献；曰答思，湖南宣慰使；曰怯烈，中政使；曰按摊。

答失蛮，幼事世祖于潜邸，掌第一宿卫、奏记，兼监斡脱总管府。及即位，拜户部尚书，兼内八府宰相。凡马湏、祭天、燔肉、告神诸典礼，皆答失蛮掌之。十八年。改总管府为泉府司，旋为丞相哈刺哈孙所奏罢。二十五年，答失蛮请复立泉府，帝从之。是年，乃颜叛，答失蛮扈驾亲征，诏诸王以下以军法便宜从事。乃颜平，哈丹又叛，诏答失蛮从皇孙讨之。哈丹走高丽死，迁宣政院使。二十六年，海都寇北边，又扈从世祖亲征，至杭海，置西北驿传而还。二十八年，拜荣禄大夫、泉府大卿。

元贞元年，海都复入寇，成宗召答失蛮曰：“卿名素重，非身往不可”加银青光禄大夫、平章军国重事，发卫士千人从行。大德三年，兼翰林院学士承旨，领泉府司事。八年，卒，年五十七。赠推忠益国辅治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高昌王，谥忠惠。

按摊，有至性，以孝闻。事成宗，袭为少阁赤长。也先不花有疾，命给七乘传，使省父于湖广。未几，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海岛生黎叛服不常，按摊素有声威。生黎王高等二十余洞，皆耗输租税如平民。至大二年，擢中书右丞、浙东边宣慰司都元帅。奔父丧，以哀毁卒。天历二年，赠秉义效忠著节佐治功臣、太保、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追封赵国公，谥贞孝。子阿荣。

阿荣，字存初。幼事武宗，直宿卫。累迁湖南道宣慰副使。岁饥，分廩禄为粥，以食俄者。迁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会福院事。寻除吏部尚书。秦定初。出为湖南道宣慰使，旋改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以疾辞。天历初，起为吏部尚书、参议

中书省事。二年，拜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进奎章阁大学士、荣禄大夫、太禧宗祿院使、都典制神御院事。久之，谒告归。至元元年，卒。

阿荣精数学，逆推事成效及人祸福，多奇中。天历三年，廷试进士，阿荣与皮虞集会于直庐，语集曰：“更一科后，贡举当辍。辍两科，而复，则人材大出矣。”又曰：“君犹及见之，荣则不及矣。”后三年，卒。元统三年，科举罢。至正元年，始复。如其言。

搠思监，亦朐其之子也。早岁，性宽厚。寡言语，皆以远大许之。秦定初，袭长宿卫，为必阁赤怯薛官。至顺二年，除内八府宰相。元统初，出为福建宣慰使都元帅。后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是岁，督海运漕米三百余万石，悉达京师。无耗折。六年，迁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盐法久坏，诏搠思监往充其私鬻、盗鬻及出纳之弊，至则悉廉得其利病，为罢行之。

至正元年，改山东肃政廉访使，寻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三月，复为中政使。八月，调太府慰。四年，拜中书参知政事，寻迁右丞。六年，迁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承旨，俄复为中丞。又由资政使迁宣徽使。九年，除太宗政府也可札鲁忽赤，寻复入中书为右丞。十年，迁平章政事，阶光禄大夫。十一年，拜御史大夫，进银青光禄大夫。十二年，复为中书平章政事，从丞相脱悦平徐州有功。十三年，拜勾史大夫，寻又为中书平章政事。

十四年九月，奉命讨贼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为动。十五年，迁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召拜知枢密院事。俄复拜中书平章政事，兼大司农分司，提调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见其面有箭瘢，深叹闵之，进为首平章。十六年，复

迁御史大夫。四月，拜中书左丞相。明年三月，进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诏封其首祖孛罗欢为云王，祖也先不花为瀛王，父亦怜真为冀王。

搠思监居相位久。无所匡救，又公受贿赂，物议喧然。是年冬，监察句史燕赤不花，劾搠思监任用私人朵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儿印造伪钞，事将败，令朵列自杀以灭口。搠思监乃请解机务，诏止收其印绶。而御史笞里麻失里、王彝言不已，帝终不听。会辽阳贼势张甚，明年，起为辽阳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复拜中书右丞相，仍诏谕天下。

时宦者资正院使朴不花乘间用事为奸利，搠思监与朴不花相表里，四方警报壅不上闻。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各拥强兵于外，以权势相思，搠轧监与朴不花党于扩廓帖木儿，诬孛罗帖木儿以不轨，二十四年三月。下诏削其官爵，且命扩廓帖木儿讨之。宗王不颜帖木儿、秃坚帖木儿等皆称兵与学罗帖木儿合，上表言其无罪，京师震恐。帝乃窜搠思监于岭北，朴不花于甘肃，悉复孛罗帖木儿等官爵，然诏书虽下，而搠思监、朴不花仍留京师。

四月，孛罗帖木儿遣秃坚帖木儿称兵犯阙，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纡二人畀之，皆为孛罗帖木儿所杀。搠思监盛始至，孛罗帖木儿释其结厚礼之。逾日，方诘其浊乱天下之罪，又笑谓搠思监曰：“前赂汝七宝数珠一串，宜见还。”搠思监使取似此者六串，至孛罗帖木儿，祝之，皆非也。因怒曰：“宰相贪婪如此。我安能不正其罚。”送杀之。已而御史复奏：“搠思监矫诏杀丞相大平，盗用钞板，私家草诏，任情黜陟，鬻狱卖官，费耗库藏，使天下八省之地番致沦陷，乃误国之奸臣，究其罪恶，大放难原。曩者，奸臣阿合马之死，剖棺戮尸，搠思监之罪，视阿合马尤甚。今虽死，必宜剖棺戮

尸，以泄众愤。”诏从之。而台臣言犹不已，遂没其家产，窜其子宣徽使观音奴于远方。

怯烈氏四世为丞相者八人，至搠思监竟隳其世业焉。

史臣曰：“孛罗帖木儿跋扈，搠思监不且力而讨之，使喋血京师，幽皇后，杀宰相，身既不免，匡亦几亡。是故激孛罗帖木儿以成其俘逆者，搠思监之罪也。然其人庸懦，劾者方之阿合马则过矣。”

忙哥撒儿，札剌儿氏。曾祖赤刺温孩亦赤、祖搠阿，并事太祖。搠阿精骑射，太祖爱之，号为蔑儿干。尝与贼遇，将战，有二飞鹞至，命搠阿射之。请曰：“射其雄者，抑雌者？”太祖曰：“雄者。”搠阿一发堕之。贼望见惊曰：“是善射若此，飞鸟且不能逃，况人乎！”不战而去。

太祖征蔑儿乞，兵溃，期阿与其弟左右力战以卫太祖。会者功蔑来援，础乃引退。搠阿生那海，那海生忙可撒儿。太宗平金，念那海世勋，赐食洛阳百七十五户。

忙哥撒儿事拖雷，恭谨过其父。定宗以为札鲁忽赤。宪宗在藩邸，深知之。从征斡罗罗、阿速、乞卜察克诸部，常身先诸将，及颁赏，则退然一元所取；宪宗益重之，使治藩邸部分民。间出游猎。则命为军长，动如纪律。虽太后及诸嫔妃小有过失，知无不言，邸中人敬惮之。乃授为也客札鲁忽赤，义谓大断事官。

既拜命，出帐殿外，敬橐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儿问曰：“王以我长此官，诸公谓我当用何道以称职？”众皆默然。又问，有夏人和斡居下坐，进曰：“夫札鲁忽赤之道，犹宰之割羊也，解肩者不使伤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儿闻之，即起入帐内。众不知所为，皆咎和斡失言。既入，乃为宪宗言之。宪宗召和斡，命之步，曰：“可用材也。”和

斡由是知名。

定宗崩，亲王拔都大会宗亲，议立宪宗。畏兀八刺曰：“失烈门，皇孙也，太宗尝言其可以君天下。”时诸大臣闻八刺言，皆默然。忙哥撒儿独曰：“汝言诚是，然乃马真可敦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拔都汁固亦遵太宗遗言者。有异议，吾请斩之。”众莫敢支吾，宪宗之位始定。

已而察合台后王燕只吉歹二子与失烈门、忽察、脑忽三王欲乘大会燕饮作乱。刳车辕，藏兵器其中，以至在道辕折、兵器见，御者克薛杰上变。忙哥撒儿即发兵拒之，忽察等不虞事迭觉，仓卒不能战，好言赴会。宪宗付忙哥撒儿鞠治，忙哥撒儿悉诛之。宪宗以其奉法不阿，委任益专。当刑者，辄以法处决，然后上闻。或卧未起，心哥撒儿直造金帐前，叩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尝以所御大帐行扇赐之。

三年秋，授万户。冬，病酒卒。

帝以忙哥撒儿当国时多所诛戮，又是成腾谤言，乃为诏谕其子脱欢、脱儿赤曰：

汝高祖赤刺温孩亦赤，暨汝曾祖搆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劳绩，惟朕皇祖实嘉赖之。汝父忙哥撒儿，自其幼时，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过咎。从我皇考，经营四力。逮事皇妣及朕兄弟，亦罔有过咎。暨朕讨定斡罗思、阿速、隐儿别里乞察克之域，济大川，造方舟，伐山通道，攻城野战，功多于诸将。大赉有绩，则退然无得之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宪，治我搜田，辑我国家，罔不咸义。惟厥忠。虽其私亲，与朕嫔御，小有过咎，无有比私。故朕皇妣，迨朕昆弟，无不嘉赖。朝之老臣、宿卫耆旧，无不严畏。不其勤劳，命为鲁忽赤，迨朕皇考受民，布昭大公，以辨狱慎民，爰作朕股肱耳目，众无哗言，朕听以安。

自时厥后，察合台阿合之孙，太宗之裔定宗、阔出之子，及其人民，越有他志。赖天之灵，时则有克薛杰者，以告于朕。汝父肃将大旅，以追乱徊，额勒只吉歹等谋是用溃，悉就拘执。朕取有幸者，使辨治之，汝父体朕之心。其刑其宥，克出于法。又使治也速蒙哥、不里狱，亦克比于法。

惟尔脱欢、脱儿赤，自朕用汝父，用法不阿，兄弟媿亲，咸丽于宪。今众罔不怨，曰：“尔亦有死耶”，若有慊志。人则虽无死，朕将宠之如生。肆朕训汝，尔克明听朕言，如是而有福，不如是而有祸。惟天惟君，能祸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立身正直，制行贞洁，是汝之福，反是勿思也。能用朕言，则不坠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间汝矣。不用朕言，则人特仇汝，伺汝，间汝。怨汝父者，必曰“汝亦与我夷矣”，汝则殆哉。汝于朕言，弗慎绎之，汝则有咎，克慎绎之，人将敬汝、畏汝、无间伺汝，无慢汝怨汝者矣。

又，汝母汝妇，有谗欺巧佞构乱之言，慎勿听之，则尽善矣。

至顺四年，追封忙撒儿充国公。四子，曰脱欢，万户；曰脱儿赤，脱儿赤子明里帖木儿，翰林学士承旨；曰也先帖木儿；曰帖木儿不花。

帖木儿不花子伯答沙，幼英敏端重，长人宿卫，历事成宗、武宗，官宣徽院使。成宗崩，扩大宫北葬，守凌三年乃还。

延祐四年，拜中书右丞相。时丞平日久，朝廷清明，百姓义安，号称极治。

仁宗崩，铁木迭儿专政，改集贤大学士。未几。以大宗正札鲁忽赤出镇北方。泰定间，还朝。

天历初，上都兵溃，伯答沙奉玺绶来上，拜太傅，仍札鲁忽赤。卒，贫无以为殓，人称其廉。追封威平王。

三子：曰马马的因，曰波皮，曰八郎。八郎期而孤，母乞要歹氏年二十守志不它适。八郎后亦为大宗正札鲁忽赤。

史臣曰：“镇海、枯合重山、杨惟中、俱非宰相之才。牙刺洼赤导宪宗以杀戮，忙讨撒儿又以醋济之，盖长君之恶者。孛鲁欢拥戴阿里不哥，蒙古之家法如此，死非其罪，宜其有后也。”